

袁了凡綱鑑

三十八九終

元世祖成宗武宗文宗

寧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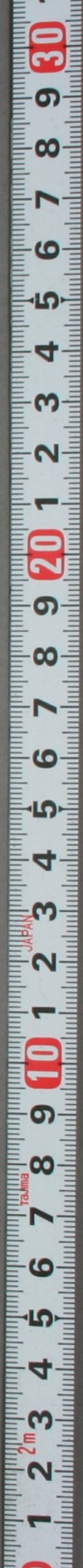
仁宗

英宗

泰定帝

明宗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58  
20



文庫 11  
D 258  
20

三國氏  
同書

柏羽  
追

010190561530

如



己卯

至元十

六年

春二月

張弘範等滅宋弘範等以崖山既平置酒大會

元史曰嗚呼禮子春絕筆之後至是生聖人以為百六十一歲矣其  
 紀史臣曰嗚呼禮子春絕筆之後至是生聖人以為百六十一歲矣其  
 華夷各止其心始大驗於此則人道立而天理明也利得矣不然紛  
 擾相爭相奪競地之利昧天之道而人理明也利得矣不然紛  
 見於此故其制治非徒為一計所以為萬世計也豈世儒以立教之  
 以內而外夷為戒非徒為一計所以為萬世計也豈世儒以立教之  
 之微功而忘萬世之理惟聖賢之意以為萬世計也豈世儒以立教之  
 心哉竊原天地之理惟聖賢之意以為萬世計也豈世儒以立教之  
 下依綱目而北朝五代例分其年號於甲子之天且開闢以來  
 其為純明之世也○愚按以胡元接統之自天地開闢以來  
 始有也○愚按以胡元接統之自天地開闢以來  
 分書年號而於其潛號不書即位不書崩以引於中國帝王之正  
 云統

世祖皇帝名忽必烈憲宗同母弟也以庚申歲嗣位至是滅宋襲統  
 夷連年用兵悉皆臣服遂混一區宇文臣知許衡姚樞等謀遠  
 堂武將如伯顏董文炳等以城略地大闡嘉猷制札作樂民物阜  
 康夷狄之盛  
 古未有也

新四泉文庫

天祥曰

承旨

文天祥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將不失為宰相也天祥泣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為人臣者死有餘罪况敢逃其死而貳其

度司天臺

遣使訪求通皇極數翻陽祝泌子孫其甥傳立持必書其上建司天臺于大都太史令王恂等請建儀象圭表以銅為之宜增銅表高至四十尺則景長而直又請上都洛陽等五處分置儀表各選監候官從之

丁南湖曰

立司天臺以圖敬天立社稷增以圖報地立安樂堂以圖養人世祖混一之初首以三才為重其假之之心殆欲逃夷而

立安樂堂

詔湖南行省於戍軍還塗每四十五里立安樂堂疾者醫之饑者廩之死者藁葬之官給其需

詔太常寺講究州郡社稷制度禮官折衷前代參酌儀禮定祭祀儀式及壇壝祭器圖寫成書名曰至元州縣社稷通志

四月張弘範李弘等軍還以宋丞相文天祥遺去天祥道經吉州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

八月宋丞相文天祥至燕京館人供帳甚成榮祥不寢處坐達旦丞相

李羅召見於樞密院天祥入長揖欲使跪天祥不屈仰首而言曰天下事

有興有廢自古帝王以及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天祥今日忠於宋氏

以至於此願早求死李羅曰汝謂有興有廢且問盤古帝王至今日幾帝

幾王一一為我言之天祥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吾今非應博學宏

詞何暇泛論李羅曰汝不肯說興廢事且道自古以來曾有人臣將宗廟

社稷土地與他國而復逃者乎天祥曰丞相豈以予前為宰輔賣國與人

而後去之耶賣國者有所利而為之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者也予前日

辭右相之命而使伯顏軍前被留不遣已而賊臣獻國國亡矣吾職當死

所不死者以度宋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庶故也李羅曰德祐幼君非爾君

十七史從何處說起

綱目

卷之二十一

痛恨



葛亮也。○晉五胡雲擾，預州刺史祖逖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生不能  
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此江。○唐朱泚反，召段秀實議欲替號，秀實唾此  
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耶？」以笏擊之，中其額，血流滿  
地，其黨遂殺秀實。○晉南渡諸名士遊宴新亭，周顛中坐而嘆曰：「風景不  
殊，舉目有江河之異。」因相視流涕。王導曰：「當戮力王室，何至作楚囚對泣  
和。」漢鄒陽書：「使不羈之士，典牛驥同皁，卑馬歷也。」○彥陰陽氣亂也。又  
斬濕之地也。

附錄詩詞

過零丁洋 辛苦遭逢起一經，干戈落落四周星。山河破碎水漂絮，身世  
浮沉風打萍。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裏歎零丁。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  
丹心照汗青。○過金陵草舍離宮轉夕暉，孤雲飄泊欲何依。山河風景原  
無異，城郭人民半已非。滿地蘆花和我老，舊家燕子傍誰飛。從今別却江  
南路，化作啼鶯帶血歸。○過淮河北征垂半年，依依只南土。今晨渡淮河，  
始覺非故宇。江鄉已無家，三年一羈旅。胡羯在何方，乃我妻子所。昔也無  
奈何，忽已置念慮。念茲日已近，使我涕如雨。我為綱常謀，有身不得顧。妻

丹心照汗青

四朝忠節

忠精赫々  
雷行天

張許名  
萬古香

寒鴉夕陽

兮莫珍。夫子兮莫望。交天長與地久，此恨極千古。來生業緣在骨肉，當如  
故。○過平原縣 平原太守顏其卿，長安天子不知名。一朝漁陽動鼙鼓，大  
河以北無堅城。君家兄弟奮戈起，一十七郡連盟賊。聞失色，分軍還不  
敢長驅入咸京。明皇父子得西狩，由是靈武起義兵。唐家再造李郭力，  
不折崎嶇坎壈不得去。出入四朝老忠節，當年幸脫安祿山。白首竟陷李  
希烈，希烈安能遽殺公。宰相盧杞欺日月，亂臣賊子何所歸。茫茫煙草中，  
原土公視于今六百年。忠精赫々雷行天。○題張許雙廟為子死孝為臣  
死忠死又何妨，自光岳氣分。士無全節，君臣義缺，誰負剛腸。罵賊睚陽，  
為睚陽太守。愛君許遠，留得嚴名萬古香。後來者無二公之操，百煉之剛。嗟哉  
人生翁歛，夜云亡好烈烈轟轟，做一場。便當時賣國甘心降虜，受人唾罵。  
安得流芳古廟幽沈，遺容儼雅。枯木寒鴉幾夕陽，郵亭下有奸雄過。此子

細思量

天祥忠宋之心益見

天祥未嘗忘宋

**周靜軒曰**嗚呼天祥忠宋之心至是益見矣方其起兵勤王間閱嶺表之攻略地志圖恢復厥謀未遂可哀也已及其至燕元人使之以爵而天祥不受則是富貴不能淫元人使之威武不能屈然其心未嘗一日而忘宋也天祥非不知偷生可以苟免其如忠義何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故寧不屈勿以害吾天德之剛寧就死勿以餒吾浩然之氣偷生苟免豈天祥心哉故直書不屈所以深嘉而樂予之也其垂訓大矣

**鑑**召故宋丞相文天祥于獄欲用之天祥固辭欲殺之而天祥益不屈乃

救之

**鑑**唐辰至元十都元帥張弘範死愚按弘範柔之子也柔宋遺民不當仕

其子弘範又為元以罪

**丘文莊曰**

也弘範既為之臣矣臣為君用不得不然又何誅嗚呼周平王遣字恒米贈仲子先儒謂其以太宰承命以昭諸侯之妾雖曰於禮有悖而綱常之大分未及潰也聖人允必貶絕之况以中國之人仕桀

臨江閣阜山建康三茅山皆設醮龍虎山在貴溪縣西南阜山在臨江府城東三茅山在德天府句容縣東南

始遣使窮河源丘壘山曰自河以來皆言其原出崑崙而

以其子師可為懷遠總管以便侍養且遣使諭之曰公毋以道不行為

憂也公安則道行有時矣

**鑑**十二月昭文館大學士竇默卒默為人樂易平居未嘗出一言方人

物至論國家大計面折廷諍人謂可比汲黯帝嘗曰朕求賢三十年得一

竇漢卿字實然及李俊民又曰如竇漢卿之心姚公茂之才合而為一可謂

全人矣累贈太師魏國公諡文正廣義言其於知人之首蓋幾幾乎

帝諭太子真金曰伯顏文武全才汝勿以常人遇也

**鑑**辛巳至元八年春二月皇后弘吉刺氏崩后性明達左右匡正與有力

伯顏文武全才

全人

世祖知人之道庶幾

合一可謂

求夫三十年得竇李

實默比汲黯何如

公安則道行有時

行有時

實默比汲

黯何如

求夫三十

年得竇李

合一可謂

全人

世祖知人

之道庶幾

合一可謂

全人矣

累贈太師

魏國公諡

文正廣義

言其於知

人之首蓋

幾幾乎

帝諭太子

真金曰伯

顏文武全

才汝勿以

常人遇也

鑑辛巳至

元八年春

二月皇后

弘吉刺氏

崩后性明

達左右匡

正與有力

后

焉宋亡幼主入朝后不樂帝曰江南平人皆喜之爾何獨不樂后曰自古無千歲之國母使吾母子及見此則幸矣帝以宋府庫物置殿庭召后觀之后一視而反帝問何欲后曰宋人貯蓄以貽子孫子孫不能守我又何忍取之宋太后全氏至京不習水土屢奏乞令回江南帝不允后退而厚待之后又嘗諫勿奪軍民之業以牧馬張時泰謂觀刺氏之言其賢不在宋社后之下

丁南湖曰

刺氏之賢有四見宋亡而不樂因歎自古無千歲之國一也軍民分業以牧馬四也世相得此賢妃其與不亦宜乎

三月許衡卒年七十三國衡嘗語其子曰我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

許衡令勿請謚立碑

後慎勿請謚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及卒從其治命塋而無碑朝野莫不哀傷以為斯道斯民之不幸後贈司徒封魏國公謚文正

許衡不知奇子之見

我

許浩曰春秋謹華夷之辨胡銓謂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佛慈悲怒今觀虜犬豕也許衡以宋儒仕元反不如范子之

許公善於訓迪

王文莊曰

臨終之言固自知其正而之非矣然則為奇子計奈何原其心也

居教授明道立言如刻因之屢召不屈出而取歸可也

梁臨江曰無貴賤賢不肖皆樂從隨其才之昏明大小各有所得所去

人不忍舍服念其終身不收忘所其言者雖武夫異端之徒無不感

語丞相安重一見衡語同列曰君輩自謂不用上下蓋十萬也

翰林丞旨王贊氣蓋許可獨稱曰先生神明也

表了凡曰許衡新鄭人以金太和元年生公固非宋人也遠顯於元

以力取必踐兩國之生蓋有江漢之思焉立文莊謂公不嘗曰元

臨終云云附已恨所遇之不幸矣以是論公公復何詞又謂許子倘

生民為念蓋勸世祖以通和睦鄰息有南北之民庶幾有及人之功

以少掩其輔夷之罪而許子乃不及此則少寬矣豈亦未見王莽集所

著公神道碑耶

事方文言六  
鑑擊日本兵十餘萬死于海島遺者僅三人○  
鑑九月詔焚毀道書諫天

六事詔廷臣及諸老議舉行之  
鑑秋八月招討使方文言擇守令崇祀典誠奸吏禁盜賊治軍旅獎忠義

許公善於訓迪

王贊氣蓋一世先生神明

許衡不知奇子之見

許衡令勿請謚立碑

許公善於訓迪

王文莊曰

許衡不知奇子之見

我

許公善於訓迪

王文莊曰



下從樞密張易言惟道德經繫老子親著餘皆後人偽撰也

二君非誠  
不感

**周靜軒曰**世祖之焚道書非能灼見其罔也特因惑素門之說故從焚

乎如宋之徽宗惑於道教而貶素門之說世祖惑於素門而焚道教之

**綱**壬午九年三月益都千戶王著殺阿合馬于闕下曰時阿合馬專權

自恣病國欺君著因人心憤怨矯制殺之帝命討亂者著臨刑大呼曰王

著為天下除害今日死矣異日必有為我書其事者朝臣王恂曰著激于

義捐一身為天下除害事既露不去自縛請司敗以至臨命氣不少挫而

視死如歸誠殺身成仁者也發明阿合馬罪逆深重固所當誅然王著非

宰相非千戶之可擅殺闕下非人臣之可行辟乎

**襄**凡曰王著素無怒于阿合馬為天下除殘耳昔商容嘗執羽籥屏

朝服挾佩刀刺董卓而為卓所殺施全亦見殺於秦松如著雖見殺而

者可無五子之恨也

王著為天  
下除害  
成仁

阿合馬死遂窮治其黨阿合馬死帝猶不深知其奸令中書  
問其妻子及詢李羅乃盡得其罪惡始大怒曰王著殺之誠是也乃命發  
墓剖棺戮屍縱犬食其肉百官士庶聚觀稱快子姓皆伏誅沒入其家屬  
財產

**丁南湖曰**歷代奸臣肆惡第以其君之可欺也元世祖豈可欺者子而

多矣况庸世素素以姦繼進得非馬之倡之也是故君子於世祖之

受欺責焉而必備於王著之擅殺罪焉而必輕

四月以和禮霍孫為中書左丞相降獲吉刺帶為留守同簽樞密院事

鑒設鹽使司賣鹽引法擇利民者行之

鑒定民間貸錢取息之法以三分為率

鑒定內外官以三年為考滿任者遷敘未滿者不許超遷

九月詔諸路歲舉儒吏各一人中書省掾史有關選樞密院御史臺

六部令史轉用之令史則取諸路歲貢之數仍詔諸路歲貢儒吏儒必通

元世祖三十八卷

孔涉虛宗不違親孔洙真至人後

吏事吏必知經史者。○十月以宋衍聖公孔洙為國子祭酒兼提舉浙東學校。洙寓衢州。或言其為孔氏宗子。召赴闕。洙遜於居曲阜者。帝曰：寧違榮而不違親。真聖人後也。卒命以是職。

文天祥足不履地黃冠歸故鄉

十二月殺故宋右丞相少保信國公文天祥。先是天祥留燕三年。坐卧一小樓。足不履地。時帝求南人有才者甚急。王積翁薦之。帝即遣積翁諭旨欲用之。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耳。倘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積翁欲令宋官謝甫吉等十人請釋為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事遂寢。帝知其不可。屈議將釋之。未幾中山狂人自稱宋主。有數千人欲取文丞相。帝乃召天祥入諭之。曰：汝何願。天祥曰：天祥受宋恩為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帝猶不忍。遽麾之使退。左右力贊帝從其請。乃詔有司殺于燕京之柴市。俄

衣帶中有

成仁取義

又及仁至

今後庶幾

無愧

君又臣忠

兩得之

和泪寫新

天祥忠孝

所感

天祥有忠

孝大節

有詔使止之。至則天祥死矣。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向拜而死。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請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南北人間者皆為流涕。翰林學士王磐以詩哭之曰：大元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兩得之。義似漢王封齒日。忠如蜀將斬顏時。謂飛斬嚴顏也。精神貫日華夷見。氣節凌霜天地知。却恐史臣編不到。老夫和淚寫新詩。有張毅甫者負天祥骸骨歸楚。吉州會林某亦自惠州昇天祥母夫人之柩。同日而至。人以為忠孝所感。天祥子俱亡。遺命以弟璧之子叔子為後。天祥為人豐下。兩目炯然。善談論博學。天祥廬陵人。所居對文筆。嘗禹草下筆滔滔不竭。流離中感歎悲悼。一發于詩。飲酒能多而不亂。有忠孝大節。志廣才疎。卒以窮死。世哀其忠。愚按文山常時不見用。而猝起於垂亡之日。尚多生所著在京口。有指南集。在燕獄。有集社詩百首。又有登嘯集。行于世。時有煥文丞相詩二首云：塵海焉能活壑舟。燕臺從此築詩囚。雪霜萬里孤

表曰蜀將顏良斬顏良也

一問六五... 元世且三...

名與日月  
爭光

得人之盛  
歟漢唐

天祥光明  
後備

為宋  
天祥始終

無愧古人  
成仁取義

之心  
文山兼微

宜比于之

臣老光岳千年正氣收諸葛未亡猶是漢伯夷雖死不從周古今成敗應  
誰論天地無窮草木愁又云徒把金戈挽落暉南冠無柰北風吹子房平  
為韓仇出諸葛安知漢祚移雲暗鼎湖龍去遠月明華表鶴歸遲何人更  
上新亭飲犬不如前洒淚時  
士大夫之負國也文丞相毀家紓難雖九死  
而不悔死矣彼負國者豈不死乎而公之死名與日月爭光

許有士曰宋養士三百年得士之盛孰漢唐而過之及天命已去文天  
祥萬變不渝一旦就義光明俊偉俯視一世彼膚斂裸將之  
不可以成敗論也宋之亡守節不屈者有之未有若天祥者事固

周靜軒曰殺不當殺也不去其官予其不失所守也合始末觀之是故  
書伯顏執天祥所以嘉其心宋也書次元軍所以嘉其所以嘉其所以  
祥自願執天祥所以嘉其心宋也書次元軍所以嘉其所以嘉其所以

所以嘉其心宋也書次元軍所以嘉其所以嘉其所以嘉其所以  
江溥所以嘉其心宋也書次元軍所以嘉其所以嘉其所以嘉其所以

劉宗齊曰孔子不以仁成人取義之心矣  
範執於海舟世祖維於燕獄囚而不屈矣仰藥於庚嶺絕粒於鄉郡已

授

同人因論  
其說何如

聖人精義

過目成誦初為經學究訓詁註釋之說歎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  
綱徵處士劉因為右贊善大夫尋辭歸困容城天資絕人日記千百言

章乞斬之公名天祥南冠受械死不詘也  
制以義裁之勤王詔下重臣宿將縮頸乞斬之公提孤兵獨當之虜次  
就義決死生於一且中人猶或能身也若歷就之可謂天下之大勇矣

非趨高郵抵泰通州前使虜詆大酋罵逆賊當死脫京口走真州如楊  
州趨高郵抵泰通州前使虜詆大酋罵逆賊當死脫京口走真州如楊

向也禱于曰其所道之也萬石之不能者人其之疑陳宜中張世傑之忌  
而空山之石能動絕地於南安當死可謂天下之不死卒之就因獄徒空

事凡曰封文文山之亡學士徐景隆成卿以詩書之領義以漢王  
將如雲長周旋曹氏耶元於丞相亦不殺承相承相自可以母死乃亦  
待以不死則公固嘗曰異日得承相亦不殺承相承相自可以母死乃亦

不止此  
我固謂當  
有是  
至大至精  
至正  
極大盡精

邵程朱之書一見即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及論其學之所長曰邵至大也  
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愛諸葛孔明靜  
以脩身之語表所居曰靜脩不忽木薦之詔徵之至擢右贊善大夫尋以  
其母老辭歸俸給一無所受

劉因銳志  
古道

周靜軒曰

志於道德者則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則道德不  
足以致其意故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劉因銳志  
古道不求聞達可謂知性分而不知勢分者矣迨夫徵聘而起母老辭

劉因見道  
之明

張時泰曰

視因所論四賢之學可謂確矣非見道之明能如是  
哉及其歸也又一無所受蓋足以見其清風高節云

御史臺如  
即虎

鑑御史中丞崔彥言臺臣於國家政事得失生民休戚百官邪正雖王公  
將相亦宜糾察近惟御史有言臣以為臺官建言庶於國家有補選用臺  
察官若由中書必有偏徇之弊御史宜從本臺選擇初用漢人十六員今  
用蒙古人十六員相參巡歷為宜兵部尚書董文用曰御史臺譬之野  
虎雖未噬人人畏其虎也今虛名僅存而紀綱猶不振更加抑之則風采

解多政  
切身錄  
元

蕭然無復可望矣此不可行也從之

始海運初宋季有海盜朱清與其徒張瑄備知海道曲折尋就招懷  
二人遂言海運可通乃命總管羅璧暨瑄等造船由海道入京忙兀得言

海運為便遂立萬戶府四總其事止令清瑄二人掌之

癸未十年春正月立弘吉刺氏為皇后時帝春秋高后頗預朝政  
相臣常不得見帝輒因后以奏事焉初弘吉刺之族從太祖起兵有功尋

丁南湖曰前刺氏有輔政之功後刺氏有預政之罪夫立后以德不以  
姓何拘拘於姓也亦本相感刺族佐命起兵故主女世以為

詔停燕南河北山東租賦發明世祖因御史臺臣之言詔停燕南河北  
其中是亦可謂有志於斯世斯民者矣豈不

六月增給官吏俸鑑十一月命各省印授時曆所造也

世祖有志  
於斯世斯  
民

**綱**甲申至正二年春正月群臣上尊號。○**綱**二月遷宋宗室及大臣之仕者

於內地。○**鑑**五月括天下私藏天文圖識太乙雷公式七曜曆推背圖苗

太鑑曆有私習及收匿者罪之。○**鑑**故宋大皇太后謝氏殂于燕。

**鑑**乙酉至正二年詔發宋會稽諸陵從西僧謁占妙高之請也發陵取宝器

之種冬青樹為記取別骨換之此不幸中之幸也。

**鑑**六月馬湖部田鼠食稼殆盡其總管祠而祝之鼠悉赴水死。

**鑑**九月罷權酷初民間酒聽自造米一石官取鈔一貫盧世榮以官鈔五

萬錠立權酷法米一石取鈔十貫增舊十倍至是罷之聽民自造。

**綱**十二月皇太子金卒。○太子初從姚樞實默學仁孝恭儉尤優禮大臣

一時在師友之列者非朝廷明德則布衣節行之士在中書日又明於聽

斷聞四方科徵輓漕造作和市有係民之休戚者多奏罷之中外歸心焉

江西行省以歲課羨鈔四十七萬貫來獻太子怒曰朝廷但令汝等安百

南 名 真

祝風赴水  
罷權酷

皇

寢

酒量過人  
文字  
王惲進承  
華事略  
正臣防微  
理固當秋

姓百姓安錢糧何患不足百姓不安錢糧雖多能自奉乎盡却之中庶子

伯必以其子阿八赤入見諭之以母讀家古書須習漢人文字行堂治書

侍御史王惲進承華事略二十篇太子覽之至漢成帝不絕馳道唐肅宗

改服絳紗為朱明服心甚喜曰我若遇是禮亦當如是又至邢時止齊太

子食和藹顧侍臣曰一菜之名遠能邪人耶詹事張九思曰正臣防微理

固當然太子善其說令諸子傳觀其書時帝春秋高南臺御史上書請內

禪太子聞之懼臺臣請其章不敢聞而阿合馬之黨塔節古阿散等請收

百司吏案鈎考天下錢穀欲因以發之都事尚文曰是欲上危太子下降

大臣其謀姦矣遂語御史大夫及丞相先入言之以奪其謀帝震怒曰汝

等無罪耶丞相進曰臣等無所逃罪但此輩名載刑書而為此舉實搖動

人心耳太子益憂懼不自安尋卒年四十三。

**鑑**丙戌至正二年春正月朔罷朝賀以皇太子故也。

訪求江南人才

二月立按察司巡行郡縣法除使二員留司副使以下每歲二月分蒞按治十月還司用御史臺臣言也

遣侍御史程文海訪求江南人才。先是文海為集賢直學士言省院諸司皆用南人惟御史臺按察司無之江南風俗南人所諳亦宜察用之至是遂詔文海仍集賢直學士拜侍御史行御史臺事往江南博采知名之士帝素聞趙孟頫葉李名密諭文海必致此二人文海復薦宋宗室趙孟頫及張伯淳等二十餘人帝皆擢用之

天厲人合不同

張時泰曰文海薦宋宗室趙孟頫帝擢用之嗚呼春秋於父兄之歸則耻孰甚焉昔者王璉魏徵不死建成之難君子非之若孟頫之事其天與人合又王魏之不同者也雖善盡精絕鳥足取

員助教四員生員百二十人蒙古漢人各半官給紙劄飲食仍隸善養院設江南各路儒學提舉司。時江南諸縣各置教諭二人又用廷臣議諸道各置提舉司設提舉儒學二人統諸路府州縣學祭祀錢糧之事未幾復從桑哥等言鈎考江南學田所入羨餘貯之在賢院以給有才藝之士三月更造至元寶鈔頒行天下與中統鈔並行以至元鈔一貫文當

中統鈔五貫文子母相權要在所者無元舊者無廢

程文海至江南訪求人才薦宋遺士三十人訪得亦在列訪得方居母喪

召宋故臣謝枋得不

至

十一

十一

十一

道書文海曰某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母在耳先妣以今年二月考終其自今無意人間事矣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李左車猶能言之况

稍知書類識義理者乎某之至愚極闇決不可以辱名命亦明矣既而

留夢炎宋狀元亦力薦之於上枋得復遺書夢炎言江南無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耻春秋以下人物不足道道杵臼斯養卒亦不可得辯論凡數千百言卒不行

發也時和已亡而猶書其嘉其不忘故主也書辭不至予其守義不風馬牛之弗及哉若枋得者不可謂之非仁者之勇也

福建秦政魏天祐執宋故臣謝枋得北去時枋得設上肆于建陽驛橋傍小兒賤卒亦知其為謝侍御也至是天祐朝京伴召入城上易逼

以北行以死自誓知不可免即不食綱置徵理司十月遣使鉤考諸路錢穀同初葉哥摘委六部鉤考百司倉

庫財穀復以為不專其任遂置徵理司以主之行臺侍御史程文海入朝

言天子之職莫大於擇相宰相之職莫大於進賢宰相不以進賢為急而

惟以貨殖為心非為上為德為下為民之意今權姦用事立尚書省鉤考

錢穀以割剝生民為務所委任者悉皆貪饕邀利之人江南盜賊竊發良

以此也臣竊以為宜清尚書之政損行省之權罷言利之官行恤民之事

葉哥大怒留京師不遣奏請殺之者六帝皆不允

魏天祐逼枋得之北行也與之言坐而不對或慢言無禮天祐亦甚容忍

久不能堪乃讓之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

公孫杵臼二人皆忠於趙一存孤一死節一死於十五年之前一死於十

五年之後萬世之下皆不失為忠臣王莽篡漢二十四年龔勝乃餓死亦

枋得所以不死

李左車猶能言之况

春秋以下

忠宋之心

枋得仁者

執宋臣謝

枋得北去

伴召入城

上易逼

天子之職

莫大於擇

宰相之職

莫大於進

賢

二人皆忠

於趙

一

元

三

士友錢詩  
盈几

轎音橋肩行之  
車也又名藍  
輿字彙

枋得常有  
千古之憤  
以植世教  
立民憂為  
任

定察政豈足以知此天祐曰強辭枋得曰昔張儀語蘇秦舍人云當賴君  
時儀何敢言今日乃察政之時枋得復何言枋得不食二十餘日不死乃  
復食將行士友餞詩盈几張千惠詩云此去好憑三寸舌再來不值一文  
錢枋得會其意甚稱之遂卧眠齋中而去渡采石復不食自是只如少蔬  
菜果積數日因殆四月初一日至燕京初五日卒於驛子定之護骸骨歸  
葬信州枋得天資嚴厲雅負奇氣風岸孤峭不能與世輕軒而以天時  
人事推宋必亡於二十年後每論樂毅申包胥張良諸葛亮常若有千古  
之憤者而以植世教立民憂為任富貴貧賤一不動其中鑿平生無書不  
讀為文章高邁奇絕汪洋演迤自成一大家學者師尊之所著有詩傳註疏  
行于世

傳浪伏橋

周靜軒曰枋得之死或以不速為憐當時魏天祐亦以安仁之無成物是  
即張良博浪礮謀伏橋之志也使其一戰而勝豈不為義士之大節乎  
迨夫兵敗而還棲身閭里然其心未嘗不在乎宋也所以因循數年而

即周之  
全即表衣

於世  
文謝所行  
如出一轍  
一公道孔  
孟之訓

附於效死者以其有老母在耳心豈不曰君國既亡識分當死然慈親  
尚在則於義未安於情未忍故前書徵之不至則其守義之心可見親  
者恃勢強迫之辭執之至熾則其不屈之心可知迨夫特立不撓食  
而之死是即枋得之辭執之至熾則其不屈之心可知迨夫特立不撓食  
死之速速而  
擬議之哉  
許浩曰枋得因元世祖召屢以書上丞相雪樓等不應聘觀其詞氣  
於宋作頌頌之際身雖死至今英氣凜凜猶存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二  
公可謂能尊  
忠死之訓矣  
丁南湖曰文天賦而不死乃受殺身之慘疊山餓而得死乃獲全屍之  
忠死之以餓所以成其忠而餓之節也開龍逢比干諫紂紂殺之伯也  
齊賢武王伐商義不食周粟餓于首陽山而死  
舒梓漢曰政者欲假軍費罪之何耶明年敵下安仁攻城也此敵退執  
則先生變姓名以去之宜矣雖其才略有非文比者然十年之久使  
拳拳以武王太公之與成絕望仕元之故臣是其一念不能釋宋之  
仁豈有異於文山哉嗚呼使文山之忠信於前則宋之祚未必移也使  
有以勝天乎哉一死以成  
仁固不足為先生多也



心死形存

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

天子當為國家扶綱

君子取人先覩大節

天地間常道

效虞人之死而不往

附謝壺山書

典程雪樓書云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某所以不死  
行以九十三歲之母在堂耳先此小兒傳到郡縣公文乃知大元欲求  
意人開事矣苦塊餘息心死形存之執事薦士凡三十餘名其後亦非  
至誠無為明達治體可勝其人非其才也君命三年不取忠者亦未  
中執事焉異才而及某非其人非其才也君命三年不取忠者亦未  
元夢上求賢之意也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為君命三年不取忠者亦未  
於國者未之有也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為君命三年不取忠者亦未  
某親喪未克葬持服未三年不取忠者亦未  
馬闔而攻之其詞曰天子常為國家扶綱綱常為君命三年不取忠者亦未  
典起復非美名是詞曰天子常為國家扶綱綱常為君命三年不取忠者亦未  
可稱曰非其人而孤大元求才之意其不可進不以忠而為事知人之  
執事是成我者之恩使某幸而免不孝之於忠某不能為忠臣猶願為孝子惟  
名是成我者之恩使某幸而免不孝之於忠某不能為忠臣猶願為孝子惟  
典魏答書云某所以為民不為官者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  
夫此天地間常道某所以為民不為官者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  
有陶光夷齊常道某所以為民不為官者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  
使天下萬世知大元之效量人之死而不往學夷齊之死而不仕者正欲  
如歸也某自九月十一日量人之死而不往學夷齊之死而不仕者正欲  
口矣惟願速死與周夷齊同日葬漢嘉禾即不食烟火今則并勺水一粟不以

下後

臣不

之喻

不可應聘

風

天下號為

不可應聘

有

忠者不蒙鈞旨云欲訪問某何事某則決不敢言有公文則死而  
敬姜不哭室老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其母曰孔子聖人也再逐於魯  
而此子不能從今其死也未聞有長者來內人皆行哭失聲聞中自  
於母之口不害其為賢母也若出於婦人之口則不免為婦人矣此言  
也所以居之位異則人心變矣某義不出仕者也今雖有忠謀計則人  
必以相刻忠書云某河南一愚儒耳自景定甲子以虛言賈實禍天  
下號為風漢先生之所知也朋友自都來乃謂先生以忠實名薦朝  
廷過所遂煩漢先生招某之官乃丙辰月間一老門生也先生誤以忠  
之明入仕年六十一矣某官不滿八月聘者不敢道隨一人曰老母年九  
而終癯在淺土貧不能備禮則不應聘者凡此數事不懷歸第以某有  
者四人不寄窮家亦不能招也凡此數事不懷歸第以某有國者五  
魄生乎此不尋遊魂亦不可不招也凡此數事不懷歸第以某有國者五  
一先面矣自丙子以後以解兵權棄官遠遁即降附宋臣嘗握重兵  
表即無某姓名宋朝帥監司寄居官遠遁即降附宋臣嘗握重兵  
縣所無某姓名宋朝帥監司寄居官遠遁即降附宋臣嘗握重兵  
歲九元降詔赦過宥罪如有忠於所事者八年罪天地神祇必不問其  
恩赦元降詔赦過宥罪如有忠於所事者八年罪天地神祇必不問其  
不恐加戮某有面數若貪戀官爵味於一行縱大元仁恕哀憐孤臣  
母詔書並某有面數若貪戀官爵味於一行縱大元仁恕哀憐孤臣  
致仕削籍為民避山林如殷之逋播臣耳聞太母上仙久矣北向長

號恨不即死然不能寄一功德疏如任元受故事今日有何面目捧參  
飯灑太母之陵乎此不可應聘者三也今朝廷欲跟尋好人不親面皮  
正當底人某決不可當此選願與太平草木同沾聖朝雨露生你善士  
死表於道曰宋處士謝某之墓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感恩報恩天寔臨  
察某之心矣

翰林學士王磐卒年九十二贈太傅開封府諸國公謚文忠磐字文炳廣平人世業農歲得麥萬石號萬石王家

梁臨江曰王磐大肆力于學蒐羅經史百氏文辭宏放蕩無涯淡東平之譽買田汾河之上題其居曰鹿庵及重謀不軌覺之脫身去世致

召見撫勞甚厚增既誅磐妻于歸東平召拜翰林直學士出為宣撫使復入翰林為學士遷太常卿時宮闕未建遇稱賀臣庶雜至磐上疏

舊制天子宮門不應入而入者謂之闕入闕入之罪由第一門至第二門輕重有差宜令宣徽院集百官姓名以次听通事傳呼妄入者準闕

入之罪自是而儀制立矣

唐寅至正二年春正月立興文署掌經籍板及江南學田糧穀

八月地大震武平尤甚壓死官吏民七千餘人壞倉庫局四百餘間民

居不可勝計○鑑十月江陰寧國等路大水民流移者四十五萬餘戶詔

出粟五十八萬二千八百九十九石賑之

綱辛卯至正二年二月以完澤為尚書右丞相不忽木平章政事

綱事世祖去桑哥而用完澤不忽木深得親賢遠佞之休使其

綱五月復徵劉因為集賢學士辭不至綱因以疾固辭帝聞之曰古有所謂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與遂不疆致之

綱頒行至元新格綱元初未有法守百司斷理獄訟循用金律頗傷嚴刻

右丞何榮祖世業吏而榮祖尤所通習初以公規治民禦盜理財等十事

輯為一書名曰至元新格至是奏頒行之

綱八月平陽地震綱壞民居萬有八百二十六區壓死百五十人

綱壬辰至正二年春正月詔江南州縣學田聽其自掌春秋釋奠外以廩師

生及士之無告者貢主莊田令覈數入官

綱禁鞭背綱三月徵集賢

學士楊恭懿參議中書省事辭不至綱恭懿奉元人至元初與許衡俱被

世祖深得親賢遠佞之休使其  
綱事世祖去桑哥而用完澤不忽木深得親賢遠佞之休使其  
綱因以疾固辭帝聞之曰古有所謂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與遂不疆致之

李者稱為  
歐陽先生

召屢辭不起太子真金令有司以漢聘四皓故事聘之至京師與定科舉  
之議及考正曆法曆成授集賢學士兼太史院事即辭歸自是復屢召之  
皆不起至是監察御史商琥上書薦天下名士若胡祗適王惲陳天祥等  
十餘人而恭懿與焉詔起恭懿參議中書省事亦辭不至尋亦卒  
編癸巳年春正月前右贊善大夫劉因卒年四十五無子延祐中贈  
翰林學士封容城郡公謚文靖按因保定容城人父述遠於性理之學  
家雖甚貧非其義一介不取晚居教授師道嚴尊弟子造其門者隨林器  
教之皆有成就所居偏之曰靜脩學者稱為靜脩先生所著有回書精要三十  
卷詩五卷

歐陽玄贊曰微點之狂而有沂上風雩之樂資由之勇而無北鄙鼓瑟  
不能致之兩生嗚呼麟鳳固守內之不常有也然一鳴而六典齊  
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徃明矣得從周公孔子之後為  
世間太平者邪

至宋莊曰世史於劉因卒而書以徵士何倣緝日書陶潛例也嘗觀其

問許衡吳  
澄劉因人  
品優劣何  
如

留此錢以  
周貧者

天地有所  
不能

且方以休焉其終必至於誤國害民然而特立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  
且後民請曰彼方得時行道大闡文風衆人之宗之如伊洛先生斥之曰  
老氏之術何也由此言規之則困之不佳蓋其徒有所謂得君行道者  
不知伊洛宗之味其辭所謂以孔孟程朱自居及其徒有所謂得君行道者  
以伊洛宗之味其辭所謂以孔孟程朱自居及其徒有所謂得君行道者  
夷狄之若不可事不知宋乃中然亦不然而其徒有所謂得君行道者  
幸之何歟豈非幽燕之地淪入夷狄已久雖豪傑之士如因者亦不免  
為見聞習染所局歟母怪乎

下南湖曰許衡為淮夷也君子耻之獨劉因不仕故其風節扶持世教  
經籍無所箋註乃不見取殊不念德行本也文藝末也從祀者謂劉於  
世設教耳若氓其風節而責其箋註豈所以崇世教耶况劉有四書精  
義易係辭說等作皆箋註之  
極要也彼議者何不察哉

二月回回等獻大珠邀價鈔數萬錠帝曰珠何為當留此錢以  
貧者十月彗星入紫微垣抵斗魁光芒尺餘凡一月乃滅自時帝夜召  
不忽木入禁中問所以銷天變之道不忽木曰風雨自天而至人則棟宇  
以待之江河為地之限人則舟楫以通之天地有所不能者人則為之此

人與天地

泰

三五九

天戒

誦文帝曰  
食求言詔

元

宋年何由  
得種

人所以與天地參也。且父母怒，人子不敢疾怨，起敬起孝。故易曰：君子恐懼，脩省詩曰：敬天之怒。三代聖王克謹天戒，鮮有不終。漢文之世，同日山崩者二十有九，日食地震，頗歲有之。善用此道，天亦悔禍。海內又安。此前代之龜鑑也。願陛下法之，因誦文帝日食求言詔，帝悚然曰：此言深合朕意，可復誦之。遂論說至四鼓乃罷。

甲午十一年春正月壬子，帝不豫，免朝賀。癸酉，帝崩于紫壇殿。

張美和曰

世祖度量弘廣，知人善任，使信儒術，愛養黎庶，每遇災傷，運軍糧，帝曰：民之艱苦，汝等不問，但知役民，使今年盡取之，來年不豫，何由得種？帝曰：民之艱苦，汝等不問，但知役民，使今年盡取之，來年不豫，樞密臣言：宜追徵不行者鈔二萬人，往人給鈔二錠，其後五千人往，徵其存心如是，用能以夏變夷，混一區宇，立綱陳紀，所以為一代之制者，規模宏遠矣。

梁臨江曰

元之有天下，殊方絕域，靡不臣服，輿圖之廣，亘古所無。然世直踞塞文學之士，雖世不乏，而沉於下僚，莫究其用，所賴以為用者，惟吏師而已。其為法如是，是以朝皆苟且之政，而士無譽悖之風，官有

負德之失，而吏多欺誑之文，將承

王敬所曰

世祖平叛，後世無寧日，善乎郝經言於世祖曰：國家建極，開運垂五十年，而一之以兵，遺黎殘姓，游氣驚度，劉摩湯殆，欲盡自古用兵，未有如此之久，且多也。彼既以兵立國，聚散剽忽，控破歷，以及攻取，則有餘虜，將標，夷風，旬簡，以守文，則不斥，故其經制，次第，帝則制裂毒，亂先於吏矣。

皇孫鐵木耳自軍中來奔喪，夏四月，至上都，遂即皇帝位。于大安閣先

是御史大夫崔彥得王璽於故臣札刺氏之家，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

昌，即以上之徽，仁裕聖皇后，至是后手授於帝，遂即位矣。

五文莊曰

此印得之故相之家，楊桓考證以為秦璽，按璽在漢為无后，無之，其非秦所製者，明甚，疑即宋元符所得於咸陽民家者也。

六月，賜宋使臣家鉉翁號處士，遣還鄉國。初，世祖欲官鉉翁，不受，遂安

置河間，以春秋教授弟子，數為諸生談及宋興亡之故，輒流涕大息。至是

賜家鉉翁  
号還鄉

中外崇奉孔子

年逾八十詔賜號處士放還鄉里錫與金幣皆不受尋卒

更臣斷曰臣按寧獻王所著通鑑博論於至元十八年有云帝信桑門

惟成未本紀世祖正崩成宋即位是年秋七月詔中外崇奉孔子夫

孔子自唐和以來天下學校通祀之已非一日又何待至此始詔中外

崇奉之哉噫前此必有知博論所云者元史臣為世祖諱故略去之耳

使誠有是事則世祖之罪浮於秦始皇多矣

十月帝至上都曰帝巡狩三不刺之地董不用言先帝新棄天下陛下

下巡遊不以時無以慰安元元元元且人君猶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

不在勤遠略也宜趣還京師帝悟遂還

袁了凡曰不慶董文用曰此錢取於左丞之家即其取之民即取於家

則吾不敢知若取諸民則有說矣牧羊者嘗歲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

其毛而獻之則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矣然而羊無以避寒熱即死且

盡毛文可得哉民財亦有限今盡剝削之倘有百姓乎丞相家董謂坐

中曰董尚書真不虛食俸祿者按虛世榮之議即呂惠卿之所謂不加

認蝕田租 將三十萬 吏如將一 諸將仰若 神明 成宗善於 守成

江浙省臣言陛下即位之初詔蠲田租十之三然江南與江北異省者  
佃富人之田歲輸其租今所蠲者特及田主其佃民輸租如故則是恩及  
富室而不及貧民也宜令佃民當輸田主者亦如所蠲之數從之

乙未元貞二月翰林學士承旨劉藻奏致仕曰上以其在先朝言無所  
隱厚賜遣之初世祖嘗問藻葉李優劣於趙孟頫對曰葉李之父執  
其人重厚篤於自信好謀能斷有大臣器葉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所知

留 受命有六 臣器

葉李非於  
孟頫論  
矣為已而  
沒

所能臣皆知之能之世祖曰汝以夢炎優於李耶夢炎為宋狀元至宰相  
當貴似道誤國依阿取容李以布衣伏闕上書是賢於夢炎也

德惠  
勸也

河清三日

四月蘭州河清三日上下三百餘里夷狄亂華之世雖瑞亦災  
六月江西郡縣大水無禾民乏食命有司與廉訪司賑之  
九月詔易江南諸路天慶觀為玄妙觀設所奉宋太祖神王  
丙申元貞二年春正月授嗣漢三十八代天師張與才為太素凝神廣道真人  
領江南諸路道教○二月中書省臣言陛下御極以來所賜諸王公

李元孔言  
不可者有  
五

主駙馬動宦為數不輕向之所儲散之殆盡繼請者尚多臣請甄別貧  
賈及赴邊者賜之其餘且宜悉止從之

太后將臨幸之監察御史李元禮上疏言五臺山創建寺宇工役俱與供  
億煩重民不聊生伏聞太后臨幸五臺尤不可者有五盛夏禾稼方茂民  
食所仰騎從經過不無蹂躪一也親勞聖體經冒風日往復數千里山川  
之險萬一調養失宜悔之何及二也天子舉動必書簡冊以貽萬世書而  
不法將焉用之三也財不天降皆出於民今日支持調度百倍曩時而又  
勞民傷財以奉土木四也佛以慈悲為教雖窮天下珍玩供奉不為喜雖  
無一物為獻亦不怒今太后欲為兆民求福而先勞聖體使天子曠定省  
之禮五也伏望回轅中道端處深宮上以循先皇后之懿範次以盡聖天  
子之孝誠下以慰元元之望如此則不祈福而福自至矣臺臣不敢以聞

元貞二年

元貞二年

元貞二年

言者惟一  
元化

其後侍御史萬僧與中丞崔或有隙取元禮章封入奏之曰崔中丞私比漢人李御史為大言謗佛謂不宜建寺帝大怒勅完澤不忽木鞫之完澤曰往吾亦嘗以此諫太后曰我非喜建此寺蓋先帝嘗許為之非汝所知也不忽木曰他御史懼不敢言言者惟一元禮可賞也完澤等入言之帝沉思良久曰御史言是也乃罷萬僧復元禮職

禁諸王駙馬奪民田仍禁民間以公私土田呈獻及受其獻者

**發明**前書詔諸王駙馬毋輒罪官吏此書禁諸王駙馬奪民田皆所以深正其準獎也成宗其德幾憂勤於民事矣

成宗庶幾  
愛勤民事

十二月福建平章高與言漳州漳浦縣大梁山大梁山在漳州府漳浦縣南產水晶

乞割民百戶採之帝曰不勞民則可勞民則勿取

麟戊戌大德二年春正月詔以水旱減郡縣田租十分之二傷甚者盡免之老病單弱者差稅並免三年

皇孫宗社  
人心所屬

二月以張九思梁德珪並為平章政事初太子真金卒朝議欲罷詹

成道德

事院九思時為詹事亦抗言曰自孫宗社人心所屬詹事正所以輔成道

德者奈何能之尋進拜中書左丞德珪一名梁諳都刺世祖時參知政事

治事有敏才京師地震世祖怪州郡報囚之數過多德珪曰當國者急於

征索蔓延收繫以致此爾帝悟為赦中外逋負尋拜右丞

詔各道廉訪司作成人材以備選舉

詔都鄙凡民播種怠惰及有司勸課不至者廉訪司治之

開鐵幡竿渠時欲開鐵幡竿渠召郭守敬至上都議之守敬曰頻年

山水暴下非大為渠堰廣七十步不可執政吝於工費以其言為過縮其

廣三之一明年大雨山水注下渠不能容漂没人畜廬帳幾犯行殿帝謂

省臣曰郭太史神人也惜其言不用爾

十二月增置各路推官專掌刑獄上路二員下路一員

**丁南湖曰**世祖以來官制內則改六部為尚書六部設國子監祭酒司業各官外則設按察司副使以下巡行郡縣各路推官問刑

郭太史神  
人  
增置各路  
推官

以至陰陽教授惠民藥局等職及武宗設師傳保三公諭德贊善庶子  
洗馬司業正字寺官皆良法也我  
皇明創制率皆因之蓋  
亦不辨取善之意典

目子

流星有聲  
如雷

一舉兩全

己亥三年春正月詔遣使問民疾苦免河南夏稅十分之二  
九月壬辰夜有流星色赤尾長尺餘其光燭地起自河鼓沒如牽牛之  
西其聲如雷○綱十月省民出公田租時公田為民害而荆湖尤甚部內  
實無田隨民所輸租取之戶無大小皆出公田租雖水旱不免荆湖宣慰  
使立智理威上民所不便十餘事於朝而言公田尤切廷議遣使理之會  
有詔凡官無公田者始給以俸民力少賴焉  
發明成宋頗能垂念命省田租則其愛民憂民之心可謂一舉  
而兩全者矣豈不為盛德之舉哉抑事直書蓋予之耳

翰林乃養  
老之地

夏五月帝諭集賢太學士阿魯宣穆里曰昔翰林乃養老之地自今  
諸老滿秩者陞之母令輒去或有去者罪將及汝其論中書知之  
辛丑五年十二月減直糶米賑京師貧民設肆三十六所其老幼單弱  
不能自存者稟給五月

建文廟於  
京師

壬寅春正月帝詔大臣曰朕聞江南富戶侵占民田以致貧者流  
離轉徙卿等嘗聞之否對曰富民多乞護持璽書倚倚以欺貧民官府不  
能詰治宜悉追收之為便即命行之母越三日  
六月建文宣王廟於京師先是京師未有孔子廟而國子寓於他署至  
是左丞相哈剌哈孫乃奏始建立之  
十二月御史臺臣言自大德元年以來數有星變及風水之災民間之  
食陛下敬天愛民之心無所不至理宜轉災為福而今春霜殺麥秋雨傷  
稼五月太廟災尤古今重事臣等思之得非荷陛下重任者不能奉行聖

單



意以致如此若不更新後難為力乞令中書與老臣識達治体者共圖之復請禁諸路釀酒減免差稅賑濟饑民帝皆嘉納命中書即議行之

**癸卯**三月江浙平章脫脫造發朱清張瑄家屬其家以金珠重賂

之脫脫以聞帝諭之曰朕以江南任卿果能爾真男子事也其益恪勤乃

事賜以黃金五十兩○**金履祥**卒履祥少從學同郡王柏及何基之門二人蓋得朱熹之傳者以

宋將亡遂絕意進取屏居金華山中嘗以劉恕外紀記司馬氏通鑑以前

事不本於經舛謬不可信乃斷自尚書旁采子史損益之作通鑑前編他

於論孟大學諸經傳及禮樂書各有註疏授其門人許謙以傳當時以為

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柏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

而並克於已者也居仁山之下學者因稱仁山先生至正中賜謚文安

**周靜軒**曰處士未嘗書卒者一處士所以錄賢也履祥得朱子不傳之

緒而道終抱道自守不求聞達是蓋輕富貴於鴻毛而重道

同

進大一統

志

二人得朱

喜之傳

清介純實

似和靖

高明剛正

以上蔡

侯祥親得

之二氏

侯祥得朱

子不傳之

緒

重道終於

德於泰山者也故特書於冊以深予之

**閏**五月中書右丞相完澤卒完澤為右丞相革業哥獎政請自中統初

積年通負錢粟悉蠲免之民賴其惠號為賢相王謚忠獻

**丁南湖**曰完澤號為賢相豈其然耶受朱清張瑄之賍而身名以玷

**綱**八月地震自平陽太原尤甚村堡移徙地裂成渠壞廬舍萬八百區人

民壓死不可勝計詔問致災之由齊履謙言地為陰而主靜妻道臣道子

道也三者失其道則地為之不寧弭之道大臣當反躬責已去專政之

威以答天變不可徒為祈禳也時帝寢疾宰臣及中宮專政故履謙言及

之而集賢太學士陳天祥亦上書極諫陰陽不和天地不位為時政之弊

言尤切直執政者惡之抑不以聞天祥自被召起且一歲每以不得一見

帝言鬱鬱不自釋尋復謝病歸

**甲辰**春正月以災異故詔天下恤民隱省刑罰

大德八年

完澤字為

夫相

地為陰而

主靜

則

舍之可不渴  
有光

二月有星孛于室十一度入紫微垣約一丈自去歲十二月至是歲三月凡七十六日而滅

乙巳大德九年春正月陞翰林國史院為正二品

四月大同路地震有聲如雷壞官民廬舍五千餘間壓死五千餘人懷仁縣地裂二所湧水盡黑漂出松柏朽木遣使賑之

賈胡獻寶珠目西域賈人有獻珍寶求售者議以六十萬錠售其直省

臣有謂左丞尚文者曰此所謂押忽大珠也六十萬錠之不為過矣文問

何所用之答曰舍之可不渴熨面可使自有光文曰一人舍之千萬人不

渴則誠寶也若一寶止濟一人其用已微矣吾之所謂寶者米粟是也有

則百姓安無則天下亂以功用較之豈不愈於彼乎

丙午大德十年春正月罷江南白雲宗都僧錄司汰其民歸州縣僧歸州

縣各寺田悉令輸租營國子學於文軍王之廟西偏

損

四月鄭州暴風雨雹大如雞卵麥及粟麻皆殞命蠲今年田租

八月開成路地震王宮及官民廬舍皆壞壓死故秦王妃也里完等五

千餘人京師文軍王廟成行釋奠禮牲用大牢樂用登歌

丁未大德十年春正月丙寅朔帝大漸免朝賀癸酉帝崩于玉德殿懷寧

王立是為武宗

立文莊曰世史於世祖書死而成宋以卒書何視魏明晉惠例也夫夷狄固不可主華夏然業已得之非處心積慮之人其罪固輕

於造謀主意者也

武宗皇帝

名海山順宗蒼刺麻八剌之長子也初封懷寧王總兵北

丁未

夏五月帝即位于上都大赦天下

弟愛育黎拔力八達為皇太子哈刺哈孫仍右丞相答剌海左丞相

七月加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詔曰蓋聞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

當富有之業慨然欲創治改法故其封爵太盛而遙授之官衆賜資太隆而泛賞之恩溥至元大德之政於是稍有變更矣

孔子以詔  
百王

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去所以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  
師表萬世者也朕慕承不緒敬仰休風循治古之良規舉追封之盛典加  
號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惟  
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聲名言之妙尚資神化助我皇元翰林  
承旨闡復之辭也

**立文莊曰**

按自古謚號必加以美字未有用譬喻之語者成之言出於  
終無聖智之全譬喻孔子之聖兼伯夷伊尹柳下惠之清之任之和而  
時出之蓋假設之詞非真夫之德也加此二字於至聖又宣王之固  
於聖德無所增蓋也竊觀孔子作春秋其意切切於華夷之辨毫髮不  
肯假借正恐後世夷狄或至犯我中國之分防微杜漸無所不至豈意  
漢盪之後千有八百餘年天翻地覆而有蒙古之淘哉由是推聖人之  
心竊恐在天之靈必不之受也

孝經孔子  
之微言  
命書省  
刻模孝經  
詔行世祖

賜之。○鑑十二日詔行世祖所行條格中書省臣言法者譬之權衡不可  
鑑八月中書右丞李羅帖木兒以國字譯恭經以進帝曰此乃孔子之微  
言自王公達於庶民皆當由是以行其命中書省刻板模印諸王以下皆

律令當以  
特損益

備重世祖已有定制自元占以來以作佛事之故放釋有罪失於大寬故  
有司無所遵守今請凡內外犯法之人悉歸有司依法裁決又言律令者  
治國之急務當以時損益未可輕議請自世祖即位以來所行條格校議  
歸一遵而行之制曰可

力孝二十  
年不求進

○徵處士蕭綱為太子右諭德綱陝西奉元人初出為府史語當道不  
合即引退力學三十年不求進鄉人有畧行遇盜詭曰我蕭先生也盜驚  
愕釋去世祖時辟為陝西儒學提舉不赴後累授集賢直學士國子司業

書酒誥為  
獻

改集賢侍讀學士皆不赴至是徵拜太子右諭德扶病至京師入覲東宮  
書酒誥為獻以朝廷時尚酒也尋以病請解職或問之則曰禮東宮東面  
師傳西面此禮今可行乎俄擢集賢學士國子祭酒依前右諭德疾作固  
辭而歸卒謚貞敏

**丁南湖曰**

聖人款三年學不至於毅不易得也蕭綱初為府史上官語  
不合即引退南山三十年博極群書脩身勵行於是世祖至

丁南湖曰

十五

武宗三朝擢儒學提舉擢學士司業皆不赴擢祭酒論德一至京即以疾辭是三十年不志於穀雖聖人復起諒亦深許者也論者謂其要求近君至於論德而因疾始去則責之大過矣

元春正月以阿沙不花為右丞相初為都指揮使時帝封懷寧

王總兵漠北問人才孰可大用阿沙不花對曰母弟脫脫將相才也遂命

脫脫從行後果為名臣及帝即位之後有所愛近臣命賜鈔千五萬貫阿

沙不花頓首曰以蹴踘而受上賞則奇技淫巧日進而賢者日退矣將如

國家何臣死不敢奉詔乃止蹴踘黃帝所造以練武事知有才蓋因嬉戲以誦練也帝嘗御五花殿

丞相塔思不花三寶奴等侍阿沙不花見帝容色日悴乃進曰八琼之味

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惟麩藥是好姬嬪是耽是猶兩斧伐孤樹未有

不賴什者帝喜曰非卿孰為朕言因命進酒又頓首曰臣方欲陛下節欲

而反勸之是臣之言不信於陛下也臣不敢奉詔左右皆賀帝得直臣遂

飲

賦受上賀

兩斧伐孤

左右賀得直臣

李輔佐天子共治天下

中書省臣言近者百姓艱食盜賊充斥苟不嚴治將至滋蔓宜遣使巡

行遇有罪囚即行決遣與隨處官吏共議弭盜方略明立賞罰或匿盜不

申或期會不至或逾期不獲者官吏連坐又言江浙行省海賊出沒殺虜

軍民其已獲者例合給茶待報帝曰弭盜安民事為至重宜即議行之

禁白蓮社毀其祠宇以其人還隸民籍

六月加宦者李邦寧大司徒兼左丞相邦寧在宋為小黃門初從瀛

國公入見世祖留給事內廷至是帝欲以為江浙平章辭曰臣以闒腐餘

命前朝赦而用之今陛下復欲置臣宰輔宰輔者佐天子共治天下者也

奈何辱以寺人臣不敢奉詔帝大悅加司徒遂授左丞相仍領太醫院事

九月中書省臣言夏秋之間鞏昌地震歸德暴風雨泰安濟寧直定大

水廬舍湯折人畜俱被其災江浙饑荒之餘疫疠大作死者相枕藉父賣

其子夫鬻其妻哭聲震野有不忍聞臣等不才猥當大任雖欲竭盡心力

罕

通

石道先守

追还内降

而聞見淺狹思慮不廣以致政事多舛有乖陰陽之和百姓被其災殃願  
 退位以避賢路帝曰災害事有由來非爾所致汝等但當慎其所行  
 十月以西僧教瓦班為翰林學士承旨以宦官居中書以備  
 十二月故右丞相答剌宜哈刺孫卒為人威重不妄言笑善騎射工  
 圖書重儒術世祖錄勲臣後命掌宿衛號答剌罕成宗之世進右丞相言  
 治道必先守令乃精選選定官吏賦罪十二章至是卒  
 己酉二年春正月定制大成至聖文宣王春秋二丁釋奠用太牢  
 追還内降璽書曰丞相塔思不花等言朝廷璽書不由中書徑令翰林  
 頒給者自大德六年至今凡六千二百餘道皆于土田戶口錢穀錢選獄  
 訟害民妨政之事請悉追奪後凡不由中書者乞勿與之制可  
 四月詔中都創皇城角樓中書省臣言今農事方殷蝗緣遍野百姓艱  
 食乞罷其役帝曰以皇城而無角樓何以壯觀先畢其工餘者罷之

務

尚書員言  
時政

真

潛尤為飛  
危之事

八月尚書省臣言古者設官分職各有攸司方今地大民衆事益繁冗  
 若使省臣總挈綱領庶官各盡厥職其事豈有不洽頃歲省臣雍乘朝命  
 惟署押文案事皆廢弛天災民困職此之由自今以始省部一切皆令從  
 宜處置大事或須上請得旨即行用成至治上順天道下安民心又言國  
 家地廣民衆古所未有累朝格例前後不一執法之吏輕重任意請自太  
 祖以來所行政令九十餘條刪除繁冗使歸于一編為定制從之  
 置太子右衛率府命右丞相脫虎脫御史大夫不里牙敦領府事取  
 河南家官重萬人錄之王約曰左衛率府舊制有之今置右府何為諸公  
 深思之不可以累儲宮也太子又命取安西兵器給宿衛士約謂詹事光  
 澤曰詹事移文千里取兵器人必驚疑至上聞之柰何光澤愧曰實慮不  
 及此家今薛居言陝西分地五事命往理之約不為著行語之曰太子潛  
 龍也當勿用之時為飛龍之事可乎遂止太子喜諭群下曰事未經王

事未經彥博字也議者勿效

立常平倉以權物價豐年糴粟麥米穀俟價高之時減價糴之有私相

買賣及海舶興販金銀銅錢綿絲布帛下海者並禁之

綱庚戌三年春正月徵李孟入見以為平章政事同知樞密院事國初孟

既逃去有諸子帝者曰內難初定時孟嘗勸皇太子自取帝弗之信一日

太子侍內宴忽感忤改容帝曰吾弟何不樂太子從容起謝曰賴天地祖

宗神靈神器有歸然成今日母子兄弟之歡者李道復字也之功居多適

思之不自知其變於色也帝即命搜訪之得於許昌陘山召見謂宰臣曰

此皇祖妣命為朕宿師者宜速任之至是乃授中書平章事集賢大學士

同知樞密院事廉襄仰視作宋之起李孟可謂兩得矣一以釋

二月宣王淵淵出謀交流於高麗以全青宮之義作宋其賢乎

綱三月賜諸王察八兒幣帛

周靜軒曰有功則賞雖不廢有罪則刑雖親不貸此固心君賞罰之

人君賞罰之至公也前者淵淵出謀反罪狀甚明而僅流之於高麗察

鐵

仁宗妻於武宗

尚殺非帝王治

六月襄陽峽州路荆門州大水山崩壞官廨民居二萬一千八百二十

九間死者二千四百六十六人

綱十月帝朝興聖宮上皇太后尊號大赦天下

綱辛亥四年春正月庚申帝崩於玉德殿廟號武宗○綱皇太子罷尚書

省誅脫虎脫王寶奴樂寶保八王罷流忙哥鐵木兒子海南國皇太子以

脫虎脫等變亂舊章流毒百姓凡誤國者欲悉按誅之延慶使楊朶兒只

諫曰為政而首尚殺非帝王治也太子感其言特誅其尤者既而御史言

脫虎脫等既正典刑而黨附之徒布在百司若字羅帕木兒等奸貪害政

今中書方欲用為各省平章參政等官宜加罷黜從之尋復以行尚書省

為行中書省百司庶務復歸中書廉襄作宋速改其兄之不善其美於武

元式卷三十八

元式卷三十八

十七

古今人心之天理

**周靜軒曰**脫虎脫苛變亂舊章流毒百姓其罪亦已甚矣五刑五用舍鐵木則四海困窮而天之祿亦未終矣是乃撥亂反正之宏綱古今人心之一快哉故特表而出之

**召先朝諳知政務老臣程鵬飛董士選李謙程文海等十五人詣闕同議庶政陳天祥等五人不至李謙至首陳九事劉正陳八事皆欲朝廷守成憲開言路重名爵節財用興學校定律令舉切時弊**

李校人才所自出

**命**中書平章李孟領國子學諭之曰學校人才所自出卿等宜教諸國學課試諸生勉其德業孟貫通經史善論古今治亂其家居授徒遠近爭從之南徒王博文折行輩與交郭彥通稱之曰宰輔之器也○**三月庚寅**皇太子愛育黎拔力八達即皇帝位於大明殿是為仁宗大赦天下

李孟輩輔之器

**至敬所曰**宋太祖傳其弟宋約以次及子也而德昭至於自設武宗在宋皆號有人若之度者而顧身謀遂入諛間頻逆前盟幾成禍變鐵木迭兒已矣趙普而亦為之他何言哉德昭之死既絕禍本而和世

東延安之難幾至不測扶蘇之死陳勝假其名足以亂天下而况武宗之骨未寒世疎之德未失使禿魯忽等非庸人則周王之正位誰宜在哉

**勅**百司改陞品級者悉復至元舊制帝諭中書省臣曰卿等哀集中統至先以來條章擇曉法律老臣斟酌重輕折衷歸一頒行天下俾有司遵行則抵罪者庶無冤抑又諭太府監丞曰財用足則可以養萬民給軍旅自今一縉之微不言於朕毋輒予人

還官者擇莫於孔子

**綱**遣官者李邦寧釋奠於孔子**目**邦寧既受命行禮方就位忽大風起殿上及兩廡燭盡滅燭臺底鐵鑄入地尺許無不拔者邦寧悚息伏地諸執事者皆伏良久風息乃成禮邦寧因慚悔累曰

任宗不知所以敬孔子

**周靜軒曰**帝既不能親奠孔子則或遣親王或命大臣則庶幾可也今此蓋夫子在天之靈不欲享此非禮之祭仁宗知敬孔子而不行所以敬之之禮是則敬孔子而反所以褻孔子耳

**目**初帝在東宮邦寧知王寶奴等畏帝英明乘間言於武宗曰陛下富於

帝王曆數自有天命

○繼四月以張驢為江浙平章戒之曰以汝先朝舊人故命汝往人為邦本無民何以為國汝其上体朕心下愛斯民

聖人神化之速

○繼帝御便殿李孟進言曰陛下御極物價頓減方知聖人神化之速敢以為賀帝蹙然曰卿等能盡力替兼使兆民又安庶幾天心克享至於秋成尚未可必今朕踐祚曾未踰月寧有物價頓減之理朕託卿甚重此言非所賴也孟愧謝

刑貞觀政要

此書有益於國家  
命刑貞觀政要帝讀貞觀政要諭侍臣曰此書有益於國家其譯以國語刊行俾國人皆誦習之文嘗有進大學術義者令王約等節而譯之帝

曰治天下此一書足矣因命刊行以賜臣下

人君之柄在刑賞

李孟長者之言

稱道而小名

綱閏七月賜李孟爵秦國公孟感帝知遇頗以國事為已任見當時賜予太廣名爵太濫風俗太階擬無章每勸帝言人君之柄在刑與賞刑不足懲賞不足勸何以為治帝在懷州深見吏弊既即位欲痛剷除之孟曰更亦當有賢者在激勵之而已帝曰卿儒者宜與此曹氣類不合而曲為保護如此真長者之言也嘗謂之曰朕在位必卿在中書賜爵秦國公圖其像命詞臣贊之每入見稱曰道復而不名

綱增國子生為三百人  
帝諭省臣曰昔世祖注意國學如不忽木等皆蒙古人而教以成材朕今親定國子生為二百人仍增陪堂生二十人通一經者以次補伴讀著為定式既而李孟等言方今進用儒者而老臣日以凋謝四方儒士有成材者請擢任國學翰林秘書太常或儒學提舉等職俾學者有所激勸帝從之詔自今勿限資級果才而賢雖白身亦任用



法以示激

御史臺  
御史論  
世公論

之○**鑑**九月詔改明年為**皇慶**元年

**綱**十二月詔停內降旨帝初諭省臣曰朕前戒近侍毋以文記傳旨中書敢有犯者徑連其人治之至是省臣復言祖宗立選法憑黜陟以示激勸今官未及考或無故更代或躡等進階授國公丞相等職諸司已裁而權置者有之今春以來內降旨除官千餘人其中欺偽豈能盡知壞銓選法莫此為甚帝曰自今凡內降旨一切勿行

**仁宗皇帝**名愛黎拔力八達順宗次子武宗同母弟也武宗以帝為孝聰明恭儉通達儒術愛養民力孜孜為治一遵世祖成憲為元盛德守文之主矣

**鑑**壬子皇慶元年春正月帝諭中書省臣曰翰林集賢儒臣朕自選用汝等毋得輒擬人言御史臺任重朕謂國史院尤重御史臺是一時公論國史院乃萬世公論也國於是陞翰林國史院秩從一品尋勅博選中外才學之士居之○**鑑**五月禁諸王毋得以農時出獵擾民至十月方許獵

名器重足  
以鼓羣家  
際

撥亂反正  
之盛心

**鑑**六月丁卯雨雹○**綱**勅左右勿僥倖乞加官時朝廷封拜繁多群臣無功而受封王之爵者前後相繼於是戒左右勤職業勿妄僥倖加官御史中丞郝天挺言自先帝即位之時大事初定故於左右三五有功之人爵之太高遂使近侍之臣因而相襲王公師保接迹於朝比者雖令追印裁罷曾未經歲又復紛然春秋云服之不衷身之災也是以朝廷名器重則斗升之祿足以鼓舞豪傑名器濫則雖曰拜卿相而人不勸矣又言國初設官在內須三十月在外須三周歲考其殿最以為黜陟比者省院臺部之臣久者一二歲少者三五五月甚有旬日之間而屢遷數易者奔走往來之不暇何暇宣風布化參理機務哉乞自今惟大臣可急闕選授其餘內外大小官屬必候任滿方許超遷庶免朝夕改啓倖長姦之弊

**周靜軒曰**仁宗即位之初首為此恨教令左右勿乞加官則其防微杜漸革貪錄之途過觀觀之略而向之所謂僥倖加官者一切罷之而不致皆撥亂反正之盛心也直書於冊蓋予之耳

十二月，中書平章李孟致仕，以樞密副使張瑄代之。瑄，淮陽王張弘範之子，成宗世瑄為使，川陝間疾苦，卸孤貧，罷冗官，黜貪吏，遷南臺侍御史。瑄前官武階，至是換文階。

惟善人乃可為室，善人用則百姓安。茲國家所宜寶也。

春二月，帝諭近臣曰：回回以寶鬃於官，朕思此物何足為寶？惟善人乃可為寶。善人用則百姓安。茲國家所宜寶也。  
三月，有星孛于東井。中書省臣禿忽魯言：臣等職專燮理，去秋至冬亢旱，民間乏食，而又隕霜雨沙。上天示變，皆由不能宣上恩澤，致茲災異。乞黜臣等以當天心。帝曰：事豈閔汝輩耶？其勿復言。

天挺論時政陳七事。

御史中丞郝天挺上疏論時政陳七事曰：惜名爵，抑浮費，止括田，久任使論好事，獎農務，本勵學，養士，帝嘉納。詔中書舉行之。  
丁南湖曰：天挺為元好問子弟，初蒙世祖嘉其容止，及遇成宗，遂成皇慶之治。所陳七事，乃其一功也。歐父和著武略於太宗，憲宗之世，則天挺可謂世臣之賢者矣。

又見於書。

帝以久旱於宮中焚香默禱，又遣官分禱諸祠。其兩大注。

建崇文閣以十夫從禮  
崇儒重道為國先務  
發祖宗之宗元世  
仁宗元世  
孔子有大功於天地  
春秋關係尤大

六月，以李孟為翰林學士承旨，先是孟言於帝曰：貴賤有章，所以定民志，賜予有節，所以勸臣下。請各為之限制。帝從之。孟在政府，多所補益而自視常若不及，乞罷政。權避賢路，帝不許。御書秋谷二字以賜，賜鈔十萬貫。又為治第，孟曰：所望於陛下，非富貴之位也。悉辭不受。至是為翰林學士承旨。○建崇文閣於國子監，以宋儒周敦頤、程顥、張載、邵雍、司馬光、朱熹、張栻、呂祖謙及故中書左丞許衡從祀孔子廟庭。  
程頤

聖學山曰：自唐以諸儒從祀孔子廟庭後，世因之。必其人於孔子之道，有大功於天地，以其剛直之功，然後與焉。非徒崇德，亦以報功也。夫孔子之闡而明之，然後得以其剛直之功，與於從祀之列。苟棄其書，而不行其道，而徒施陪食聖人，廟庭之間，其心安乎？春秋一經，關係尤大。宋王安石棄春秋之經者，一時群小附和，雖路之於從祀之列，其後公論卒定。禡而

去之元之許衡則博春秋之道者也春秋之道內憂外夷一會之頃尚不容其主中國况四海之大其肯容之為君子或曰仕元之人多矣乃

意也他人隨世就功名者向責焉

鑑七月浙江行省以新安儒士程復心所著四書集註童蒙集釋來上詔

擢用之復心辭不受

鑑十月以行科舉詔天下期以皇慶三年八月天下郡縣與其賢者能者

克真有司次年二月會試京師中選者親策之於庭賜以及第出身有差

帝謂近臣曰朕所願者安百姓以圖至治然匪用儒士何以此設科取

士庶得真儒之用而治道可興也以李孟請行科舉取士故有是詔

綱十一月京師大旱疫自帝問弭災之道翰林學士程鉅夫舉湯禱茶林

事以對帝嘆曰此實朕之責也赤子何罪明日大雪

丁南湖曰早而自禱則大雨疫而自責則大雪蓋天無棄物不以夷土而沒其善亦不以夷邦而絕其民也

甲寅元年春正月勅各省平章為首者及漢人省臣一員專意訪求遺

逸苟得其人先以名聞而後致之

丁南湖曰詔行科舉特赦唐宋之舊規詔求遺逸乃用商周之故事元之用夏變夷至是可謂盛矣

鑑三月晉寧民侯喜兒昆弟五人並坐法當死帝歎曰彼一家不幸而有

是事其擇情輕者一人杖而出之俾養其父母不絕其祀

鑑四月大寧路地震有聲如雷鑑勅郡縣官勤職者加賜幣帛

鑑帝以資治通鑑載前代興亡治亂命集賢院官擇其切要者謹寫以進

鑑五月京兆為故儒臣許衡立魯齋書院降聖書旌之

鑑六月勅自今宦者勿得授文階發明宣者之職不過使之供灑掃掌門

亦豈宦者所宜任乎在宋痛懲此弊一新故轍是亦知過必改之盛心也豈非有元盛德之主哉

鑑秋八月冀寧汴梁路及武安涉縣地震壞官民廬舍

廢至是復以履謙為國子司業自初履謙與吳澄俱在國學既罷去學制稍立升文積廢之法母季考其學行

十二月

立升文積廢之法

仁宗知過必改之盛心

降聖書旌

仁宗知過必改之盛心

仁宗知過必改之盛心

廿二

以次第升既升上齋踰再歲始與私試辭理俱優者一分辭理並優者為

半分歲終積至八分者為高等禮部集賢歲選六人以貢帝從其議

乙卯二年春三月初賜進士護都沓兒張起巖等五十六人及第出身

有差○遷四月賜進士恩榮宴於翰林院

仁宗有元  
文明之王  
始然一代  
規模

**周靜軒曰**仁宗誠可謂有元文明之主矣前書初詔行科舉此書初賜

始行之與賢育才之意向如哉是以皇慶延祐之治號稱治平良以此

也若仁宗者誠功光祖宗德垂後世而屹然為一代之規模焉耳豈不

北山南移

五月秦州成紀縣山移是夜疾風雷雹北山南移至西河川次日再移  
平地突出土阜高者二三丈陷沒民居勅遣官覈驗賑恤○監察御史馬  
祖常言山不動之物今而動焉由在野有當用不用之賢在官有當言不  
言之佞故致然爾

**周靜軒曰**天道常動地道常靜苟或宜動而靜宜靜而動則是失乎常

矣萬勿於焉而自無三辰失行山崩川竭兵亂凶荒殆濟卵殪之患  
矣然而欲天地之位必位吾心之天地欲萬物之育必育吾心之萬物  
○綱曰所書山崩川竭有矣未聞有山段者山焉而移則其變豈不大  
哉故特謹而書之

加宦官續元暉昭文館大學士蔡明去年夏書勅自今宦者勿得授文

蓋中心無主能言而不能行未始不為物欲之撓括耳

十二月旌表汀州寧化縣民賴孫孝行蔡九五之亂也祿孫負其母

望其妻子隨眾入山避之盜至眾散走祿孫守母不去盜將刃其母祿孫

以身翼蔽曰寧殺我母傷吾母時母病渴覓水不得祿孫含唾嚙之句反

盜相顧駭歎不忍害及取水與之有掠其妻去者眾責之曰奈何辱

也吐沫唐義

孝子賴使歸之事聞特賜旌表

詔免江浙等三省自實田租二年發明仁宗知此是有劫

丙辰三年春二月太史令郭守敬卒守敬之學長於天文水利太史

令王恂以學自負母見守敬制度精巧深歎服之任禮曰自宋以來者於

問祿孫孝  
行向如  
祿孫守母  
不去

仁宗動血  
民悅之心

王恂深振  
守敬

守敬任其  
也○  
往口  
子昂世祖  
所願後

綱目愧子  
昂於千古

露身待天

天文水利之故不講久矣守敬獨能任其絕學度越往古以成一代之制也○綱目十月以趙孟頫為翰林學士承旨帝在東宮素知其名及即位召除集賢待講學士至是拜翰林學士承旨有間之者言國史不宜令孟頫與帝曰子昂孟頫字世祖所簡拔朕置之館閣使典述作傳之後世此屬<sub>張世傑為何如人耶嗚呼悲哉綱目記其時月而大善之者愧子昂於千古也</sub>嗚呼何也復厚賜之子昂以趙宋宗室臣事雖元其醜固不足言矣  
綱目丁巳四年春正月帝謂侍臣曰中書比奏百姓之食宜加賑恤朕默思之民饑若此豈政有過差以致然與向詔百司務遵世祖成憲宜勉力奉行輔朕不逮然嘗思之惟省刑薄賦度使百姓可遂其生也  
綱目四月不雨帝嘗夜坐謂侍臣曰雨暘不時奈何蕭拜佳曰宰相之過也帝曰卿不在中書耶拜佳惶愧頃之帝露香禱于天既而大雨左右以雨水進帝曰朕為民祈雨何遲焉○綱目七月秦州成紀縣山崩

仁宗賜衛  
士錢帛

天子承天  
繼統

綱目五年以故貧耳帝曰此輩之勞於外留守官未嘗以聞非朕親見何由知之自今有類於此者必言於朕因命賜之錢帛  
綱目八月帝還大都帝在御已久猶居東宮而飲酒無度監察御史馬祖常上書言天子承天繼統當極保愛王食之御猶審五味之宜酒醴之供可不思百拜之義大內正衙朝賀之地雖陛下不忘東宮之舊竊慮起民間觀聽之疑且國家百年朝儀尚闕誠使群臣奏對之際御史執簡史官執筆則雖有懷奸利之官賞者不敢出諸其口乞令中書集議或三日二日常出視朝則治道昭明生民之福也  
綱目九月以伯峇沙為右丞相阿散復為左丞相綱目初阿散奏事畢帝問曰卿等日所行者何事對曰奉行詔旨而已帝曰卿等何嘗奉行朕旨雖祖宗遺訓朝廷法令皆不遵守夫法者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自古未有法不

立而天下治者使人君制法宰相能守法則民知畏避免於刑戮若法弛民慢怨言並興求治難矣阿散因言故事丞相必用蒙古勳臣阿散西域人不厭人望因懇辭遂以宣徽使伯答沙為右丞相阿散仍左丞相

**戊午**五年春正月懿州地震○二月和寧地震○秦州泰安縣山崩○四月德慶路地震○鞏昌隴西縣大雨南山土崩斃死居民給糧賑之

**綱**以鐵木迭兒為太子太師鐵木迭兒家居未逾年復黃緣起為太子太師中外聞之莫不驚駭時御史中丞趙世延論其不法數十事并內外臺劾其不可輔導東宮者又四十餘人然以太后之故皆不聽

**發明**鐵木迭兒奸邪小人黃緣進取以之為太子太師則幾阿而不為而及弱愛小人為之羽翼他日養成亂階伊誰之過與故特書以志其基禍之木

**綱**八月大司農單傑等進司農丞苗好謙所撰栽業圖說帝曰農業衣食之本此圖甚善命刊印千帙散之民間又以江浙行省所印大學衍義五

按續綱目并家元通鑑此一件出六年四月之下綱鑑誤也

買住進裁... 綱鑑誤也

請詳陸厚所著春秋三書

下部賜朝臣○**綱**十一月集賢院學士曲出言陸淳所著春秋纂例辯疑微言三書有益後學請令江西行省錢梓以廣其傳從之

**綱**已未六年春正月帝御嘉禧殿謂侍臣曰卿等以朕居帝位為安耶朕惟太祖創業艱難世祖混一區宇兢兢業守成恒恨不能當天心繩祖武使萬方百姓樂得其所朕念慮在此固非卿等所知也

**綱**庚申七年春正月帝崩皇太子碩德八剌哀毀過禮素服寢于地日歛一粥

修身治國儒道為大

**吏臣斷曰**仁宗天性慈孝聰明恭儉通達儒術亦留心釋典嘗曰修身常之道耳平居服御質素澹然無欲不爭遊畋不喜征伐不崇貨利不有輕耗汝等當廣進賢才以恭儉愛人相規不可以奢靡蠹財相導言可輕而退事皇太后終身不違顏色待宗戚勳舊始終以禮大臣親老時加恩資大官進膳必分賜貴近有司奏大辟每慘但移時其夜改為治一遵世祖成憲以致太平文物典章號為極盛也

憲以致大平憲以政大文勿與章

**綱**祭議中書省事乞失藍坐齎管刑部以法當杖太后命答之皇太子曰

元二宗三十八卷

極盛法者天下之公

不可法者天下之公，徇私而輕重之，非示天下以公也。卒正其罪。

三月皇太子即位，大赦。是為英宋。

奪李孟封爵，左遷為集賢侍講學士。鐵木迭兒以孟初不附已，讒構于上，盡奪其前後封拜制命，什其先墓碑。左遷為集賢侍講學士，欲因其不就中害之。孟拜命欣然，帝謂鐵木迭兒子八爾吉思曰：爾輩謂孟不肯為是官，今何如？由是無敢言者。

廣義柳觀孟以仁宋東宮舊恩超擢至此仁宋既崩孟勢孤矣于時即當隱去可也然則可去而不去孟馬得為智乎

四月詔還七寶帶有獻七寶帶者，因近臣以進。帝曰：朕登大位，不聞卿薦賢才而為人進帶，是以利誘朕也。其還之。

鐵木迭兒以四川行省平章趙世延嘗劾其姦，誣以不敬，下獄請殺之。不許。帝幸涼亭，從容謂近侍曰：頃者鐵木迭兒必欲置趙世延於死地，朕素聞其忠良，故每奏不納。左右皆稱萬歲。

治遠根本之道

十一月始服袞冕，享太廟。帝將以四時躬享太廟，命禮官與中書

百年廢典一旦復見

林集議其禮制曰：此追遠報本之道也。母以朕勞於對越，而有所損焉，至是以恭謝太廟，乃備法駕，服袞冕以行禮。至仁宗室，輒欲戲流涕，左右莫不感動。至是始以明年正月四時親享，歲以為常。禮畢還宮，鼓吹交作，萬姓聳觀。百年廢典，一旦復見，至有感泣者。

修身治國先論此書

詔上書言事者得專達。翰林學士忽都魯兒譯進宋儒真德秀木

河南饑，帝問其故。群臣莫對。帝曰：良由朕治道未洽，卿等又不盡心，乃職委任非人，乃致陰陽失和，災害薦至。自今各務勤恪，以應天心。毋使吾民重困可也。十二月詔改明年為至治元年，減天下租賦三分。

英宗皇帝

名碩德八剌仁宗嫡子也在位四年為御史大夫鐵失等誣告于天願以身代及嗣位用法無私果於誅殺奸党畏罪遂講大變

豫

監辛酉元治春正月帝欲以元夕張燈結綵樓於宮中設宴時居先帝喪

祭議中書省事張養浩上疏拜住謂當進諫即袖其疏入奏帝大怒既而

曰非張希孟不敢言希孟養浩字即命罷之賜養浩金織幣一帛一以旌其直

廣義希孟之言豈特元人之所當戒矣萬世有天下者之所當法也

周靜軒曰禁中張燈甚非美事世祖每痛抑之自是以後因而不禁則其失國之體大矣

聽言革弊皆在其中又豈其體大矣矣英宋因張養浩之言尋為革罷是一舉而

救建西山佛寺甚亟觀音保等以歲饑且東作方與上書極諫故犯帝怒

按此篤於信佛之偏

周靜軒曰人君之德莫大乎剛明剛則斷不偏明則听合理苟無剛明之德則以為枉為直者多矣

山佛寺之役人不能諫也而觀音保等諫之何為英宋又非昏虐之主曷為

奉措之若是耶書殺而不夫其官所以譏其失政之州也

王敬所曰元之諸帝自世祖而後惟帝龍統英明雖幼冲嗣位而諸所者其國必亡南坡之變豈獨奸党畏誅亦帝之失道有以致之矣固不

遂亡幸矣幸不亡國而身必不免固其宜也

監壬戌至治冬十月以拜住為右丞相嘗語拜住曰朕委卿以大任以乃

祖木華黎佐太祖安重相世祖卿念祖宗令聞豈有不盡心者乎拜住再

拜曰陛下委臣以大任臣有所畏者三畏辱祖宗畏天下事大識見有未

盡年少不克負荷無以報聖恩惟陛下時加訓飭幸甚有言佛教可治天

下者帝以問拜住對曰清淨寂滅自治可也若治天下舍仁義則綱常亂

矣帝又嘗謂拜住曰今亦有如唐魏徵之敢諫者乎對曰禁園則水圓盂

方則水方有太宗納諫之君則有魏徵敢諫之臣帝善之

丁南湖曰拜住有三畏之言而終身事業罔不踐之生能成乎相業死能共乎君難可謂一代之全人矣回視王安石三不足之言

生則誤國而死則遺臭者何其賢不肖之相遠耶

十一月初日食御史李端言近者京師地震日月薄蝕皆臣下失職所

由也

由也

拜住為相  
三畏

君德是矣  
乎剛明

養浩之言  
萬世平



致帝自責曰是朕之過因敕群臣亦當脩飭以謹天戒端又言朝廷雖設起居注所錄皆臣下聞奏事目上之言動宜悉書之以付史館從之

平江路水損官民田四萬九千六百餘頃免其租南康建昌大水山崩死者四十七人命賑之

癸亥三年春正月起王約吳元珪韓從益商議中書省事果澄為翰林直學士同時約等以年老致仕丞相拜任一新政務尊禮老臣傳詔復起約

等俾以其祿家居每日一至中書省議事在治之政多所參酌澄用力聖賢之學世祖朝侍御史程鉅夫奉詔求賢江南起澄至京師未幾以母

老辭歸成宋元貞初澄游龍興時元明善為行省掾以文學自負嘗問澄易詩書春秋與義歎曰與果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弟子禮授其身左丞

董士選延之家親執饋食曰果先生天下士也既入朝薦澄有道以應奉翰林文字召之有司敦勸久之乃赴而代者已至澄即日南歸仁宗朝為

拜往一新 政務 吳澄論朱 陸之學同 如 典與先生 言如探淵 海 吳先生天 下士

國子監丞陸司業澄嘗為學者言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為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其弊必偏於言語訓釋故學以德性為本

議者遂以澄為陸氏之學澄一夕謝去諸生有不謁告而從之南者或拜集賢學士以疾作不果赴至是除翰林學士

二月帝畋于柳林謂拜住曰近者地道失寧風雨不時豈朕行事有闕歟對曰地震自古有之陛下自責固宜良由臣等失職不能燮理帝曰朕

在位三載於兆姓萬物豈無事矣之事卿等宜與百官議有便民利物者朕即行之

五月庚子大風雨雹拔柳林行宮內外大木二千餘株綱勅寫金字藏經時方書金字藏經帝在上都使左丞速速詔學士果

澄為序澄曰主上寫經為民祈福甚盛舉也若用以追薦臣所未諭蓋福田利益雖人所樂聞而輪迴之說不過謂為善者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

與日月齊光為惡者死則下淪污穢其極下與沙蟲同類其徒遂創為薦

陸子靜以 尊德性為 主 李以德性 為本

問其後世  
元人之語  
何如

拔之論以惑世人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庸薦拔且自國初以來凡寫經追薦不知其幾若未效是無佛法矣若已效是誣其祖矣撰為文辭不

**周靜軒曰**

三代以後英君道學之寄豈曰無人哉  
州縣此皆播在簡策為可考者迨至有元之世事佛漸謹如作佛寺幸佛寺為金字經而見綱目君子前後書之畧無假借皆所以著其崇尚虛無而不知禮義之失也傳曰其所令及其所好而民不從安有天子崇尚虛無而欲化天下於禮義豈不難哉

**綱奉元行宮正殿災**帝語群臣曰世皇建此宮今值朕而燬實朕不能

圖治之故也嘗御大安閣見太祖世祖遺衣皆縑素木綿重加補綴嗟嘆

良久謂侍臣曰世祖創業艱難服用節儉乃如此朕焉敢頃刻忘之

**丁南湖曰**

天子而惡衣蓋匹夫創業者也元太祖先業富強至世祖則終年二十而能念二祖之惡衣也回視刺宋武帝見乃祖之士障葛嗟

**綱**秋八月帝自上都還駐蹕南坡是夕御史大夫鐵失等殺丞相拜住遂

貴家皆織  
素木綿  
世祖親織  
創垂  
世祖服用  
如餘

武帝於行帳迎皇叔嗣晉王立之為泰定帝

**周靜軒曰**

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君子美牧能死君誰夫君弑難而有不書者故知孔父牧也皆所取也若其節而書及不失官而書左丞相是綱目之所賢也鐵失將弑宋拜住而拜住不可得而弑於是先攻拜住而後及其君能為有無亦庶幾焉綱目賢拜住示後世人主崇獎節義之臣乃天下之大綱有國之急務也綱目賢拜住示後世其書法如此然後知春秋綱目前後一轍而亂臣賊子始無所逃於斧鉞之誅矣

**梁臨江曰**

拜住為相振立紀綱脩舉廢墜裁不急之務杜僥倖之門加富民足遠夷古未通中國者皆來朝貢請吏而後畏之卒構禍難惜哉

**綱**九月帝既立誅逆賊鐵失等於燕都並戮子孫籍其家產

**綱**十一月帝至大都御大明殿受諸王百官朝賀

**綱**遣使至曲阜以太牢祀孔子

**綱**詔以明年為泰定元年

泰定皇帝名也孫鐵木兒額宋之長子裕宋之嫡孫也初封嗣晉王在位災異迭見然守成法以行天下無事稱治平焉

綱目卷三十八

監甲子泰定元年春二月浙江行省左丞趙簡請開經筵擇師傅令太子及諸王大臣子孫受學遂命學士吳澄等進講帝範資治通鑑大學衍義真觀政要諸書

一南胡曰泰定之治其兩截者乎始開經筵而文教不顯終受佛戒而吏習尚存

監六月張珪自大都至以守臣集議事言逆黨未討姦惡未除忠憤未雪冤枉未理政令不信賞罰不公賦役不均財用不節請裁擇之不報

監乙丑泰定二年正月山東廉訪使許思敬請頒族葬祭禁用陰陽相地邪說

監置諫議書院於昌平祀唐劉蕡昭宗時贈諫議大夫

監六月中書參政左塔不台言大臣兼領軍務前古所無鐵失以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以知樞密院事皆領衛兵如虎而翼故生逆謀自今軍衛

之職之母以大臣領之廢勳舊之家得以保全從之仍賜幣帛以旌其直

監丙寅泰定三年春正月徵前翰林學士吳澄不起○監監官州大風今海州

微吳澄不起

濫壞堤三十餘里遣使祭海中不止徙民居千二百五十家

監夏四月禁西僧馳驛擾民先是西臺御史李昌言嘗經平涼府靜會

定西等州見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道途馳騎累百傳舍至不能容則

假館民舍因迫逐男子奸污嬖女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

十五次用馬至八百四十餘匹較之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驛戶無所

控訴臺察莫得誰何且國家之制圓符本為邊防警報之虞僧人何事而

輒佩之乞更正僧人給驛法且令得以糾察不報至是聞其擾民禁之

監丁卯泰定四年春正月御史臺臣請親祀郊廟不允先是監察御史趙思

嘗以大禮未舉言天子親祀郊廟所以通精誠逆福釐生悉民享萬物百

王不易之禮也宜講求故事對越以格純嘏至是御史臺臣復以為言帝

曰朕遵世祖舊制其命大臣攝之○監皇子允丹藏卜受佛戒于智泉寺

監七月建橫渠書院於郃縣在鳳翔府祠宋儒張載

百王不易之禮

西僧馳擾民

八月溇沱河溢通漕縣山崩碣門地震有聲如雷書晦大全道出朋

飛石斃人鳳翔與元成都峽州江陵地同日震

鑑戊辰政和元年九月文春正月詔諭百司凡不赴任及擅離職者奪其

官避差遣者答之鑑三月帝御興聖殿受無量壽佛戒于帝師

綱七月帝殂于上都文宋不為立廟謚

鑑雷曰泰定之世災異數見君臣之問亦未見其引咎責躬之實然能

倒刺沙等立太子王禪于上都

明宗皇帝名和世疎武宗長子初封周王出鎮雲南泰定帝殂大臣

鑑初武宗殂第仁宗立約以次傳於帝延祐三年議建諸嗣時丞相鐵木

迭兒欲固位取寵乃議立英宗為太子又與太后幸臣失列門諸帝於兩

宮謂仁宗及太后封帝為周王出鎮雲南行至金山西北諸王聞帝至率眾來附

因居北部國連泰定帝殂于上都皇后皇太子遣使詣燕都命收百司印

章時簽樞密院事燕帖木兒居留守遂謀舉義大會群臣從兵皆露刃今

日武宗皇帝有子二人謂周王也天下正統當歸之敢有不順者斬鑑以帝

遣在沙漠得未能至而帝弟懷王時徙江陵乃迎入燕都懷王固讓曰天

兄在北以長以德當有天下燕帖木兒曰人心向背之機間不容髮一或

失之噬臍無及王曰必不得已當明著朕意布告中外而後可鑑九月

懷王襲皇帝位改政和元年為大曆元年明告中外以攝位之意是為時

倒刺沙在上都已立泰定帝之子阿速吉人為帝遣兵分道攻燕都敗績

齊王月魯帖木兒等以兵圍上都倒刺沙奉皇帝寶出降泰定嗣帝

立文莊曰考元史書阿速吉人不知所終而此書圍帖木兒之何法

於為為宗子非不當立也弟宗為鐵失所弒諸王迎立之初不與其謀

武宗一子次雖當立然既為英宗所弒則非其所有矣泰定初立之年

即立阿速吉人為太子至是五年名分已定圖帖睦爾遣兵攻之以致

于死也史不明言其所以致死之由然所以置死地者圍帖睦爾也敗

不追究其用

張時泰曰

陷上節者乃齊王用魯帖木戶與東路元帥不花帖木兒等弑君而董狐直書趙

書趙盾意同

十一月文宗遣使迎周王和世琜于漠北

已巳天曆二年春正月周王和世琜稱帝于和寧之北明是為鑑遣文宗使撒

迪等還京師帝命之曰朕弟曩嘗觀書史邇者得無廢乎聽政之暇宜親

賢士大夫講論史籍以知古今治亂得失卿等至京師當以朕意諭之

丁南湖曰文宗衣位本志也諒兄矯情也明宋既受其讓亦當至京朝

三月文宗遣右丞相燕帖木兒奉皇帝寶赴漠北回燕帖木兒見帝於

行宮率百官上皇帝寶帝嘉其功以為太師復諭之曰凡京師百官朕弟

所用者並仍舊實諭以朕意燕帖木兒因奏陛下君臨萬方國家大事所

甚

天下國家如人之身

任者省院臺而已宜擇人居之乃用哈兒秃等為平章政事等官皆武

宗舊人也是日宴諸王大臣于行殿因謂臺臣曰太祖有訓美色名馬人

皆玩之然方寸一有係累即能敗名喪德卿等亦嘗念及此乎世祖初立

御史臺首命塔察兒奔帖傑兒二人協司其政天下國家譬如一人之身

中書其右手也樞密其左手也左右手有疾治之以良醫省院闕失不以

御史臺治之可乎凡諸王百司違法越禮一聽舉劾風紀重則貪墨懼猶

斧斤重則入木深也朕有闕失卿等亦當以聞不汝責也

四月帝遣使立文宗為皇太子○鑑六月皇太子發京師北迎帝

七月太白經天○鑑九月丙戌帝次于旺忽察都皇太子入見夷書帝

暴殂人疑文宗皇太子襲位于上都

胡粹中曰聞之故老言燕帖木兒聞哭聲即奔入帳中取出寶璽扶文宗上馬南奔其迹誠可疑也

文宗皇帝名圖帖睦爾武宗長子明帝之弟也初封懷王出居建康

朝廷賞罰  
為先

漢明帝立帝為皇太子明帝殂  
帝復褒位于上都駕還燕都

冬十月監察御史撒里不花張士弘等言朝廷政務賞罰為先功罪既  
明天下斯定國家近年自鐵木迭兒竊位擅權假刑賞以遂其私綱紀始  
紊迨至泰定爵賞益濫比以兵興用人甚急然而賞罰不可不嚴夫功之  
高下過之輕重皆繫天下之公論願命有司務合公議明示黜陟功罪既  
明賞罰攸當則朝廷肅清紀綱振舉而天下治矣文宗嘉納之

綱十二月以西僧贊真吃刺思為帝師帝師至上命朝臣一品以下咸

知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為動惟國子祭酒李木魯神舉觴立進曰帝

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予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為禮帝

師笑而起舉觴卒飲眾為之慄然

綱以張養浩為西臺御史中丞尋卒養浩濟南人自幼有行義勤學業養浩

人有遺楮幣於道追而還之方十歲讀書不輟父由黨有緣為棠邑令毀

天下儒人

叶爰其過勤止之乃登則默誦夜則張燈編讀

淫祠三十餘武宗時拜監察御史上疏萬餘言當國者不能容改授翰林

待制復構以罪罷之仁宗延祐初為禮部侍郎知首舉進士詣謁不納使

人戒之曰諸君子但思報效毋勞謝也至是為御史中丞時閔中大旱民

相食既聞命即散家之所有以與鄉里貧乏登車就道遇饑者賑之死者

瘞之經華山禱雨巖祠泣拜不能起天忽陰翳一雨三日及到官復禱于

社壇大雨如注水三尺乃止禾黍自生秦民大喜時米價騰踊緡鈔壅不

可得米養浩以削換之銀乃檢庫中未煖緡鈔得一千八十五萬五千餘

緡悉印其背又刻十貫五貫為券給貧民命米商視印出糴詣庫驗數以

易鈔又率富民出粟為奏補官四月未嘗家居止宿公署夜禱于天書出

賑饑無少怠每一念至即撫膺慟哭遂得疾卒年六閔中民哀之如失父

母贈功臣號平章政事上柱國追封濱國公謚文忠養浩嘗著書三卷一

曰廟堂忠告二曰風憲忠告三曰牧民忠告言居官之道子引拜南

養浩濟南  
賑貧

禱雨巖祠

一雨三日

養浩著書  
三卷

經世大典

**丁南湖**

元史養浩本傳自幼有行義勤學業則其功名之尺美殆人己去迨而還之是其行義也年方十歲讀書不輟父母憂其過勤止之乃書則默誦夜則閉戶張燈竊讀是其學業也

**命翰林奎章諸儒臣准唐宋會要輯本朝典故名曰經世大典**

**史惟良上疏曰**今天下郡邑被害者眾國家經費若此之無帑藏空虛

生民凋瘵此正更新百廢之時宜遵世祖成憲汰冗濫蠶食之人罷土木

不急之役事有不便者咸釐正之如此則天災可弭禎祥可致不然將恐

因循苟且其弊彌深治亂之由自此而分矣帝嘉納之

**庚午**至順元年春正月命趙世延趙世安纂脩經世大典

**二月**立明宗子懿璘質班為郟王御音

**閏七月**加封孔子父齊國公叔梁紇為啟聖王母曾國太夫人顏氏為

加孔子父

啟聖王夫人顏子克國復聖公曾子邾國宗聖公子思沂國述聖公孟

郟國亞聖公河南伯程頴豫國公伊陽伯程顥洛國公

**詔以漢董仲舒從祀孔子廟**位列七十二子下

以董仲舒從祀孔子廟

是年七月既加孔子父母諸賢之爵至是又詔仲舒從祀孔子廟何其兩舉皆得其當哉使無奉佛之非則文宗庶乎其得矣

兩本皆得其當

卓然自樹於流俗

**湖廣領北道**經歷范梈卒字德機天資穎異雖履寒暑不勝衣而卓然自樹於流俗外家居養親固窮守節耽詩工文用力精詣人罕知

者年三十六始客京師即有轂諸公間中丞董士選延之家塾以朝臣薦

為翰林編脩秩滿除海北海道廉訪司照磨巡歷遐僻風波瘴厲無所

憚所至興學教民雪理冤滯遷江西湖東道又改福建閩海道知事大曆

二年授是官卒年五十九四任佐風憲謹身守法不可干以私疏食水飲泊如也

**吳澄志其墓以為特立獨行之士可方東漢諸君子**蓋非虛美云

特立独行之上可方東漢諸君子

**丁南湖**吳澄仕夷固不能以特立獨行自處矣而乃以此稱范梈耶

**辛未**至順二年春三月司徒香山陳符識鑑香山言陶弘景胡笳曲有負辰

飛天曆終是甲辰君之語暗合陛下生年紀號實受命之符乞錄付史館  
頒示中外詔翰林集賢諸儒臣議咸以謂唐開元間薛讓進武后鼎銘云  
上天降監方建隆基為玄宗受命之符姚崇表賀宋司馬光言其采偶就  
之文以為符瑞此小臣之諂而宰相實之是侮其君也今弘景之曲雖於  
生年紀號若偶合者然陛下應天順人紹隆正統無待於旁引曲說以為  
符命從其所言恐啟讖緯之端非所以定民志也事遂寢

**廣義**文宋所諫符識之非  
和之真宋殆不如也

**周靜軒**曰人臣莫善於引君於正莫不善於逢君於邪不祥莫甚於此矣豈非  
甘說臨人  
之意乎

**六月翰林學士吳澄卒**春定間謝病歸從學者至數百人所著書有易  
書卒贈臨川  
郡公諡文正

**周靜軒**曰吳澄苦心好學篤志力行著書立言羽翼吾  
道誠當代之大儒故卒而其官以深予之

**臣文莊**曰元世於許衡之卒不書官而書其官何且加之以元也  
貢進士平昔所志者何道仕之所得  
得幾何而頓忘孔子春秋之教哉

**壬申**三年春三月甲申**有**二井舊名曰金鳳芳池**天曆**初地震

**四月**大寧路地震**五月**京師地震有聲**白虹**並日出長竟天

**六月**監察御史陳思謙言銓衡之弊入仕之門太多黜陟之法太簡州  
郡之任太淹朝省之除太速欲設三策以救四弊一曰至元三十年以後  
增設衙門冗濫不急者從實減併其外有選法者併入中書二曰宜參酌  
古制設辟舉之科令三品以下各舉所知得才則受賞失實則受罰三曰  
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蓋使外職識朝廷治體內官知民間  
利病今後歷縣尹有能嚴善政者受即官御史歷郡守有奇才異績者任  
憲使尚書其餘名驗資品通遷在內者不得三考連任京官在外者須歷

即官出宰  
百里

設三策以  
救四弊

元文宗三十一年、卷六



而任乃遷內職績非出類守不敗官者則循以年勞處以常調九朝缺官  
負須十二月之上方許遷除帝可其奏命中書議行之

鑑秋八月乙巳天鼓鳴于東北

鑑已酉隴西地震是日帝殂元統二年廟號文宗

寧宗皇帝名鏐諱質班明宗次子也初封郡王文宗殂

鑑冬十月庚子帝即位于大明殿大赦天下先是文宗崩于上都皇后以

文宗遺命傳位明宗子時妥權帖木兒出居靜安江帝以文宗眷愛之篤

封郡王留京師太師太平王右丞相燕帖木兒請立帝以繼大統於是遣

使徵諸王會京師至是即位中書百司政務咸啟中宮取進止

鑑壬辰帝崩年七歲廟號寧宗

元朝總論

張四知曰皇皇鉅宋八葉重光真德秀十三傳而嘉王受禪史斷寧宗

受光宗內禪仁柔之質說齋昏庸弗聽作胃運權弄國柄而不明

於權臣之手前有韓金人歲擾疆場烽燧不息蒙古部長

漢屢有光明韓腹一乳三子李曰字端又兒狀貌奇偉沈默寡言

奇渥温胡人三鐵木真鐵木真初名也連該攻塔塔兒鐵木真復為部長

大略用兵如神姜氏任揆里班曲律元正號為揆里班曲律忽亦老

也四傑而出將入相得良佐用邪律楚材楚材尚書右丞之子也任金為

臣長戟百萬胡騎千群奮鳥桓名姦集之師姦音標爾雅扶搖曰姦

勁弩良弓之勢文鑑長戟百萬胡騎千群奮中初揮戈於谷蘭赤鳥潰

走初本祖初祖與其母月倫太后率部人戰于谷蘭班朱思之野赤鳥

寺敗既揚鏢於乃蠻鏢音標可汗敗誅初乃蠻部長大陽可汗心忌

祖因伐可汗可汗戰功德日盛諸部皆慕義來降通鑑赫赫炎炎已為天

敗死世祖祭告文

太祖東征  
西討日無  
宋金君子  
於滅金時  
已窺其有  
得唯望蜀  
之意矣

太祖自處  
天上人志  
不在下

命人心所係屬矣秘史即狀貌奇偉允濟顯先見之明能違天而肆其毒  
乎奇金主遣衛王允濟受元主之貢允濟即位之後先征西夏初攻拔力  
大掠落州城○二年取乾羅城○四年克靈州夏王出降獻女為好  
取隆興寺處○二十年取西涼耳靈等處○二十一年取中興府又  
六十餘國○三年滅薩里乞部○下幹赤刺部畏吾兒國○六年下西域  
伐西域高麗等國○十五年克幹脫羅兒城○十六年克迭里密及  
勒紇城開塔里寒寨○十七年滅回回○十八年滅欲察幹羅思密  
部中原皇帝天上人目中豈有金主哉○金主謂中原皇帝天上人胡  
此等亦今年下金府明年陷金州今年徇金城明年薄金邑○四年侵金  
為之耶○六年侵雲中九原取大同西京等三縣○七年取宣平  
桓昌撫州○八年圍中都下河北河東山東三十郡破雄濱濱棣等郡及大掠平  
陽太原等府○九年徇彰德等府懷順等州皆金公王并受納金銀絹  
帛各萬兩○十年下燕京等處○十一年取曹州潼關等處圍太原  
延安等處○十二年取臨沁等州○十三年取太原府  
徇潞澤等州○十四年取雄易等州○十五年徇陝西等州  
取大名等府○十六年侵鄆坊等州○十七年取牛心寨河中府等處  
○二十年取彰德等處○二十一年取濮州東平府○二十二年取

也

德府遊騎布滿山東稟德秀而狐兔已失故穴宋寧宗伐金詔狐兔  
女王帛且轉輸於幹難宮庭於幹難河汴京一遷成約隳而長戈指闕  
矣文章索之宋者真之元敗於元者酌於宋蹙人而人亦蹙之適足為  
天下笑耳金人則吾人創黔彌隳傷日創廼立尚書以統遺蒸置省于  
撤漫鳴命嚴實權山東西禁抄掠以賴餘俘監郡縣

以鎮西域西域漸定置達魯而用端一見刑音即日班師元主滅黔德  
鹿形馬尾綠色而獨角能為人言曰汝宜早還楚材曰此深慮雄心  
獸名用端是慈殺之象乃天所遣者元主於是即日班師深慮雄心  
野語遠邁金身之主其握乾符而起朔土躬神武以膺帝圖元詔建  
後世開業不亦甚光極美哉文秦太宗德量寬弘信任賢輔政歸臺閣陳  
賦簡刑清歲稔民安人衍家富監鐵行旅不齎糧號稱至治焉斷史  
建倉廩立驛郵聽周孔之教楚材進說周孔之置稅課之所楚材諫免  
取地稅商稅周歲可得銀五十萬兩八恢恢乎已有改王改步變夷

既

論太宗

現數條事  
見守成主  
且以夷狄  
而崇周孔

萬匹粟四十萬石因命立十路稅課所

元德論三十一卷

之教則文  
過人素矣

為華之氣象哉迺遵太祖遺命

太祖臨死曰金精兵在潼關南如連山

藏雄虜而百年通寇已扼其吭而有之

顏俘棄金完顏慶山奴攻饒風而守將竄奔取河中而樞密墮亡圍中

州而麻斤授首陷三峯而滿阿竊逃困洛陽而撒合溺死薄汴京而鸞

旗播遷金王棄汴如河北戰白公而乘輿夜走金與元戰於白公廟敗

立之倡謀金汴京西面元帥釀成青城之列禍立以金梁王從格荆王

手曾北轅南渡之危弗酷於此矣高宗南渡太后王氏皇后徒軍開關

和林曾青衣五國之羞弗辱於此矣宋史青衣天子徽幽囚昭穆

金亦在此故先正謂其為辱人之報百有六載開梁王荆王身死人

金人置營之所即金俘宋之處元之俘百有六載開梁王荆王身死人

金亦在此故先正謂其為辱人之報百有六載開梁王荆王身死人

金亦在此故先正謂其為辱人之報百有六載開梁王荆王身死人

金亦在此故先正謂其為辱人之報百有六載開梁王荆王身死人

金亦在此故先正謂其為辱人之報百有六載開梁王荆王身死人

金亦在此故先正謂其為辱人之報百有六載開梁王荆王身死人

金亦在此故先正謂其為辱人之報百有六載開梁王荆王身死人

金亦在此故先正謂其為辱人之報百有六載開梁王荆王身死人

金亦在此故先正謂其為辱人之報百有六載開梁王荆王身死人

金亦在此故先正謂其為辱人之報百有六載開梁王荆王身死人

金亦在此故先正謂其為辱人之報百有六載開梁王荆王身死人

金亦在此故先正謂其為辱人之報百有六載開梁王荆王身死人

金亦在此故先正謂其為辱人之報百有六載開梁王荆王身死人

金亦在此故先正謂其為辱人之報百有六載開梁王荆王身死人

金亦在此故先正謂其為辱人之報百有六載開梁王荆王身死人

金亦在此故先正謂其為辱人之報百有六載開梁王荆王身死人

金亦在此故先正謂其為辱人之報百有六載開梁王荆王身死人

金亦在此故先正謂其為辱人之報百有六載開梁王荆王身死人

金亦在此故先正謂其為辱人之報百有六載開梁王荆王身死人

金亦在此故先正謂其為辱人之報百有六載開梁王荆王身死人

金亦在此故先正謂其為辱人之報百有六載開梁王荆王身死人

天網恢恢  
報仇不爽  
觀金之辱  
宋而元之

金不共戴 天之匪宋 人伐之春 秋以為義 舉弟約元 以伐金非 也厥後適 以自伐兵 連禍結典 宋終始莫 欲安全誰 矣

州攻真州圍廬州躡階成躡音客而擾興沔穿金房以瞰襄樊始雖合謀以破蔡俄而假道以及虜宋理宗罪已詔趙孟珙杜呂余曹等捷書屢凱於江南杜果敗元人於安豐廬州名趙孟珙而瘡民蝗國揚誠荼毒列城後而蜀道尚得安全乎宋理宗罪已詔故曰金人伐宋祇自伐也宋人亡金適自亡也名臣奏議噫黃金橫帶為何人山詩顧使胡馬至此哉通鑑肉金海宋大廓先圖西北中原整歸版籍有天下三分之二初國之勳誠博且鉅矣史要非其自為之也則有股肱以成威神焉七書他母論至如願命賢相楚材功尤炳炳燁燁者文經理財賦則劉晏韓魏之謀推步占候則崔浩裴行儉之識二十年元相執掌朝綱家藏惟禁劔書史或諸為相二十年天下貢奉皆入私門六皇后使衛士視其庫藏惟名乘數十張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而已則楊紘趙抃之

自古荒淫 之工勤勵 終始若未 必不沉溺 於終以今 如弄柄六 非醉心豈 然而漸靡 不振之弊 與

重籍於夷 變矣而男 統於女視 大器如奕

清破汴京征西域而全活數百萬生靈使草下暢以爲牧也楚材止力諫止活生靈百四十餘萬戶則徐達常杉之德開國名臣茲其傑出者歟幸太宗諫行言聽任用不疑故能成經營初造之績奈何晚年雄心漸寐慾志滄流文體逸於聽安意驕於業泰唐惠妃楚材雖極力助勸不能挽淪胥之溺志酣情醞太宗許嗜酒肆志遐荒西戎等出國人皆青目赤髮上產良馬伐之自此始史論女權滿朝賣官鬻獄通鑑皇后乘急竊權回回以貨賈籠路說謀與撲買以惑君心而心迷於封殖矣心旣迷於封殖故合靈之奸邪愈逞數年間鍛鍊羅織橫暴驕恣外手握王章口含天憲文勢傾中外侵侮主權外豈非全美之累哉書窩閣名太宗死六皇后馬真氏禿里吉納斷割重罽古器定策帷幃后妃貪五年稱制之柄大奪六王南面之權史法度不一中外離心諸部屬自相戰攻而國家之政從茲大壞外嗟嗟秦晉鄭宋燕趙之區

棋然天下  
大變也  
詩云昔  
頤城可爲  
後世龜鑑

論定宗

論德宗

下戶總錄

卷三十八

古所稱中州地也。堂堂中州，蓋隸蒙古。立仲而華人射利耽賂者。又且受制一胡婦，通鑑頑頓亡耻，費太隻語無節，俾疏啞伊與餌，文希希求榮肥。微直孽籍於夷，亦且男統於女。斷六字間，絕陰用事，靡復一綫之陽。史外世道至此，何等時哉！變大禍，極開闢未聞矣。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其此之謂與！嗣主昏庸不綱。論兼邁凶屯之運，大事委政太后，任用嬖臣，接襍赤地千里，河水罄涸，野草自焚，牛馬多死。斷而諸王諸部，益肆誅求，遣使燕京，徵財貨，遣使迤南，求弓矢，遣使西域，索珠璣，遣使海東，取鷹鷂，秘南金和寶，冰統霧縠之積，盈物珍藏，嬌媛侍兒，珠璃瑰怪之奇，充盈綺室，驛騎聯絡，晝夜弗休。外擊戰猪駉，音留怨讎，溢道賦人，不聊生而太宗之政衰矣。諸王近，不軌謀興，匪雷雨大作，天變人離。通貴由幾死哉。定宗名貴由，身歿之後，陳思六皇太后復當國，簾帷聽政，百緣諸王不服，遂立憲宗，蓋貴由子，未以乘綱上地，而紀下系，君叢脞而

憲宗統系  
初如不許  
後如踰制  
誠英斷之  
主也或疑  
之周宣當

臣贊伊不仲之貌，政令垢玩，治靡靡，厥矣。節故濳帖，卽位。憲宗卽位於首以脩政，立事爲先。史枝柱和傾，補從决壞。政論分封諸王，委任太宗，治蒙古，漢地，民戶，事封以，中河內地，滅宴樂，惡侈靡，飾玩，少華，選納亦顏，皇后，雖后妃不許踰制，秩有成規，平服數國，雄警諸夷。附附。善。葉。葉。回。羅。斯。阿。伯。阿。魯。古。天。竺。國。維。民。鬼。高。麗。地。千。里。斬。截。百。萬。武。暢。四。海。威。震。百。蠻。肅。異。域。之。魂。禮。禮。喪。之。膽。言。古。所。至。全。城。秋。毫。無。犯。且。其。罷。不。急。之。儀。嚴。軍。律。之。制。却。寶。珠。之。獻。回。鶻。珠。傘。水。晶。盆。可。值。焚。化。胡。之。經。裁。抑。權。臣。躬。决。政。務。初。太。宗。朝。群。臣。擅。銀。三。萬。餘。錠。却。之。草。更。易。數。公。明。御。下。嚴。而。有。恩。信。中。興。賢。君。也。重。去。嚴。謂。中。惜。乎。酷。信。十。巫。行。事。必。謹。叩。之。殆。無。虛。日。躬。嗜。田。獵。通。鑿。于。理。而。興。也。迅。駟。跌。蹄。文。大。朝。禁。錮。失。列。門。賜。死。定。宗。后。亦。納。里。合。敦。徒。諸。王。及。太。宗。六。后。於。邊。以。其。欲。立。争。國。懷。仇。必。致。之。死。以。厭。襜。賜。死。

磬

按六后當  
朝天下殆  
若朝露及  
憲宗踵繼  
大統紀綱  
振舉六服  
帖心信無  
前之偉烈  
比之定宗  
遠矣

論世祖

地以洩私忿骨肉之愛似為太簡矣戒于通錄骨肉之愛不可以簡在位九年將大有為方重慶門之師遽遺禹湖之泣世傳黃帝採銅鑄鼎成有龍垂耳湖而無前偉烈蓋世雄心一旦齋志以死悲哉雖然祖宗之家法繼世而不善者無嫌于更張文六朝英明如憲宗可謂有為之主矣馳驚軍馬熒惑鬼神外史若謂軌迹夷易易遵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書封禪迺一日之樂且足危無隄之與近臣力諫田獵憲宗曰古人謂一日之巫覡則麴之術女曰巫男曰覡麴麴山川之精也無能延瞬辰之壽命侍臣諫操古君多借此以惑哉行乎溺其旨矣幸胡越不起於輦下魑魅不祟于禁中延壽五十二春猶得正天年而死則又足為深幸者至若猥稱法祖謬云嗣先憲宗謂田獵上策固適足以明其不窺治体而終惑於君道也鞞以首虜御群胡雖行世及殊忽元良以故神器久虛多緣儲嗣之不定辨都先桓肅而死辨都憲宗太子已未年卒子桓肅皇帝憲宗謚啟諸王覬覦

鞞鞞神語  
久虛故諸  
王竊挾是  
天欲熙洪  
運而開世  
祖一代之  
業豈偶然  
歟

窺竊之心非一日矣幸天啟真人時當熙運即位而先皇母弟太祖嫡孫為長為賢始順輿情而登大寶即位偶當草昧會際多艱千闕未收內難旋起詔元阿里不哥世祖先據和林而自立奪燕雲以成犄角答兒相表裏開帝即位發兵拒命而劉太平雀盤勢橫恣史抗命拒兵通鑑賴中書右丞廉布憲鐵鋤逆黨彘強枝爪牙之黨逆誅夷木土之交鋒敗走帝討阿里不哥世祖而阿里始縛志歸欵秦蜀關隴帖然平關太平天子高枕無河西之憂廉布故當御極之始即新弘遠之規即位矧天性仁孝明睿英武惠育蒼黎知人善任史臣安重為相黎四世孫二十伯顏典兵許衡佐朝政秉忠為太保王磐實掌詞垣弘範天澤掌樞密晏氏謀謨廟堂攻城略地恢弘治具史載擴不圖元詔屢樹鴻勳遠夷悉服建中統以表年易紅羊白馬之紀體乾元以立

世祖以神聖之資知人善任使各見所長又建綱立紀以爲天下規此所以成一代之業也

號華蒙古韃靼之稱昂宗廟于燕京深得萃渙之義脩宮闕于開平弘恢都邑之規置贊善以翊太子以于物設成均以育英賢以許衡立都省以理弘綱分總司以明庶政建元布湛恩以安反仄古則別貪暴以獎賢能史天制渾天儀命郭守欽若昊天之道也經鞫定官制重正百官之規也史潤色鴻業大闡嘉猷文心千紀萬綱春秋條脩縷飾鷹揚故能光有四海史記坐致太平四振天聲鉅恢土宇建元奮數世積累之業造一統無外之勛史贊鞍馬二十年間陳止齋論鞍定乾坤於百戰功宏鍊石收區宇於再麾業壯斷鬻飲滄海而一息粹官兵到處悉皆平夷伯顏詩馬首從從嶺表歸王師到處悉平傷哉宋也二百州稽首迎降文天祥詩厥角稽首二百州文天祥詩正氣掃地山河十萬軍蔽江潰散丁家洲半壁江南無一寸乾淨之地矣無一寸乾淨地山河破碎身世浮沉文文山詩江河破碎打碎趙氏一塊肉生入貝宮楊太后曰我忍死至此者爲趙氏一塊肉

蓋自泚沒不作元兵駐浙宋太后遙祝曰海若有靈當使以至願風

覆舟張世傑祝曰天不欲我復存波濤大作一洗而空之朝汝三日不全

社稷夏黃袖出一篇書示賈似屋于小兒之手哉伯瀨曰汝國得天下

其道如此尚何多言宋運告終遂承正統御極之餘史聖政史授

時曆而天道正矣窮河源而地脉審矣行禘享而仁孝敦矣罷權酷而

重斂蠲矣焚道書而邪說息矣禁鞭背而仁愛篤矣汰內外冗員而吏

治清矣六部官合六十八員內配罪人淘金而民命存矣廷議因數

行刑帝曰囚非群羊豈歸附庶衆戶口殷蕃御位之始戶僅二百萬統

可廼殺耶悉配諫淘金富國強兵制禮作樂縱巨克純法八世漢書

益繁得戶千四百萬山帝也亦庶幾致治熙隆史三十餘年間聖曆欽明天下樂業青雲浮

洛瑩光塞河上書夷狄之盛隻古無兩哉世所恨者淫污宸極朱

淫毒穢宸極穢瀆閨門四心盡亡綱五倫瀾倒訓好合恩隆遂忘濫

世祖以夷入華分維不正現其制札作樂兵強國富稽之古來夷狄無向云

尼父德典  
天俸奚容  
貶損而世  
祖棄滅之  
煽或儒生  
其罪浮於  
始皇詔不  
虛矣

范曄后情封慾閉訓不盈于德而富於淫六朝悉亂諸母猶然冒頓  
之汚風尊崇胡僧未純周孔之正教官制雖定尚循達魯之名章服雖  
頒雜用芻蕘之飾何氏安樂之軍堂置矣詔戍軍還途每四十五里立  
死者藁創死塞途北刃殺古翰而南兵嗣發農業之輯要頒矣詔以農  
民無失業連歲征討蓋盾銛而錢鏹蒙塵詩發會稽陵截  
理崇首從西僧嗣中妙高之請發陵取珍寶截首痛暴先朝之遺  
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大元制典分九儒十丐後之者卑之也輕卑  
席聘之儒生惑信葉門作妖書以毀上帝闢棄聖教貶孔子而為中賢  
故先正謂其行等盜賊山皇浮始皇惡熒倉穹毒迷天日通天之過  
尚能追哉且五奸並用而元氣索五人皆聚飲奸臣戕耗國家之元氣  
四帥齊興而神氣衰四將出征絕域一時並發俱無功往回巨費不貲而  
盜賊漸起日本一征齒音積漲東洋之水十萬餘兵征日本悉交吐憂

樓世祖雄  
才大累真  
開基王也  
觀其用人  
行政可與  
創業之君  
比而然不  
務備德養  
民惟馳志  
於戰伐空  
其地未足  
飽其欲可  
為生事喜  
功者之戒

擊戶僵高戰骨之山沈濛汜而赴崑崙裴相進王降伊吾而征鐵勒賦  
伏屍百萬流血千里文况緬甸遠接乎百夷占城遙隔乎東海瓜哇  
羅鬼窮居巨島之東南史臣得其地不足郡縣置賈捐對得其人不可調  
而守也書顧不忍恫恫之忿欲驅士衆擗之大海之中快心幽  
冥之地使父戰死於前子聞傷於後單折波流赤血白骨相撐太白歌  
相撐如亂麻女子乘亭障孤兒號於道飲泣巷哭想魂乎萬里之外  
不休之故哉漢以故民不聊生江南之盜賊唐徐惠孰非廓地秦大征伐  
有幾千人欲建寧總管建寧路總管黃華友真定勇士真定民劉駱兒  
取支丞相號西川廣王西川趙和尚自稱宋福王子廣王而閩貴  
三乳自以為異謀號廣浙之間紛紛鼠竊漳州賊陳機察  
不執事覺礙于市以誑愚民謀作亂事福王子而閩貴  
處在在律興律音豪大犬也建昌賊五帝猶殺戮不休兵征不



成宗初政  
却有所現  
末年委托  
失人政出  
多門至於  
反者九起  
不能無守  
成之累云

止復崔或之直諫縱哈刺之淫刑於戲豺狼之性元朝秘史元始祖乃蒼白狼豨白鹿相配  
而生二十五世遂生太祖喜於誅戮併先朝屢戰屠艾而磔裂生靈者計之則元取  
天下不知殺人幾許矣元自太祖丙寅即位至世祖已卯滅殺通計一縣城內之數其  
是帝開基創業雄才大略之君也通而樹釁開端胎變他誅殺者不與  
稔禍之主也鶴林青史遺汚使人至今怏怏哉外紀成帝襲治平之業  
端拱化成寶籙初膺首下選官覈實之令倚與休哉殿最明則黜陟當  
吏治清則黎庶安固為君之上理乎兼以文教是遵僧尼是汰至明也  
賦稅是減寬令是頒至仁也親行釋奠禮化孔遍賜高年帛存問鰥寡  
孤獨舉獨行之君子至德也優優簡簡勃勃陽陽淮南真止戈成大定  
與文繼哲王哉續錄且軫及蓬嵬而離珠陸離罷其後恫及瘡豚而翹  
翻星馳寢其征征行悲及窮子而衛袖姨施節其娼痛及柎楊而頭會  
箕斂省其苛罷營造。罷進葡萄酒。罷徵門攤役。除穢剔蠹古蕩垢滌瑕文

世祖滅天  
毀聖至武  
宗崇祀之  
心矣

軫災恤疲取集湯垢滌仁心而規厚政時以明睿御中天譽瑋瑋隆  
矣侍臣吉刺曰中外稱陛下以明睿故河清三日蘭州河清三日顯瑞  
禎符不幸末年連歲寢疾史紛沌澹淡枚乘沈滯苦窳皇綱治紀難  
以耗體總其成內决宮闈外委大臣史八柄移幸三宰囁凶如沈子  
諂諛之詞章以帷膚之制細陽而海嶠小夷萬里遼絕日事窮討辱國  
喪師哈孫致戾氣相感天垂異地吐妖赤子阿那雄寇義起上思賊反  
黃勝諫章西頓賊反劉大雲南土官反宋隆雄州酋長反阿那安西國王反  
阿難其不至廢墜者去世祖未遠成憲宜存耳噫小人勿用易哲嬪傾  
城經直紫魚永鏡輔座明箴乎武宗仁孝慈愛優禮大臣加封尼聖成  
至聖文敦崇儒生斷備郊祀以飾瞻儀汰冗職以清皇路業承富有慨  
然欲改法創制然封爵太盛而遙授之官多錫賚數隆而泛賞之恩濫  
至元大德之政始稍稍變更矣斷故三日而地震者六則異見於雲南

論仁宗 政出宮中 效奸臣竊

屢獲而疾癘者煩則災流于江浙洪滔泛漲溢湖南洛北之區使百姓  
 籠頭泥耳周知澤吻磨牙封事賣子鬻妻哭聲震野通鑑顛天而靡所控  
 訴猶且茂三光之譴輕上天之怒漢列不聞默省于淵蝸而勤脩之政  
 事豈所稱上敬天下勤民者哉和雅所可取者容言受諫美聖德全善  
錄大節無虧眇盭可貴不然則枯樹當兩斧之斲踰踰濫上賞之恩不  
不暗躬損德成豈淺眇耶合而論之遂悞者託誼於守成武縮皇綱  
 而僭竊逢起宋鏡銳者津咳於振舉更張鴻畧而緣皆相仍宋祭則廢  
 剛則折甚矣為君之難也創業最難守成不易確矣哉其論乎御哲握  
 符之聖宜日盟為旒箴自成宋遠豫日久政出中宮通諸奸臣刻吳舊  
 章規圖不軌安西王阿濶答與左丞相阿忽魯竊窺神器包藏禍心駱  
王討武非愛百黎名血刃大庭舉義旌以清妖孽社稷且飄搖握  
 不知神器誰傷矣削平內難匡輔皇家秋毫孰匪其助耶貫儲五載深

哲作 誥

論武宗以弟為大 賢譽曰恭恭儉慈祥敦禮儀而崇文教迨正位宸極

首戮權奸誤國之臣先已伏誅同惡之徒亦已殛放誅脫虎王賢  
 南以其交亂舊章流毒百姓也培植學校以養人才國子學政歸中  
 書以總機務詔百司庶政鑒布群典以俾治化真觀政要大學新義并  
 陸淳所著春秋纂例辨疑微旨及資治珍重儒善以植固常帝論侍臣  
 以可重者以其能陸淳所著春秋纂例辨疑微旨及資治珍重儒善以植固常帝論侍臣  
 維植綱常之道耳陸淳所著春秋纂例辨疑微旨及資治珍重儒善以植固常帝論侍臣  
 任李孟諸人宰鈞衡尊賢使能與滯補闕詔開科舉例之請罷白  
 雲宗罷總攝所及事太后而承顏不違輯定戚而恩禮愈篤父旱而默  
 禱於宮俄慰滿三農之望宋詩漁與慰民瘦而引罪於已旋瑞昭六出  
 之祥京師早疫帝痛自釋罪人俾勿絕廟祀侯善鬼兄弟五人並坐死  
 事擇情輕者一人杖而出則仁及窮民感風寒令遍賜帛錢則息加遠  
 之俾養父母不絕其嗣則仁及窮民感風寒令遍賜帛錢則息加遠  
 戌風雪苦寒帝曰朕居煖室而宗室昆弟遠禁遊畋止征伐遠封殖滅

卷之九

恩威並及  
而乾綱獨  
攬可以愧  
太阿倒持  
姑息不斷  
者

奢靡史臣卧鼓邊亭滅烽幽障者垂十餘年祭彤帝惟優游養睿居拮  
据叢睦之艱大美哉仁宗真仁君哉而要之仁厚雖有餘剛斷非不  
足史臣故雖駐馬問衛士帝出見衛士有敵而法不背於老羸雖齋居禮菩薩外而權不假  
當死臨刑哀泣曰臣奔馳烟瘴五十年老雖齋居禮菩薩外而權不假  
瘦幾死乞骸骨帝曰此法也命立斬以徇雖齋居禮菩薩而權不假  
于皇姊人帝怒按問全寧守臣阿縱不舉仍追所釋囚還獄鋤惡雄威  
凜凜霜肅而仁黎雅意藹藹春融史即山崩地震川沸山移變不少減  
而責已厚民可答天譴直盛德守文之主矣所可怪者官以倖求觀實  
名爵罪用賄免欵伏猶疏謂鞠問時服詞已具即崇文儒封軍聖君確  
然守正不二乃藏經書金字靡費千億疲神探釋典叢睦萬幾則胡以  
說也矧為之臣者如奸貪不法之丞相進私蠹政之太師弄奸宄而枉天網外肆浮  
雲以鄣日月陸贄莫駕之罪駕如十族巨酬矣綱乃李中書孟以宰相

諭英宗  
繼治世而  
一遵成憲  
孔言无改  
於父之道  
英宗得之  
矣

之器郭彥通稱李孟秋谷之榮與君相終始之任帝諭李孟曰朕在儲  
相為終始御書秋谷二字以賜而神化一語實謂李孟曰朕在儲  
洞燭而廷折之且忠不終而詐售矣帝曰朕踐作曾未踰月豈有物價  
也幾啟喜功之心哉李孟諫帝曰人臣獻諫望而胡行不逮言也英宗至  
孝天成文大漸而愛形於色史露禱其辰祈以躬代臣居喪遵禮歆  
粥寢苦衰骨立時切思成之想帝思成而不改父臣不更父政帝居  
也孫不花請更朝官帝曰此豈除官時耶且先帝舊臣豈宜輕動不勸國  
法在朱蓋坐法當杖太后命答之帝曰不可不納珍奇有連七室帶時  
方諸良金榜毓德青宮已英英明睿逾人矣乃以冲齡嗣承鉅業季春  
踐祚之後首事于太廟太室畫追遠報本之誠且敬禮儒臣開筵納誨  
日食咎已敬天勤民涵養浩之直帝居喪張燈元夕養浩燭世延之忠  
鐵木兒恨趙世延欲置之死帝曰朕素聞世延忠良釋之洞完者不花之隱復得官田為多帝曰阿

元綱監甫

元自念公三十八卷

五七

字彙瘳多簡切  
病也周書彰善  
瘳惡

畏

英宗孝其  
父而仇其

散嘗止卿船稅之請今所善惡不洩敢彰瘳也功罪大者决誅賞也臣  
言乃復私恨非公議也  
斷黜讒佞之端息巧辯之說除刻削之法去煩苛之事淮南允先朝之  
鑠金銷骨撓虎飄山吉網羅鉗凝脂鎚髓之輩蕩然一清無復朝廷之  
蠹矣故至治之際號稱得人而良相如拜住者二勲步武曾祖本華黎  
重相世祖帝曰卿元勳世曾其賢三畏微心拜住曰陛下委臣以大任  
如此真步武二勳有光乃祖多矣臣所畏者三畏辱祖宗畏  
天下事識見未盡年少不克負荷無以報聖恩振立紀綱脩廢墜史臣直情高致真足以動  
義槩而忤雄心文振拔元老尤得宰相以人事君之體薦居居信明良  
合德太平以臻四年間天下晏然民殷國富紀遐夷獻舞殊俗畏威文  
王闕玄兔裸袒文身蠹慢幸瓊雕蹄黑齒之國靡不交臂屈膝稽首而  
來賓皇皇哉一時之盛乎而余猶以為帝惜者仰慕千載擊節乎魏徵  
之敢諫盤圓靈方之對已深信而默悟之矣帝問拜住曰今亦有如魏  
則水固益方則水方自太宋納諫微之敢諫者乎對曰盤圓  
之君則有魏徵敢諫之臣帝然之音保之諫李何造佛寺而力直臣殺御史觀

妖僧之構禍僧道七刻志

妖僧之構禍僧道七刻志醜私忿而慢太后啟母氏之飲餼太后  
刺氏欲立周王尉臣遂擁帝即位太后惡螫斷臂灼蠹焚株通略胡曩  
來智見帝有殺然之色尉臣成疾而前惡螫斷臂灼蠹焚株通略胡曩  
孝于父今仇于母哉孝之者德其止我也仇之者憎其外我也競天位  
而罪天親為人君而媿人子扶瑕摘釁漢微顯闇幽不能無青於督者  
矣傳云春秋且至誠仁愛君道之本惟故明王醜于用賞約于用刑帝  
獨任法無私果於誅戮帝梓仰而刑將帥帝完顏有罪完顏頸盜而加公卿完顏  
帝也致奸黨畏罪大變遂與帝自上都帝是英宗之英英而過  
者也英宗之過過於英自也斷雖足以肅朝綱而殺身之禍已在慘  
刻少恩中矣雖然五大不在邊漢三公無軍務傳古之制也鐵失以御  
史臺而領衛兵也先帖木兒以樞密院而領衛兵萬皂隼獠千群虎豹  
皆總督于奸權掌握運動四海呼吸風雷太阿之柄已倒持而授人手  
矣尚能禁其不逞哉故兄也外應弟也內援御史使鎖南弟也宣君也遐

元史卷三十一

元史卷三十一

五十一

論泰定  
劬奸雄而  
首崇聖教  
達於台矣  
然編惑素  
門此元終  
始則又名  
教中一罪  
人也惜哉

升相也。殂落。祭英宋文灼灼英腹劔謀成而手办隨刺天地宵晝日月  
含光。史是固逆賊之無君實緣格堅之不謹也國語號英宗詎非英明  
大累哉。故曰龍而角者瑞之貞也。虎而翼者禍之媒也。莊君人者將禍  
是務去而速之母乃不可乎。在傳泰定以支庶之親非弟非子越從藩臣  
龍飛五位。漢文。荷天洪禧。改元升纂帝基當神器初膺即剪除奸逆大慙  
折首群醜殄夷。等五人春秋大復仇之舉此行法當于理矣英魂戴日  
寧不悵嘯九閔乎。史謝帝之言賊黨既清賢臣日進以講說詩書為上  
規道諭元諸為首務。賀表命趙世延知經筵趙簡預經筵阿魯威等同  
經筵曹元用等兼經筵故大學衍義等書日交統纘貞觀政要諸集時  
接梁愚而脩祀典奪冗員汰衛兵減廐馬遣使巡行詢問民瘼賑荒蠲  
賦罷後省刑煥然文物斌斌風俗熙皞。史臣且揚采兒觀音保等皆正  
直忠臣不幸為奸賊所戕到身白刃箠首黃沙于孫禁獨於終身枯骨

夫為中國  
謂受延不  
絕所從來  
舊矣泰定  
未可及嘗  
之也

號究于地下一旦得以昭雪存者用死者昭。詳通俾鬱鬱冤魂復見青  
天白日詎非清朝一盛舉乎。李謙帝於大元之君似可以無苛責  
也奈之何受佛法於帝師受佛戒於帝師循道經於宮觀賜田鈔於天  
源。詳通九五居尊自屈於沉冥釋門之教。論而妄敦戒業謬治清  
淨。北魏果能大乘發心。經廣度普愛乎。蓋襲蒙古之家法而踵  
祖考之愚耳。木上都告殂。泰定殂奸臣鐵木兒懷私固寵構釁兩宮  
朝廷中且多事矣故文帝以至親骨肉。子播越海南江陵間備歷艱  
險。詳通賴燕帖木兒緣宗社之重統緒之正。改元謀舉義兵誓懾眾志  
內籌潛慮。外震群心。善而文宗始得立焉受命改元俟大兄以遂  
固讓。改元奈何權臣倒刺沙乘機煽禍熒惑上都諸王臣。斷致兵犯畿  
闕矢及皇廷。雖王禪賜死。字羅被擒。塔失帖木兒等明正典刑。御史而  
震動京師騷陵廟。推厥禍始。孰非仁宗私位。奸臣弄權。俾儲嗣不定

所致哉初武宗傳位於弟仁宗約以次傳明末時丞相鐵木迭居位數旬北漠之迎請冠蓋相望諸王勸駕周王始發南征征行而直矢于自北來矣通和寧即位周王即位是為明宗觀其重言官而慎風紀詔諸司違法一所御史臺舉周三路而激忠讜詔御史臺劾曰風紀重則貪吏懼立文宗宗也文宗鉅政總太子之裁子論大弟以篤學親賢激大臣以壞名敗德詳通恂恂默默諷然友愛之情豈不事詩書則位同氣者倫哉替惜天不永年半載晏駕而文宗復即位焉崇重儒流考索典禮開至軍以資啟沃佩忠告以擴宸聰張養浩著書三卷一曰牧民忠告帝曰此書足廣聰明朕嘗帝豈勤鉛槧而藐幾務一蠹簡書生哉不欽遵哲訓佩服不忘確守佳謨以方冊之宏綸為太平之要理也贊史臣而一時輔治之臣如張養浩范梈諸君子文學與政事兼優德行埒名檢並著替君臣協理致治隆平威械藏而俎豆興六典陳而九刑措禮樂文物

帝備術以  
一特輔理  
之臣斌斌  
輩出為天  
下致盛治  
詎非守成  
有節耶

煜煜斌斌盛矣盛矣柰之何白刃雄鋒於草澤黃烟橫焰於蕭牆揚紅旌拂而赤日昏鐵騎奔而天山裂賦鼠竊之徒滿腔天子之心矣遼東陝西兵起○諸王忽刺古兵起○武安兵起○祿侍兵起○諸王帝謀為不軌致飲恨而崩除嗣主徒太后放逐皇儲放燕帖古憾帝之出已且以昭其非正嗣帝乃和玉帝星之故齋忿以逞遂從而構之不能不為文宗稱屈矣雖然明宗不死於和寧而死於丑忽帝能取天下于泰定之手獨不能取于明宗乎鼓當時嘖嘖之譏故後世紛紛之議未必非帝之尤也暖窳之跡真膺固難明也語云驕恣引戾艱險亡身帝其暗此乎然有是君則有是臣如燕帖木兒樹援

帖不此特  
鐘恬勢陷  
逆悖矣南  
披之變世  
所掩耳不  
忍聞者

吾

立之勛史夾震主之勢秉忠相國可稱治世能臣矣斷獨握大權魏節頓  
改自受封太平之後功封太平王威行宮省勢震寰區賦扇動剛風  
集驕逞盜氣列傳妻皇后取泰定后挾新君文宗崩燕帖木兒欲立其子  
兒與帝並馬行且陳及迎立之意帝幼且畏之不答燕帖木兒極怒窮奢  
荒淫周憚故帝至京久不得立數月後燕帖木兒死帝乃立弟為榮王  
封榮王食撒敦子唐其勢為不軌被醜弟為榮王  
卒致帖氣私競潛圖厲階兵仗東郊外陵宮闕唐其勢為左相伯  
閣居已上著蓄異心伏兵東郊率勇士突入宮南坡之變隱在指顧間  
哉賊臣弒英而孰非燕帖木兒之驕狂不道釀成之耶嗟哉唐其勢爾  
忘爾父之殺倒刺沙乎元勳世胄之英名盡敗於賊子手矣刺沙專  
括木兒奏誅之錄其尸于市○唐其勢被擒攀折殿名相如此况其他  
耶雖然猶有慨焉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照臨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

宣今德以示子孫不縱淫疆不祿私德貽厥孫謀之道固宜如此

宣今德以示子孫不縱淫疆不祿私德貽厥孫謀之道固宜如此

武宗遺命傳明宗此天地鬼神所昭灼也鐵木市龍立英宗此太平

兒所明知也文宗不立子而立姪此改王改步周朝恐蹈覆車未必純

是大公而無繫累之私也太平前知義舉舉義兵迎立今獨末規乎立

乎文宗子○末規下計也前知碩德八刺宗之立出於私今燕帖古思乃公

為厚利不顧顯名也前日義舉兵陽赫名高陰圖厚實也即文宗之褒

嘉登授封拜曾榮文宗感燕帖木兒之立亦感恩圖報啗以重利而寵

以尊名也孰情徇志越美重朝其致踰紀十尊亦何怪哉統書故曰

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罷賂彰也文宗恃太平以為根株古太

平賣文宗以邀富貴君臣私心炤然鏡已書之簡冊垂戒萬年俾後世  
假義之臣毋津口實

字彙  
曲也演  
其文  
曲隨其  
事也

了凡袁先生大方網鑑補卷之三十八終

鼎鑊趙田了凡袁先生編纂古本歷史大方網鑑補卷之三十九

順皇帝

名彥懌帖木兒明宗長子也文宗時被謫出居廣西寧宗初遂登大寶在位三十六年會大明兵入京城走于庫昌府後一年崩○帝性柔少衝伯顏哈麻術繼美權朝政日紊群盜蜂起帝迎西番僧行運氣之術教宮女作天魔之舞不恤政事荒于淫樂致群維割擄稱帝補至帝二十年曆數屆于大明四海九州復歸于一統矣

鑑癸酉

元統夏六月帝嗣位于上都初文宗殂燕帖木兒請於文宗后立

太子燕帖古思后不從命立寧王寧王殂燕帖木兒復請立燕帖古思后

曰吾子尚幼明宗委權帖木兒在廣西今年十三矣禮當立之乃命立帝

于靜江燕帖木兒見帝並馬徐行具陳迎立之意帝幼且畏之一無所答

於是燕帖木兒疑之故至京久不得立俄而燕帖木兒死荒淫日甚賦羸弱血而死后

乃與大臣立帝且曰萬歲後其傳位於燕帖古思

綱以伯顏為太師右丞相撒敦為太傅左丞相時有阿魯輝帖木兒者明宗親臣也言於帝曰天下事重宜委宰相決之庶可責其成功若躬自

委宰相責其成功



聽斷必負惡名帝然之由是深居宮中每事決於宰相而已無所專焉

**綱**八月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謝病歸初御史中丞馬祖常求集薦引

其鄉人龔伯遂集固不從祖常不悅帝之將立也召諸老臣赴上都集亦

與焉祖常使人告集曰御史有言美蓋以文宗嘗命集書詔言帝非明宗

子故祖常以是諷集使去集乃謝病歸臨川集既去侍臣有以舊詔言者

帝不懌曰此我家事豈由彼書生耶尋遣使賜酒幣召還禁林會疾作竟

不至廣義病歸者表其見幾明也

**綱**甲戌元年春正月朔雨血于汴梁着衣皆赤綱三月天雨毛綱彰德

路天雨毛如線而綠民謠云天雨線民起怨中原地事必變

**綱**湖廣旱自是月不雨至于八月夏四月朔日食

順帝時災異甚衆故

下特錄其孫從宗

輔世祖以

不殺一天

關氏双游

**綱**贈漳州萬戶府知事關文興英毅侯妻王氏貞節夫人廟號雙節

與從軍漳州與妻王氏偕行至元十七年陳昂眼作亂攻漳州文興帥兵

與戰死之王氏被掠義不受辱給賊曰俟莖吾夫即汝從也賊許之遂負

屍還積薪焚之火既熾即自投火中死至是事聞特加褒贈立廟祀之

**綱**秋七月夜有流星大如酒杯其色赤約長五尺餘光明燭地起自天津

沒于離宮之西

**綱**八月京師地震鷄鳴山崩陷為池方百里人死者甚衆

**綱**冬十月始以真奇皇后配享武宗綱時議三朝皇后升祔未決伯顏以

問太常博士逮魯魯曰先朝既以真奇皇后無子不為立主今所當立者

明宗母耶文宗母耶對曰真奇皇后在武宗朝已膺寶冊則文明二母皆

妾今以無子之故不得立主而以妾母為正是為臣而廢其先君之母為

子而私尊其先父之妾豈可復蹈慕容暉之失乎集賢學士陳顥素疾魯

唐太宗亦二后  
不若先帝  
而法唐矣  
宋

唐乃曰唐太宗冊曹王明母為后亦二后也奚為不可曹曹曰堯母帝嘗庶妃堯未曾以配魯不法堯舜而法唐太宗耶眾服其議而伯顏亦是之遂以真奇皇后配武宗擢曹曹為御史

**鑑**乙亥至先元年正月帝將畋於柳林御史臺臣諫曰陛下春秋鼎盛宜思文皇付託之重致天下於隆平况今赤縣之民供給煩勞農務方興而馳騁

冰雪之地倘有銜戩之變奈宗廟社稷何遂止際車鈞心也言馬銜或斷車鈞心也出則必致傾敗

**鑑**六月唐其勢及其弟塔刺海謀不軌伏誅伯顏執皇后伯牙吾氏幽於別所初撒敦已卒撒敦與帖木兒之弟其子唐其勢代為左丞相伯顏為右丞相獨

用事唐其勢怒曰天下本我家天下也伯顏何人而位居吾上遂潛蓄異心與其從父蒼里答撒敦之弟謀援立所親或發其謀伯顏率先者帖木兒等

掩捕獲唐其勢與其弟塔刺海誅之○**鑑**秋七月伯顏弑皇后伯牙吾氏于開平民舍初唐其勢被擒攀折殿檻不肯出塔刺海走匿皇后座下后

蔽之以衣左右曳出斬之血漉后衣伯顏使人并執后后呼帝曰陛下救我帝曰汝兄弟為逆豈能相救耶乃遷后出宮尋醜之於開平民舍

**綱**十一月詔罷科舉目時罷科舉詔已書而未用壘參政許有壬力爭之伯顏怒曰汝風臺臣言徹里帖木兒耶有壬曰太師擢徹里帖木兒在中

書御史三十人不敢太師而聽有壬豈有壬權重於太師耶伯顏意稍解有壬乃曰科舉若罷天下才人執望伯顏曰舉子多以賊敗有壬曰科舉

未行時臺中賦罰無筭豈盡出於舉子伯顏曰舉子中可任用者唯參政爾有壬曰若張夢臣馬伯庸董皆可任大事如歐陽玄之文章亦豈易及

伯顏曰科舉雖罷士之欲求美衣食者自能向學有壬曰為士者初不事衣食伯顏曰科舉選人實妨選法有壬曰今通事知印乃白身補官受宣

者甚多而科舉一歲僅三十餘人科舉於選法果相妨乎不也伯顏心然其言而議已定不可中輟乃温言慰解之翼日宣詔特令有壬為班首以

臺臣伯庸皆可任大  
歐陽玄文  
章豈易及  
為士不事  
衣食  
特令有壬  
為班首

其言而議已定不可中輟乃温言慰解之翼日宣詔特令有壬為班首以

折辱之有士懼禍不敢辭治書侍御史溥化請有士曰參政可謂過橋折

參政過橋 折辱

橋矣有士以為大恥移疾不出  
順帝當為 而不為

**周靜軒**曰嗚呼順帝是舉誠乖國體矣欲得實才莫過科舉今既罷之

下之不亂 其可得哉

**鑑**丙子至元春正月宿松縣地震山裂

**鑑**五月黃河復故道

**鑑**南陽鄧州大霖雨自是月乙卯至六月甲申湍河白河大溢水為災

**鑑**秦州山崩

**鑑**江浙自春至于八月不雨民大饑

**鑑**十二月江州諸縣饑總管王天中貸富人粟以賑貧民而免富人雜徭

以為息約年豐以本還之民不病饑

**鑑**丁丑至元春正月婺州路總管府以金童儒士金履祥所著論語要

考證來上命刊行之其門人東陽許謙序之曰聖賢之心盡在四書四書

之義備於朱子願其立言辭約意廣讀者咸得其粗而不能悉究其義或

以一偏之致自異而初不知未離其範圍世之詆訾實亂務為新奇者其

弊正在此耳此金先生考證之所由作也始余三四讀自以為瞭然已而

不能無惑久若有得愈久而所得愈深童而習之白首不知其要領者何

限其可以易心求之哉按錄祥字吉甫號仁山諡文安所著有

**綱**二月定服色器皿輿馬之制時服飾上下無別帝初禁民間服麒麟

**制**鸞鳳白兔靈芝雙角五爪龍八龍九龍萬壽字赭黃等服至是復詔定其

制

**鑑**夏四月有星孛于王良至七月没于貫索

**鑑**五月民間訛言朝廷拘刷童男童女一時嫁娶殆盡

**鑑**丁卯彗星見於東北大如天船星色白約長尺餘彗指西南至八月庚

午凡六十四日自昴至房歷十五宿而滅

**鑑**六月大霖雨自辛巳至癸巳不止京師河南北水溢没人廬全異眾

聖賢之心 反在四書 四書之義 務以朱子

考證之

牙服色器 血輿馬之 制

秋七月河南武陟縣禾將熟有蝗自東來縣尹張寬仰天祝曰寧殺縣尹毋傷百姓俄有黑鷹群飛啄食之

八月壬午京師地大震至丁亥方止所損人民甚眾○河南地震

馬三后五  
亦之在和

冬十月金華處士許謙卒初謙聞仁山金履祥講道蘭江上委已而學焉履祥曰士之為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鹽既加則酸醎頗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於子耶謙聞之惕然履祥嘗告

吾儒理一  
而分殊

之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謙由是致其辯於分之殊要其歸於理之一又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謙由是事事求

為孝功无  
問斷

夫中者而用之履祥既歿謙益肆充闡多所自得自謂吾非有大過人惟為學之功無間斷耳平生制行甚嚴而所以應世者不膠於古不流於俗

當世  
人亦知

介而不矯通而不隨身在草萊而心存當世屏迹入華山中四方之士皆不遠千里而從之其教人以五性人倫為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為先

以爲己為立心之要  
此義利之所由分也

以爲己為立心之要以分辯義利為處事之制獨不教人以科舉之文曰此義利之所由分也至誠諄悉內外雖盡嘗曰己或有知使人亦知之豈不快哉或有所問難而辭不能自達則為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所惑討

論講貫終日無倦聞者方傾耳聽受而其出愈真切愾者作之銳者抑之

向者開之放者約之為學者師重四十年隨其才分咸有所得達官富人

士以不及  
門為耻  
白雲先生

之子望聞而驕氣自消四方之士以不及門為恥及卒門人以義制服者若干人題其墓曰白雲先生所著有讀西書叢說二十卷詩也

物鈔八卷讀書傳義說六卷觀史治忽幾微若干卷皆行于世

胡一桂皆以講明秦明履祥潛心篤志不求聞達朝野交薦力辭不起則道學見重於時云

黃義烏曰  
聖賢不作師道久廢

聖賢不作師道久廢逮二程子始倡聖學以淑諸人朱子又得朱公朱子之傳於其高第文肅黃公幹而文憲黃公栢於文定則師友之文安金公履祥又學於文憲而及登文定之門者也三先生皆

許謙一代  
真儒

元貞行三十一九六

許公克任  
承傳之

人學者推原統緒必以三先生為朱子之適傳文懿許公出於二先生之鄉而克任其承傳之重三先生之學卒以大顯于世然則程子之道得朱子而後明朱子之大至於許公而益尊文懿許公之功大矣

南胡曰

魯齋仕與而節行頗玷白雲不仕而儒學有光愚謂前許不如後許亦非濶論也

監自七月至十一月太白屢經天

太白少陰之星以巳未為界不得經天而行經天為不臣兵起也 太白上公大將軍之象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過午為經天謂晝見于上也

監戊寅四年春正月奉聖州地震

四年○四月京師大雨紅沙晝晦

帝如上都暮至八里塘雨雹大如拳其狀有小兒環珞獅象龜卵之形

監六月信州路靈山震○邵武路大雨水入城郭平地深二丈

監七月鞏昌府山崩壓死人民

監丙子地震京師日二三次至乙酉乃止○十二月太白屢經天

監己卯五年夏四月加封孝女曹娥為慧感靈聖昭順純懿夫人

上虞人父疇能絃歌為巫祝漢安初端午日於縣江游迎神溺死不得屍緣緣十四乃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其後縣長

禮部以

六月汀州大水平地深三丈餘浸民廬舍八百家壞民田二百頃戶賑

鈔半錠死者一錠○七月常州宜興山水溢勢高一丈壞民廬舍○自是

月至九月太白屢經天

監十二月瑞州新昌雨水水至明年二月始解○伯顏搆陷郟王奏賜

死帝未允輒傳旨行刑復奏貶宣讓威順二王不待旨而行刑帝益忿之

監庚辰六年春二月貶伯顏為河南省左丞相初伯顏既誅唐其勢獨秉

國鈞顯權自恣其從子脫脫深憂之私請於父馬札兒台曰伯父驕縱已

甚萬一天子震怒則吾族赤矣曷若於未敗圖之其父亦以為然復懷疑

久未決質之於其師晁直方直方曰傳有云大義滅親大夫但知忠於國

耳餘復何顧焉一日見帝果間自陳忘家徇國之意伯顏

擅貶宣讓威順二王帝不勝其忿決意逐之至是伯顏請帝出獵脫脫與

脫脫圖伯顏

大夫知忠於國

脫脫自陳忘家徇國之意

伯顏請帝

出微

世傑班阿魯合謀以所掌兵及宿衛士拒伯顏拘京城門鑰其夜奉帝御  
王德殿召楊瑀范匯八草詔數伯顏罪狀賁赴柳林黜為河南行省左丞  
相伯顏請乞陛辭不許遂行○監已酉有星孛于房星大色白狀如粉絮  
尾跡約長五寸餘彗指東南漸向西北行凡三十二日而滅

監詔徙伯顏於南恩州陽春縣安置伯顏行至龍興路驛舍而死

監六月撤文宗廟主詔云文宗謀為不軌徙太皇太后之於東安州安  
置放太子燕帖古思於高麗殺諸途監察御史言燕帖古思不宜放逐不

聽愚按文宗以私憾不為奉定立廟蓋豈知其身死乃有不止其願主者○監秦州成紀縣山崩地折

監十二月虜士果萊卒血方萊不仕居深廬山中  
史以著述為務善論文嘗云作文如用兵兵有正有奇正者法度如部伍

分明是也奇者不為法度所縛千變萬化坐作擊刺一時俱起及其欲止  
部伍各還其隊元不亂聞者服之黃潛柳貴咸深重之萊年四十四而

長來善論  
兵  
作文如用

卒門人私謚之曰淵穎先生

丁南湖曰元人之才其以二異為重乎史氏書登卒稱學士幾其仕也  
顯於萊無乃以其仕耶

綱十二月詔復行科舉自時科舉既輟翰林學士承旨嶮巖從容言曰古

昔取人才以濟世用必由科舉何可廢也帝采其論詔書行之

監辛巳在正春正月以脫脫為右丞相錄軍國重事脫脫馬札兒口之長

子也幼岐嶷岐嶷者俊異也異常及就學請於其師吳直方曰使脫脫終日讀

書不若日記嘉言善行服之終身也初憂其伯父伯顏之敗竟黜之至是

悉更伯顏所行復科舉取士復行太廟四時祭雪郊王之寬召還軍或

順二王開馬禁臧鹽額蠲負逋開經筵中外翕然稱賢相

監三月奎章閣學士嶮巖侍經筵勸帝務學帝欲觀古名畫嶮巖取郭忠

恕比干圖以進因言紂不聽諫遂亡其國帝一日閱宋徽宗畫稱善嶮巖

復

敗才以濟  
世用

日記嘉言  
善行

中外翕然  
稱賢相

卒

取比于圖  
以進

徽宗唯  
事不能  
人主貴能  
可君

進曰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何一事對曰獨不能為君耳其身辰國破皆由不能為君所致凡為人主貴能為君他非所尚也

元慶慶謂順帝曰宋徽宗多能獨不能為君非德多能也

未曰宋仁宗百非不會只會做官家夫惟急所當務而不屑所不必務此明君所以無為而治也不然堯舜之智而不徧物豈君子而實多能乎哉

夏四月戊寅彰德有赤風自西北起晝晦如夜○**鑑**八月右丞相有壬

進講明仁殿帝悅賜酒宣文閣中仍賜貂裘金織文幣

壬午至正春正月開京師金口河深五丈廣一十五丈後夫一十萬

**鑑**四月冀寧地震聲鳴如雷裂地尺餘民居皆傾○七月惠州羅浮山崩

癸未至正春三月詔脩遼金宋三史○初世祖立國史院首命王鶚修

遼金三史宋亡文命史臣通修三史延祐天曆之間屢詔修之以義例未定

竟不能成至是命脫脫為都總裁鐵木兒塔識張起巖歐陽玄呂思誠揭

傒斯為總裁官修之一時士論非不知宋為正統然終以元承金金承遼

之故疑之各持論不決詔遼金宋各為史發凡舉例論贊表奏多委屬筆

焉

**丁南湖曰**宋遼金三史其猶陳壽之三國志乎三志多不尊漢三史不

為世紀而遼金為載紀則亦可耳奈何元之史臣多遼金舊人乃致三

史如南止諸朝之格予為馬末悲之幸戊 皇明續綱目尊夏廉夷闡

揚正統而三史之曲見 改焉春秋之直筆矣

河南自四月至六月霖雨不止○**鑑**十月戊戌帝將祀南郊告祭大廟

至寧宗室問曰朕寧宗兄也當拜否太常博士劉聞對曰春秋時魯公

弟也僖公兄也閔公先為君宗廟之祭未聞僖公不拜陛下當拜帝乃拜

**鑑**十一月翰林侍講學士揭傒斯卒斯字曼碩潯少貧讀書刻苦延祐

初程鉅木與盧摯列薦于朝授翰林編修文宗時閣中有咨訪必稱旨中

書每奏用儒臣必問曰其才何如揭曼碩嘗進太平政要策以示臺臣曰

此朕授經郎揭曼碩所進其見敬禮如此是年春致仕南還命丞相脫脫

其才何如  
揭曼碩  
進太平政  
要策

政治諸才  
萬先

諭留之後斯曰使一得之獻見用而天下蒙其利雖死此何恨不然何益  
之有脫脫問治治何先曰儲材為先養之於譽望未隆之時用之於周密  
庶務之後可也請燕行新舊錢以救鈔法之弊時不能從詔修宋遼金三  
史朝夕不敢休因得寒疾卒追封豫章郡公

立朝忠於  
萬士

梁臨江曰捐久平生清儉至老不易立朝雖居散地而意於萬士聞人  
地不產金而歲課增至四十九兩民死徙且盡里役代償多破產僕斯  
善備善行草朝廷大典冊及元勳茂德碑誌多其所撰于法亦以文李  
名云

徵處士杜  
本不至

綱十二月徵清江處士杜本不至目本在武宋時嘗被召至京師即歸隱  
武夷山中文宗聞其名徵之不起至是脫脫薦之召為翰林待制兼國史  
院編脩官使者趣至杭州稱疾固辭既又徵處士完者圖執禮哈郎重立  
李孝光張樞樞辭不至詔以完者圖執禮哈郎為翰林待制立脩撰孝光  
著作郎或疑其太優右丞相鐵木兒塔識曰隱士無求于朝廷朝廷有求

有求  
于隱士

于隱士區區名爵何足吝惜識者誦之按元史隱逸傳若杜瑛遺執  
上行省救荒策答丞  
相書則其首選云

獨此差強  
人意

周靜軒曰書不至何美杜本也杜本累身亂倫易為美之蓋杜本躬逢  
有其勢者焉或以為譏則過矣順帝紛紛制作獨此差強人意書之所  
以不沒其善也

綱甲申四年春正月詔定守令黜陟之法○五月右丞相脫脫辭職不

許章十七上乃許之封為鄭王賜金印脫脫辭不受○綱十月令人入粟

補官○備賑濟也有匿奸罪而輸粟得七品雜流者為怨家所告有司議

輸粟例無有過不與之文中書右司郎中成連以為賣官鬻爵已非令典

况又賣與奸淫之人其何以為治必奪其敕還其粟者為令乃可從之時

有議賊吏遭喪不許歸葬須竟其獄者連曰惡人固可怒然與人倫孰重

國家以孝理天下宜失罪人不可使天下有無親之吏議遂寢

國家以  
理天下

綱靜軒曰爵者國之公器非可賣也而賣之粟者民之命脉非可入也  
而入之於以見用度奢侈後之患為何如哉順帝費出無經國



用日謂乃區區令入民間之聚以補朝廷之官其謀亦陋矣故書識之

**綱**乙酉夏五月翰林學士承旨巖巖卒**目**初巖巖知經筵隨事規諫

嘗謂人曰天下事宰相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

筵言之備位經筵得言人所不敢言於天子之前志願足矣故於時政得

失有當匡救者未嘗緘默至是卒

巖字子山東里人幼肄業國學正心宿衛風神疑遠制行峻潔望而知為貴介公子其遇事英發敏辯論辨法

**周靜軒曰**直道匡君每事諷諫畧無避諱此誠元室之良臣也故

**綱**冬十月遣使宣撫巡行天下**目**時諸道奉使者皆與臺諫交相揜蔽惟

巡京畿道西臺中丞定定集賢待講學士蘓天爵糾舉無所避凡與車者

七百八十三事糾劾九百四十三人都人稱天爵為包拯天爵亦竟以忤

時相罷去

**綱**丙戌春二月山東地震七日乃止**目**三月盜扼李開務之開河

經筵得言人所不敢言  
法家拂士所能過  
片紙不啻金玉  
直道  
匡君  
運使巡行天下  
都人稱為包拯

劫商旅船兩淮運使宋文瓚言舟楫開會河千有餘里歲運米至京者五  
百萬石今騎賊不過四十餘人劫船三百艘而無能捕之者恐運道阻塞  
乞選能臣率壯勇千騎捕之不聽

**鑑**九月邵武地震有聲如鼓至夜復鳴

**綱**丁亥春正月大寒而風朝官仆者數人**目**二月山東地震壞城

郭棣州有聲如雷**目**六月以右丞相別兒怯不花之譖詔免太師馬札

兒台安置西寧州其子脫脫請與父偕從之

**綱**七月以朱公遷為金華郡學正初公遷以遺逸徵至京師授翰林直學

士每勸帝親賢遠佞抑豪強省冗費修德郵民庶天意可回民志可定不

然忘國家之憂近在旦夕帝嘉納之當國者惡其切直不能容公遷亦知

世之不可有為力辭不許章七上乃出為金華郡學正公遷於經傳子史

百氏之書禮樂律曆制度名物之數無不通貫而悉究之用力於聖賢之

學

以朱公遷為金華正

地震如鼓

公選言於  
道也

道德文章  
卓然名世

明道得  
法

道以正心誠意為學真知實踐為功天性仁孝勤於著述剖析經傳極其  
 精緻而又善於訓迪其言温煦諄諄不倦故所至無賢不肖皆樂從隨其  
 才質之昏明大小咸有所得從者嘗數百人翰林侍講學士黃潛最少許  
 可一見公遷特加敬愛焉公遷字克升父梧崗翁聞同郡準軒吳中行字  
 雅樂人得聞朱子門人黃榦之學於廣信饒書字仲元號雙峯先生往準軒學焉於是  
 大肆力於學道德文章卓然名世公遷之季得之家庭所著有朱子詩傳  
 六卷行于世

王松鳩曰按先生所序詩傳疏義云說詩之難久矣自孔子說孟民懿  
詒詳於詩則病甚繼之者說愈久而意愈空遠遠乎于四百年至明道  
先生說雄雉兩章得孔子說詩之法又數十年得朱子而詩焉蓋詩主  
味歌與文體不同辭若重復而意貫相承也意則委蛇而辭若其侶也  
是則說詩者之難也朱子取法孔子又取法於孟子又取法於程子少  
以虛辭助字發之而其脉絡皎然自明三百篇可以讀矣然虛辭助字  
之間似輕而重似泛而切苟有幽齋感裂之心焉未必不以易而視之  
也是則讀傳者又當知其難也諸家自立異者不論惟輔氏羽翼傳說  
條理通暢甚有標焉而多冗長不修亦時時有扣扉者且或傳之約

公選詞析  
伊文之義

序四書約  
說

掃雲羅而  
仰書天

朱又替上  
言成將非  
人

花

者功之俱約微者與之俱微猶若未能盡也小子嘗讀清未向足與言  
 問因輔氏說而擴充之剖析傳文以達經旨而於未發者必究其蘊已  
 發者不委其辭庶幾乎微顯闡幽之意而因傳求經不難也抑嘗從事  
 於斯矣持其無敢慢之心堅其欲自涸之志語助之聲隨而為之上下  
 也立言之趣從與之周旋也優游厭飲積日累月乃若有契焉此  
 不敏之資困窮之方未敢以為是也夫惟以意逆志者必有大過於斯  
 其序四書約說云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詳說之餘能反說約  
 則舉其槩而無不盡矣下朱子序大孝則曰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  
 也序中庸則曰子思子憂道之失其傳而作也二書之約如此而論  
 說云手其歸趨而不言之也雖然詳說有毫釐之差則約說有千里之謬詳  
 於講求也哉矣今觀先生詳說義使經傳之旨若掃雲羅而仰青天  
 關素蕪而由大路學者向其幸哉

十一月沿江盜起剽掠無忌有司莫能禁宋文瓚上言江陰通泰江海  
 之門戶而鎮江真州次之國初設萬戶府以鎮其地今成將非人致使盜  
 艦往來無常集慶村將山賊僅三十六人官軍萬數不能進討反為所敗  
 後竟假手鹽徒雖能成功豈不貽笑宜亟選智勇以任兵柄以圖後功不  
 然東南五省租稅之地恐非國家之有不報

一問五有  
二頁五三九

十二月命選臺閣名臣二十六人出為郡守縣令以連年水旱民多失業故也

戊子八年春三月命脫脫為太傅○五月大霖雨京城崩廣西山崩

水湧灘江溢平地水深二丈屋宇人畜漂沒甚眾

○十月台州方珍作亂聚眾海上命江浙參政孫克瑄討之

○十一月翰林學士致仕虞集卒集字伯生宋丞相允文五世孫也嘗議

學校曰今天下學官以資格授強加之諸生之上而欲望師道之立可乎

為今之計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修者身師尊之庶可以觀感而化矣其

考進士試則語同列曰五經傳註各有主意將以一道德同風俗非欲使

學老專門擅禁如近代五經學究之固陋也試藝之文推其高者取之不

必先有主意若主意先定則求賢之心狹而差自此始矣其論海運糧曰

東兩運糧實竭民力今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瀕青齊舊章

之場也而海潮日至淤為沃壤宜用湖人之法築池捍水為田聽富民欲

試文不必  
先有主意

官者合其象分以地官定其畔以萬夫畊命為萬夫長以千夫畊命為千

夫長三年而征其稅如是則東南民數萬可以衛京師可以防島夷可以

省海運矣時異議者多事竟寢集學博洽而究極本原其經綸之妙一寓

於文頗有宋慶曆乾厚風列素孝友弟樂早卒教育其孤無異包子早歲

與弟樂楷書舍為二室左室畫兩淵明詩於壁題曰陶菴右室畫邵堯夫

詩於壁題曰邵庵故稱集為邵庵先生字仲弘弟樂楷字仲弘以進士授永豐

丞遷湘鄉州湘鄉州今為長沙府判官有薦能少時讀柳子厚非國語曰國語誠

可非也而柳子之說亦非也於是著非國語

○十二月寧國府推官楊載卒字仲弘以大臣薦為翰林編脩遷寧國

府推官載之文章一以氣為主自成一家人言而於詩尤有法嘗語學者曰

詩當取裁於楚漢而音節以唐人為宗范楊虞猶俱為一代文章巨擘而

載之詩變宋末陋習尤居范楊虞指之先者也

經綸之妙  
寓於文  
有宋慶曆  
乾厚風烈

慶曆者非  
非國語

文章以氣  
為主

自成一家人  
言

一代文章  
巨擘

截居范楊

皇子

己丑至正九年夏四月襄陽軍子暴長曰襄陽民張氏婦生男甫周歲暴長及

四尺許容貌異常嗜腹擁腫見人嬉笑如俗所畫布袋和尚云

周靜軒曰

暴長何反常道也綱目書山崩河決日食地震春旱冬雷者亦甚焉夫以周歲之兒尚在

襁褓安能暴長之若是耶

太平之治

冬十月命皇子愛猷識理達臘習漢人文字曰皇子愛猷識理達臘入

端本堂肄業以李好文為諭德好文取經史集有關治體者為書曰端本

不推致

堂經史要義又取古史自三皇迄金宋國祚久遠治亂興廢為書曰大寶

錄前代帝王善惡當法戒者為書曰太寶龜鑑以進復上書曰殿下以臣

所進諸書參之真觀政要大學衍義等篇推而行之則太平之治不難致

矣他日皇子坐清寧殿分布長席列坐高麗西番僧曰李好文先生教我

儒書多年尚不曉其意今聽佛法一夜即曉由是愈崇尚佛學

嘉慶庚寅至正春正月隕石棣州色黑中微有金星先有聲自西北來至州

二十里而隕○二月奉化州山石裂

六月壬子有星大如月入北斗震聲如雷

十一月二星隕于耀州化為石如斧形削之有屑擊之有聲

辛卯至正二月徵建寧處士彭炳為端本堂說書不至

四月詔修河防左遷工部尚書成遵為河間鹽運使以賈魯為總治河

防使初黃河決脫脫集群臣廷議言人人殊惟漕運使賈魯以為必塞

北河疏南河使復故道後不大興害不能已于是遵成遵與大司農承魯

行視河議其疏塞之方以問遵等自濟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量

地之高下測岸以究水之深淺博采輿論以謂河之故道斷不可復且曰

山東連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眾于此地恐他日之憂又有重于河患

者特脫脫先入魯言及聞遵等議怒曰汝謂民將反耶自辰至酉論辨終

莫能決明日執政謂遵曰修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公勿言

冕

召開黃河故道

卷之四十五

卷之四十五

既可斷設  
不可不

多幸為兩河之議連曰脫可斷議不可易遂出蓮河間益運使詔開黃河  
改道命書以工部尚書充河防使發河南北兵民十七萬自黃陵岡南達  
白茅放于黃回哈只等口又有黃陵西至陽青村凡二百八十里有奇與  
工凡五閱月諸埽堤成河復舊道授書集賢大學士賜脫世襲谷刺  
罕之號其餘遷資有差先是河南北董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  
反及魯治河果於黃陵崗得石人一隻眼而汝穎之兵起矣

宋潛溪曰

議者往往謂天下之亂皆由賈魯治河之役勞民動衆之所  
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使魯不與  
是後天下之亂詎無從而起乎  
致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紀綱廢弛風俗偷薄其致亂之階

亂劉福通作

五月穎川屬鳳陽府妖人劉福通作亂以紅巾為號陷穎川是時英丁夫開  
樂城屬定州人韓山童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眾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  
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福通等詭言山童當為中國主欲  
同起兵尋覺縣官捕之急遣南還及山童就擒其妻佛氏及子韓林兒逃

之武安武安軍名今  
長沙府是

六月劉福通據朱皐攻破羅山真陽鶴山遂犯輝陽葉縣等處朱皐本

陽府魯山縣有平阜城未知是否羅山真陽鶴山俱縣名屬  
汝寧府真陽縣今省入息州○輝陽葉縣俱縣名屬南陽府

發軍一千從直沽至通州疏濬河道直沽在順天府武清縣東南衛河  
白河丁字沽分派于此入于海

秋七月李羅帖木兒討方谷珍敗績命大司徒達識帖睦爾招降之授  
谷珍兄弟官有差

丘瓊山曰

谷珍當天無事之時一旦敢為亂首以為天下先為元人  
以罪而又授之以官是以賞善之具勸惡也由是群不逞之徒相效故  
相誘脇所在蜂起而元因之亡矣

八月蕭縣屬徐州李士老彭趙君用及攻陷徐州李士號芝麻李亦以燒

香聚眾而起○屬新州羅田縣人徐真一名壽輝麻城人鄒普勝等以妖

術聚眾反亦以紅巾為號  
劉福通陷汝州府及息州光州眾至十萬

徐壽輝陷新水縣及黃州以蕲水為都國號天完僭稱帝

十月饒信等路雨忝信州及邵武雨忝饒州建寧雨黑子大如黍粒

德州雨忝民多取而食之

周靜軒曰黍稷稻粱皆地之所產非天之所得有者今饒信等路雨忝則是在陰陽反常其變大矣是時盜賊橫行攻陷城邑朝無善政民無寧居半氣致異必然之理也此皆未嘗有之事今既有之所以為異耳噫天賦夷德胡運將傾固無足惜者獨當時之民為可惜也

十一月有星孛于西方○十二月太白屢經天

壬辰春正月中書省臣言河南陝西腹裏諸路供給繁重調兵

討賊正當春首耕作之時恐農民不能安於田畝守令有失勸課宜委通曉農事官員分道巡視督勸守令親詣鄉都省諭農民依時播種務要人盡其力地盡其利其有曾經盜賊水旱等虜貧民不能自備牛種者所在有司給之仍令總兵官禁止屯駐軍馬毋得踏踐以致農事廢弛從之

遺官論  
糴種

徐壽輝遣其將丁普朗等陷漢陽興國諸郡威順王及平章政事和尚等棄城走又攻沔陽推官俞述祖戰敗被執不屈壽輝怒支解之又陷安陸知府丑驢戰敗死之

二月徐壽輝兵陷江州總管李輔死之

李輔守江州

皆朝職時江南寇起輔出守江州初賊既陷武昌舳艫蔽江而下輔治城壕修器械募丁壯分守要害且上攻守之策于行省請兵屯江北以扼賊衝不報輔嘆曰吾不知死所矣賊渡江威順王走李羅帖木兒在江上亦遁輔孤立賊猝至輔自出戰身先士卒大呼陷陣也孫帖木兒繼至賊大敗輔謂其下曰賊不利於陸必由水攻乃設七星椿於沿岸水中賊舟因風鼓譟而進舟遇椿不得動乃率將士奮擊射以火箭賊多焚溺死行省上輔功詔以為行省參政江州南康等路軍民都總管便宜行事既而賊大至諸路守臣皆棄城遁輔守孤城以無援而城陷與賊巷戰知力不敵揮

李輔守城  
死節

劔叱之曰殺我母殺百姓賊自巷皆來刺黼墜馬與從子秉昭俱罵賊而死黼死事聞詔贈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左丞相追封龍西郡公謚忠文又立廟江州賜額曰崇烈官其子秉方集賢待制黼兄見居頴亦死于賊秉昭見 按黼為尚書守中之子守中性謀急好酒黼百承順若之子也 守中不悅則跪而自訟旦夕不怠然則其忠本于孝美

**徐壽輝**兵遂陷南康路分兵陷岳州房州又陷歸州○命德住為河南右丞守東明時德住致仕家居聞命馳至東明浚城隍嚴備禦賊不敢犯

三月詔省臺官兼用南人○自世祖以後臺省之職南人斥不用至是始復舊制詔南人有才學者並許用之

**徐壽輝**兵陷袁瑞饒信徽等州

**台州路達**魯花赤秦不華與方谷珍戰于澄江死之秦不華字謙善伯州錄事因家于台家貧好讀書年十七江浙鄉試 時谷珍作亂以秦不 第一廷試賜進士及第授集賢修撰拜南臺御史 花為台州達魯花赤招降之谷珍復入海叛秦不花自分以死報國發兵死苗巖之澄江遣義士王大用抵谷珍示約信使之來歸谷珍疑拘大用

名連魯  
死志官

省臺官兼用南人

自分以死報國

國 國 國

不遣以小舸二百突海門入州港犯馬鞍諸山秦不花語眾曰吾以諸生登顯要誠慮負所學今守海隅賊統就招復為亂若軍助我擊之克則眾之功也不克死以報國耳谷珍所親陳仲達言其可降狀秦不花率將眾潮而前將與谷珍遇呼仲達問之仲達目動氣索秦不花覺其心異手斬之即薄賊船射死五人賊躍入船復斫死二人賊舉槳以刺輒斫之賊群至欲抱持過谷珍船秦不花瞑目叱之脫起奪賊刀又殺二人賊擿槳刺之中頸死猶立而不仆投其屍海中年四詔贈江浙行省平章封魏國公謚忠介立廟台州賜額曰崇節

**梁臨江**曰秦不華尚氣節不隨俗浮沉丞相太平被劾去獨餞之都門時相所擯斥外木平止之曰恐累公乃曰士為知己死寧避禍耶後雖為人莫不趨之

**隴西地震**百餘日不止○**鑑**會州公廨中墻崩獲弩五百餘張長者丈餘短者九尺人莫能挽

國 國 國 國

眾

安置瀛國公之子和尚趙完普及親屬于沙州從監察御史徹徹帖木兒等言河南諸屬群盜轉引亡宋故號以為口實故也

七月徐壽輝偽將項普略陷杭州路右丞相脫脫請親出師討之

八月命知樞密院事咬芽從脫脫征徐州脫脫將出師尚書家邁麻和謨等上言大臣天子之股肱中書庶政之根本不可以一日離乞詔留

大臣天子股肱中書庶政根本

賢相弼亮天工如此則內外有兼治之宜社稷有倚重之寄不報起亟攻之賊不能支城破芝麻李遁去遂屠其城詔加脫脫為太師班師還

周靜軒曰王者之師弔民伐罪而已非若盜賊殺掠屠戮之比也脫脫為右相統六軍既破逆賊撫定其民可也屠之果何義乎持其果書之以著

冬十月霍山崩日前三日山如雷鳴禽獸驚散隕石數里

十一月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星吉擊趙普勝戰于湖口兵敗死之

綱目褒忠義以辭功

周靜軒曰昔隋煬負不義之名故雖有致命效死之臣皆不得書今正綱目之去取如此一以孤逆賊之黨一以褒忠義之士皆所以垂世勸也

癸巳年春正月以哈麻為右丞先是脫脫西行也別兒怯不花為相以宿怨每欲中傷之類哈麻帝前營護得免而別兒怯不花又與太

平韓嘉訥禿蒲迭兒等十人結為兄弟及脫脫復相謫太平陝西出別兒怯不花般陽禿蒲迭兒為四川右丞誣以罪追至中途殺之而深德哈麻

因復召用至是遂拜右丞

李凡節

五月秦州張士誠白駒場亭民與弟兵起據高郵自稱誠王知府李齊

死之初士誠據高郵國號大周已而有詔赦之使至不得入賊給言請本知府來乃受命行省強齊往至則下齊于獄齊雖辯說百端而士誠本

無降意士誠呼齊使跪齊叱曰吾勝如鐵豈為賊屈士誠怒使曳倒槌碎



三魁皆不

其勝而高之時論大科三魁若李黼泰不華及齊皆不負所學六

起復余闕為淮東宣慰副使余都元帥府事分兵守安慶闕字廷心關

元統初登進士第授同知泗州事為政嚴明宿吏皆憚之為刑部主事以

不阿權貴棄官歸召修宋遼金三史入翰林為脩撰監察御史出為湖

廣省郎中莫徑蠻反右丞沙班當征而辭闕真言曰右丞當往沙班曰如

芻糧不足何闕曰公第往此不難闕下令趣芻糧三日而集沙班行闕丁

母憂歸至是盜兵大起乃起復命守安慶到官十日寇至却之集將吏議

屯田戰守計環境築堡寨選精甲外捍而田其中明日春夏大饑人相食

捐俸為粥以食之請之中書得鈔三萬錠以賑民

六月不雨至于秋八月京城大飢厲民九月朔日食

十一月哈麻及秃魯帖木兒等陰進西北僧于帝行房中運氣之術又

進西番僧善秘密法帝皆習之時帝在位久怠於政事荒于遊宴以官女

指俸為粥以賑民

內苑造龍

十六人按舞名為天魔舞首垂髮數綰戴象牙冠身披纓絡大紅銷金

長短裙襖各執加巴刺般之器及宮女十一人練槌髻勒帕常服或用唐

帽窄衫所奏樂用龍笛頭管小鼓箏琵琶笙胡琴響板每宮中讚佛則

按舞奏樂帝又於內苑造龍船首尾長一百二十尺廣二十尺上有五殿

龍身并殿宇俱五采金裝自於後宮海子內遊戲船行則龍首眼爪尾皆

動又自制宮漏約高六七尺為木櫃藏壺其中運水上下櫃上設西方三

聖殿櫃腰設玉女捧時刻籌時至輒浮水而上左右列二金甲神人一懸

鍾一懸鈺夜則神人自能按更而擊

周靜軒曰甚天驕侈之念未易克也盜賊縱橫已半天下而土木之工

四掠所在竊發此正焦心勞思講求致理之時豈宜高枕而肆宴安也

甲午至正十春正月朔汴梁城東汴河水皆成五采花草如繪畫三日

方解○翰林侍講學士致仕黃潛卒潛字晉卿婺州義烏人以進士累官至

元史卷三十九

元史卷三十九

十八

無所附

江浙儒學提舉年六十七告歸侍親以秘書少監致仕未幾召拜翰林直學士尋陞侍講告歸後追還京修宋遼金三史為總裁官後得請南還優游田里凡七年卒年八十一封江夏郡公諡文獻潘天資介特涖官清白月俸不給鬻產以佐其費升朝挺立無所附文辭謹嚴而精緻所著書有日損齋叢三十三卷義鳥志七卷筆記一卷

南胡曰宋濂王律二賢皆文憲公弟子也二賢稱公為命世大儒及其儒學特其一長耳故二賢以公與虞集相美斯等並傳而鋪張錫屬名狀最采蓋知師者莫若弟也孔子曰如有所吝必有所試此二賢尊師之

四月汾陽地震○○江西湖廣大饑民以疫厲死者無算

命江浙右丞阿兒溫沙參政貝寧普總兵討方谷珍先是帖里帖木兒與南臺侍御史左春納朱由泰旨招諭谷珍報言國珍已降乞立巡防千戶所朝廷授以五品流官令納其船散遣徒眾谷珍不從擁船一千三百

國國國

餘艘仍據海道阻絕糧運故御史甚歸罪二人而請更命討之

冬十月脫脫督諸軍擊張士誠至高郵連戰大捷分遣兵平六合賊勢大蹙中書右丞哈麻與脫脫有隙風監察御史袁賽因不花等劾奏脫脫出師三月略無寸功傾國家之財以為已用半朝廷之官以為已隨詔削奪脫脫官爵淮安安置

乙未在正十五年春正月大斡耳朵教授郎咄建言蒙古乃國家本族宜教之以禮而猶循本俗不行三年之喪又收繼庶母叔嬭兄嫂恐貽笑後世必宜改革繩之以禮不報新君立另設帳房極金碧之盛名為斡

五瓊山曰元主中回至是七十六年又十有四年元亡矣而胡倍之妻其繼母庶母伯叔母及嫂終元之世未嘗改也夫男女有別問中國淪於夷狄人類同於禽獸可欺也哉

二月劉福通寺迎韓林兒至立以為帝又號小明王建都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以其母楊氏為皇太后劉福通為平章

明太祖 初見

夏四月哈麻矯詔殺故中書右丞相脫脫于淮安哈麻遣人醉之

史臣曰脫脫儀狀俊偉器識宏遠功施社稷而不伐位極人臣而不驕

有安天下 救生民之 志

六月我太祖高皇帝起兵自和陽取江平路元自朔漠入主中國

傳世既久宴安失德四方割據稱雄者衆戰事無虛日兵亂歲饑民不聊生壬辰春太祖避兵濠城有安天下救生民之志乃收納英賢置之左

右遂起兵攻滁州下之明年文下和陽恩威日著豪傑歸心至是謀渡江取金陵患無舟楫而巢湖水寨軍帥俞通海等率眾萬餘船千艘來降太祖顧謂諸將曰吾事濟矣遂率徐達馮國用邵榮湯和季善長常遇春鄧愈耿君用毛廣廖永安引舟師東下首克牛渚磯遂進攻太平援之者儒陶安李習率父老出迎策因獻言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起攻城屠邑互相長雄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取快一時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

心明公率眾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

周德恭曰元德既衰天下鼎沸生民之塗炭極矣我太祖皇帝憫斯

之時也詎非天啓皇明誕膺景運與革之象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此蓋斯世斯民之人幸也人歸天與安足疑哉故綱目特書起兵則與兵起者異夫書取太平路則與攻陷者異矣臣故表而出之以為千古之羨也

江澤民罵賊而死

八月勸黃賊陷宣州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汪澤民死之澤民字叔

十二月帝以天下兵起下詔罪已大赦天下

詔濬大內河道命宦者楚先董其役先奏自十一年以來天下多事不

宜興作帝怒命往使高麗改命宦者谷失繼董之

丙申正十春正月倪文俊建偽都于漢陽迎徐壽輝居之

二月哈麻伏誅哈麻自以前所進西番僧為恥告其父曰我兄弟位居

詔濬大內河道

宰輔宜導人主以正今禿魯帖木兒專媚上以淫褻天下士大夫必譏笑我且上日趨於昏暗何以治天下皇太子年長聰明過人不若立以為帝奉上為太上皇其妹聞之歸告其夫禿魯帖木兒即以聞不敢言淫褻事但曰哈麻謂陛下年老故耳帝大驚曰我髮未白齒未落遽以為老耶并其弟雪雪杖殺之

守臣福壽死節

三月我大明兵取集慶路南臺御史大夫福壽死之先是我兵圍集慶福壽數督兵出戰兵力不能支城遂陷百司皆奔潰福壽乃獨據胡床坐鳳凰臺鳳凰臺故基在應天江寧縣治之南指麾左右或勸之去叱之曰吾為重臣城存則生城破則死尚安往哉遂死于兵諡忠我太祖入城召官吏耆老諭曰我來此為民除亂耳爾各安職業毋恐於是民大悅更相慶慰遂改集慶路為應天府分遣諸將收鎮江廣德皆下之

此即成湯伐夏之師我后后來其無罰此之謂也

屹然江睢保障

以余闕為淮南行省參知政事仍守安慶十五年大孰得糧三萬斛闕乃浚湟增障外環以人防深塹三重南引江水注之環植木為柵城上四面起飛樓表裡完固盜環布四外闕居其中屹然為江淮一保障池州賊趙葵攻城連戰三日敗去再至相距二十日又敗退去

李生黃瓜

是月有兩日相盪日者聚陽之宗人君之表天無二日聖人格言今兩日相盪則天下未定之象應莫明于此矣六月彭德李實如黃瓜先是童謠云李生黃瓜民皆無家

八月甲戌彗星見張宿色青白指西南長丈餘至十二月戊午始滅彗十月有星如火從東南流芒尾如曳簞墮地有聲火焰蓬勃久之乃息化為石青黑光瑩形如狗頭命藏于庫彗十一月河南陷

淮安城破元江東廉訪使褚不華死之初不華與副使劉申捍禦淮安申守韓信城勢相倚用不華復上章劾總兵逗撓罪狀總兵者去心檄申別將兵擊賊以困不華賊因掘塹圍淮安芻餉路絕元帥吳德秀運米

精忠大節  
比張巡

萬斛入河為賊所抄攻圍日急總兵者屯下邳按甲不出遣使十九輩告  
急皆不應城中饑者仆道上人即取啖之父子夫婦老稚更相食撤屋為  
薪力既盡城陷不華猶據西門力鬪中傷見執為賊所縛子伴哥亦死不  
華守淮安五年大小數十百戰精忠大節人比之張巡云

綱丁酉七年春三月我大明兵克常州徐達攻常州進薄城下張

士誠遣其弟士德以數萬眾來援達伏兵擒之士誠氣沮請獻犒犒軍之  
資以求和太祖復書數其開釁名兵之罪且許其歸我使臣將校即當

班師士誠得書不報復誘其新附義兵建請益兵圍之遂下其城  
綱夏五月大明兵取寧國等路守臣楊仲英開門請降百戶張文貴

殺其妻妾自刎而死尋遣諸將徇江陰徽州池州皆下之

龍聞魚清

綱六月有龍鬪于樂清江風大作所至有火光如毬死者萬餘人

綱八月我大明兵取揚州路張士誠降于元元以為大尉

九月天完將陳友諒龍殺倪文俊自來諒鴻陽漁人子嘗為縣吏不舉  
會壽輝文俊兵起慨然往從之遂為文俊簿書掾尋亦領兵為元帥及文  
俊專恣心不能平至是文俊謀殺壽輝不果奔黃州友諒因果擊龍殺之  
遂并其軍自稱平章

綱十月靖江路山崩地陷大水

文正卓卓  
名世

綱元翰林學士承旨歐陽玄卒字原功性度雍容含弘縝密虜已儉  
約若官廉平三任成均而為祭酒入翰林三拜承旨修實錄大典三史  
皆大制作凡制誥多出其手文章道德卓然名世以湖廣行省右丞致仕  
將歸帝復留之仍為承旨天下已亂卒京城寓舍年八十五封楚國公謚曰文

所著有圭齋集若干卷

發明

綱凡卒而善爵者所以因其賢而予之也善翰林承旨

綱戊戌在正十春正月陳友諒陷安慶元守將淮南行省右丞余闕死之

關守孤城六年寇來至城下輒敗去至是友諒合諸寇來攻群盜四面蟻

歐陽玄不  
負是哉

元正十

元正十

元正十

守臣建  
不屈  
將士額天  
求代

有古良將  
風烈  
忠國之心  
素定

高視鮑謝  
徐更

集外無一甲之援西門勢尤急關自當之徒步提戈為士卒先分麾下將  
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算而關亦被十餘創口中城陷火起  
關知不可為引刀自頸墮清水塘中妻耶律氏及子德生女福童皆赴井  
死同時死者守臣韓建一家被害建方卧疾罵賊不屈關號令嚴而信與  
下同其苦然稍有違令即斬以徇關嘗病不視事將士皆額天求以身代  
關聞強衣冠而出嘗戰而矢石交下士以盾蔽關必却之曰汝輩亦有命  
何蔽我為故人爭用命稍暇即注周易率諸生詣郡學會講立軍士門外  
以聽使知尊君親上之義有古良將風烈或挽關入朝以國步危感辭不  
往其忠國之心蓋素定也卒年五十六事聞贈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  
平章政事柱國追封幽國公謚忠烈關於五經皆有傳註為文淳古有氣  
詩尚江左高視鮑謝徐庾以下不論也初關既死賊義之求屍塘中具衣  
冠盛之西門外後我太祖高皇帝嘉關之忠詔立廟於忠節坊命有司歲

時致祭焉

此德初又詔祀於合肥故里

宋潛溪曰

獨守孤城六年小大二百餘戰必勝其所用兵者不過而不可奪也雖不幸城陷以死而其忠精之氣固自若也然關死於君而能使妻死於夫子死於父忠孝貞節萃於一門誠之晉卞壺文以過之矣於賦也其人慕也哉

周德恭曰

關既守安慶竭力捍禦不少怠忽雖郡兵寡弱亦不暇顧未二况夫妻父子同日盡義固非他人之比宜乎綱目書其全節與下侯等也士君子苟明此理則必不計利害而不明逆順擁兵自衛而不救君父美意

許松暉曰

青陽余先生元季舉進士歷官單要至正之亂以行省右丞守安慶戰守不遺餘力凡五年既而陳趙諸盜合攻城陷罵賊自到妻子女俱赴水死孤忠大節炳如日星至將卒從死者十餘人雖大義感人之深亦古今所未見也噫青陽忠義文章妻言語德行而愈烈豈可以成敗論哉

秦子凡曰

余忠烈之死節尚矣頃見有揚儀者乃曰余關之守安慶也其忠義固昭矣然昧春秋外夷之義忘危邦不入之訓許身太疎不能無可議者其視子路之死於孔悝殆庶幾與又有詩云千載結纓悲

忠精之氣  
自若  
忠孝貞節  
萃於一門  
余關公家  
全節舉下  
侯等

子路九原被髮愧夷吾蓋深詆其初仕元之非也因考元史本傳關字廷心唐九氏世家河西武威父少刺賊上官盧州遂為盧州人則公家世蓋由余之倫蒙古色目自為同類公慕華姓名中國耳當時元一統夷夏雖中原河洛之英奕代文明之胃皆辨髮而立其朝乃以此責公乎

三月宋毛貴破濟南路元河南行省右丞董搏霄與戰死之初搏霄從不蘭美接益都而濟南方告急乃提兵赴濟南大敗賊兵於城下詔陞淮南行樞密院副使兼山東宣慰使都元帥有嫉其功者譖於紐的該令依前往接益都搏霄屬老且病請以弟昂霄代領其眾詔授昂霄淮南行院判官未幾復命搏霄守河間之長廬搏霄以其北行且曰我去濟南必不可保至是濟南果陷昂霄遂入據之時搏霄方駐于南皮縣之魏家莊詔遣使拜為河南右丞甫拜命值昂霄至昂霄後為趙君用所殺而官廳猶未完諸將口賊至當如何搏霄曰當以死報國因拔劍督戰賊突前搏霄刺殺之無血惟見白氣衝天是日昂霄亦死

搏霄以死報國  
搏霄口氣衝天

史臣曰搏霄以儒生起家為能史曾天下大亂乃復以武功自奮其才畧有大過人者而當有用之不能盡其才惜哉

大同路夜黑氣蔽西方有聲如雷少頃東北方有雲如火交射中天遍

生火交射  
中天  
空中有兵  
戈之志

地俱見火空中有兵戈之聲○我大明兵取建德路

五月劉福通攻汴梁守將竹直棄城遁福通等入城乃自安豐迎其偽

主韓林兒居之以為都○山東地震天雨白毛

八月宋將關先生攻保定路不克遂陷元州掠大同興和塞外諸郡完

十二月關先生破頭濬寺陷上都焚宮闕留七日轉掠遼陽

我大明兵取婺州路守臣僧徒死之○改婺州路為寧越府命知府

王宗顯開郡學延儒士葉儀宋濂為五經師戴良為學士吳況徐原為訓

道時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之聲無不忻悅

張時泰曰智可以得天下乎曰不可力可以得天下乎曰不可然則孰可以得天下乎曰德焉而已何謂德曰不行一不義不殺一

延葉宋為五經師  
至是始聞絃誦之聲

元 高并所

張桓陳十

六者根本

四者征討

二條本中

江左號令

不辜是也。智者過之，而其智無所庸。力者過之，而其力無所措。伏惟我太祖皇帝，崇信義於兵戈未戢之日，講禮樂於天下未一之秋。仁以撫之，義以綏之，遣將而戒以勿殺，攻城而戒以勿屠。以天下之智為智，以天下之力為力，由是未至而民有後予之嘆，既至而民有相慶之欣。所向無前，以成破竹之勢者，惟德是已。夫豈智與力哉！千古君子論三代而下，以仁得天下者，當以我太祖皇帝為首稱。而漢高祖非所先矣。丁南湖曰：我太祖之聖武，其默契乎問之武成者耶？得安慶則首招，未幾諸將是與武商客。閩者同一尊賢之義。

己亥正月我大明兵取諸賢州即諸暨縣屬紹興府。○史元御史張楨

上疏陳十禍，輕大臣也，解權綱也，事安邊也，杜言路也，離人心也，濫刑獄

也。此六者為根本之禍也，不慎調度也，不資群策，不明賞罰也，不選將帥

也。此四者為征討之禍也。楨所言多剴切，其事安邊。太祖曰：先是太祖

遣使往慶元，招諭方谷珍。谷珍與其下謀曰：方今元運將終，蒙古並起，惟

江左號令嚴明，所向莫敵。今又東下婺州，恐不能與抗，况與我為敵者西

推誠如青  
天白日  
所需者文  
武材能

有張士誠，南有陳友定，莫若姑示順從，藉為聲援，以觀其變。遂遣使奉書幣，以溫台慶元三郡來獻。且以其次子闕為質。太祖曰：古者慮人不從，則為盟誓，盟誓變而為交質，皆由未能相信故也。今既誠信來歸，便當推誠相與。如青天白日，何自懷疑而以質子為哉？乃厚賜闕而遣之。谷珍既又以金玉飾馬鞍轡來獻。太祖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穀粟布帛，其他寶玩非所好也，悉却之。

夏四月，帝以天下多故，卻天壽節朝賀。○五月，山東河東河南關中

等處蝗飛蔽天，人馬不能行，所落溝壑盡平，民大饑。

六月，天完將陳友諒攻信州。元江東廉訪使伯顏不花的斤往救死之。

時鎮南王子大聖奴屯兵城中，伯顏不花的斤登城四顧，誓以破賊。自

許後數日，賊又來攻，遂分兵為三，出城奮擊，大破之。友諒弟友德植木柵

攻城益急，又遣使來說降。伯顏不花的斤曰：汝來誘我耶？我頭可斷，足不

頭可斷足  
不可移

九編

元史

卷



可移乃數其罪而斬之由是日夜屢戰糧竭矢盡而氣不衰賊穴地梯城  
晝夜攻之不息踰旬城遂陷伯顏不花的斤與部將皆戰死初伯顏不花  
的斤之赴援也入白其母鮮于氏曰兒全不得事母矣母曰爾為忠臣吾  
即何憾

伯顏可謂  
烈丈夫

**張時泰曰**伯顏不花的斤可謂烈丈夫矣觀其告母氏之言則知其死  
貧母子為孝子非傳所謂  
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與

**鑑**秋八月察罕帖木兒攻破汴梁城劉福通奉其偽宋主遁走安豐

**綱**九月我太祖兵取衢處州日初太祖克婺州置分中書省召儒士

許元葉瑄主胡翰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夢章葉果履張烙敬孫履皆會  
食省中曰令二人進講經史敷陳治道至是克處州又有薦青田劉基龍  
泉童濂麗水葉琛及宋濂者即遣使以書幣徵之至建康比入見甚喜賜  
坐從容與論經史及咨以時事濂見尊寵既而命有司即所居之西創禮

賢館處之時朱文忠守金華復薦王禕王天錫至皆用之太祖遣使  
徵宋濂劉

帝王大畧  
每出於此

**張時泰曰**仰觀太祖克婺州之日不逞他務首奉賢才以資治道帝王  
不徧愛人急親賢  
也我太祖有焉

**表了凡曰**宋亡矣其故臣仕於元者交於夷也孀婦從人也示將亡而  
惟審於和正順逆之分而已故許元葉瑄主之識所從違君子有深取  
焉

**綱**十一月元大有杜鵑所謂天下特治地一邱原節之語也見宋紀

**張時泰曰**昔者汴州將亂鵑聲聞于天津今者胡運將傾杜鵑至于大  
都然則國之興亡謂非其數可乎

**鑑**陳友諒以江州為都自稱漢王迎偽主徐壽輝居之○**鑑**遣使以御酒

龍衣賜張士誠徵海運糧自是士誠每歲運糧十萬餘石至京師

**丘瓊山曰**嗚呼民以食為天食乃生民之命國家所恃以為國者也方  
不通哀求于反賊僅得十萬石其後升斗不與焉譬則富室之城居  
者仰資郊外粟以自給而負郭之產無半畝焉一旦路梗而外粟不來

元大有  
杜鵑

元大有  
杜鵑

二十一

惟坐以待斃而已。嗚呼！後世謀人之國者，當承平無事之時，烏可不深思遠慮，以為先事之計哉？

**唐**子<sup>至正二年</sup>春正月丙辰，五色雲見。○**夏**五月，陳友諒弑其僞主徐壽輝，遂自稱帝國號漢，改元大義已，而回駐江州。

**六月**我大明兵取信州路。○**八月**命牽羅帖木兒守石嶺關以北。

**十一月**陽翟王阿魯輝帖木兒擁兵數十萬，將犯京畿。使來言曰：祖宗付汝以天下，汝已失其大半。若以國璽付我，當自為之。帝遣報曰：天命有在，汝欲為則為之。命知樞密院事亮堅帖木兒等將兵擊之，不克。軍士皆潰，亮堅帖木兒走上都。

**辛丑**<sup>至正二年</sup>秋八月，我太祖帥師伐漢，拔江州。漢主友諒走武昌。○先是，友諒引兵犯金陵，敗清奔還，尋遣其將張定遠陷安慶府。太祖乃下令諸將曰：陳友諒賊殺其主，僭稱大號，侵我太平，犯我建康。今文以兵

陷我安慶，觀其所為，不滅不已。爾等其厲士卒，以從徐達進。曰：師直為壯，今我直而彼曲，焉有不克？劉基曰：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時也。遂督諸帥率舟師，果風溯流而上，遂克安慶。長驅向江州，分舟師為兩翼夾擊。友諒大破之，友諒挈妻子夜奔武昌。既而友諒僞相胡廷瑞見江州已破，遣使詣軍中請降。太祖遂至龍興，建昌王溥、饒州吳宏、袁州歐普祥各率眾來見。寧州陳龍及吉安孫本立、雷萬中皆來降。乃改龍興路為洪都府。

**丁南**湖曰：師出無名，事故不成。項羽殺其主義帝，故漢高祖以討賊為名而致鄱陽之捷。

**我**大明兵取建昌及饒州路。

**十一月**黃河自平陸三門磧下至孟津五十餘里皆清。凡七日，命秘書

少監程徐記之。平陸縣名，屬平陽府。三門磧即底柱峯也，在平陽府平陸縣東南五十里。黃河中流，孟津即懷慶府之孟縣也。

**壬寅**<sup>至正二年</sup>春正月，我大明兵取江西諸路。時江西諸路皆為陳友

師直為壯  
取威制敵  
以成王業

咸王業在  
此時

黃河清

元史卷一百一十九

浙東三儒

諒所據王棉撰平江西頌上覽而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三儒者

二月乙酉彗星見於危宿光芒長丈餘色青白三月戊申以後不見星形惟有白氣壬子行過大陽前惟有星形無芒在昴宿至戊午凡三十四日始滅

下南湖曰

元末累年何其灾祥之雜見乎國家將興必有預祥故其露鼓諸異為胡虜而成臻

彗星見

四月丙子朔長星見其形如練長數十丈在虛危之間後四十餘日乃滅○五月察罕帖木兒自以兵圍益都田豐王仕誠復謀叛刺殺察罕帖木兒走入益都城初豐之降也察罕帖木兒推誠待之不疑數獨入其帳中及豐既謀變察罕帖木兒行觀營壘象以為不可往察罕帖木兒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左右請以力士從不許乃從輕騎十一人行至王信營爰至豐營為王士誠所刺計聞帝震悼詔贈推誠定遠宣忠

亮節功臣

封忠襄王謚獻武令河南山東等處立廟歲時致祭擗郭帖木兒既襲父職身率將士誓必復讎人心亦思自奮圍城益急賊悉力拒守乃以壯士穴地通道而入遂克之執其渠魁陳傑頭二百餘人獻闕下取田豐王士誠之心以祭父察罕帖木兒餘黨皆伏誅

忠義出於草澤之人

憂塵曰當元氏之季位顯官字厚祿者何限而據忠效義乃出於草澤

癸卯至正二年春正月明王珍僭稱帝建國號大夏改元天統○彗三月

彗星見東方經月乃滅

秋八月我太祖高皇帝與偽漢陳友諒大戰于鄱陽湖在饒州府鄱陽縣友

諒敗死其子理自立仍擣武昌師進圍之自初友諒忿其疆場日蹙乃作大艦空國而來以攻洪都兵戴竹盾禦矢石攻城城且壞守將朱文正趙德勝鄧愈督諸將死戰且戰且築城壞復完友諒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備

偉欬特立丈夫

案軍多矣

翻陽湖之捷

禦隨方應之已而德勝中流矢死內外阻絕文正乃遣使赴建康告急  
太祖親率諸將發舟師二十萬進次湖口友諒聞援兵至即解圍東出與  
我師遇鄱陽湖之康郎山徐達常遇春等諸將擊敗其前軍軍威大振明  
日諸將接戰至晡燔其水寨舟數百艘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其平章陳普  
略皆焚死辛卯復聯舟大戰自辰至午敵兵大敗友諒奮氣其將張定邊  
欲挾之退保鞋山為我師所扼不得出歛舟自守不敢戰是夕我舟渡淺  
泊于左蠡與友諒相持者三日友諒計窮自死突出將奔還武昌太祖  
麾諸將邀擊之舟聯比隨流而下自辰至酉友諒中流矢貫睛及顛而死  
其平章陳普以下悉以樓船軍馬來降定邊果夜以小舟載其屍及其子  
理徑趨武昌復立理為帝既而我太祖復進兵圍之

三代時雨之師

周德素曰友諒誠君之賊不思自治乃親帥逆徒圍我城邑此蓋敵加百倍此我師所以為三代時雨之師也既而小醜何支星奔瓦碎直趨敗死所以深賊之也嗚呼友諒恃其威武進圍洪都殊不知以逆攻順

赤氣千里

九月張士誠自稱吳王來請命不報遣使徵糧于士誠士誠不與  
十月山東赤氣千里

太祖功德日隆

羅帖木兒遣兵攻冀寧至石嶺關羅帖木兒大破走之  
甲辰至正十四年春正月我太祖建國號曰吳二月自將伐漢漢王陳理  
降湖廣江西悉平自徐達等以太祖功德日隆屢表勸進乃於是月  
朔即吳王位建百司官屬以李善長為右相國徐達為左相國常遇春俞  
通海為平章政事汪廣洋為右司郎中張昺為左司都事諭達等曰卿等  
為生民計推戴予然建國之初當先正紀綱元氏昏亂紀綱不立主荒臣  
專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致天下騷亂今將相大臣當鑒  
其失宜協心為治以成功業苟且因循取充位而已又曰禮法國之紀  
綱禮法立則人志定上下安建國之初此為先務爾等為吾輔相當守此

禮法國之紀綱禮法立則人志定

禮法立則人志定

禮法立則人志定

禮法立則人志定

允

尾國此為  
先務  
輔相當  
此道

道勿謹於始而忽於終也二月以武昌圍久不下乃親往視師督諸將擊之擒其元帥張必先既而遣其降將羅復仁入城諭陳理使降理遂帥其太尉張定邊詣軍門請降凡府庫儲蓄悉令理自取城中民多饑困命給粟賑之於是湖廣江西諸郡縣相繼皆降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鏤金林進太祖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以一林工巧若此其餘可知陳氏父子窮奢極欲焉得不亡侍臣曰未富而驕未貴而侈此所以取敗太祖曰既富豈可驕既貴豈可侈有驕侈之心雖富貴豈可保乎即命毀之○太祖既平陳理句容儒士戎簡入見語及陳氏之事簡曰主上向者敗陳氏于九江其眾既潰何不乘勝直抵武昌而乃引還今雖克之費亦多矣太祖曰汝儒者豈不聞覆巢之下寧有完卵乎况事有緩急兵貴權宜當陳氏兵敗我豈不知乘勝以蹙之兵法曰窮寇勿追若果勝急追彼必死鬪殺傷必多吾故縱之遣偏師綴其後恐其奔逸料彼創

太祖敗鏤  
金林

費亦多矣  
太祖曰汝儒者豈不聞覆巢之下寧有完卵乎况事有緩急兵貴權宜

論諸將親  
近儒者

我師不傷二者生靈獲全三者保全智勇所得不亦多乎簡大悅服他日與諸將論用兵方略因論之曰汝等非不善戰然臨事決機智或不足宜親近儒者取古人之書聽其議論以資智識前日戎簡所言吾雖非之然當時將校亦有勸我邀之下流而以全師蹙之武昌賊眾可以全獲軍中皆以為奇謀不知簡亦能言之然皆非吾意也汝等當思之勿以吾不用簡言而遂輕儒者

三月詔以李羅帖木兒匿老的沙謀為悖逆削官爵放歸田里李羅帖木兒遂令禿堅帖木兒舉兵犯闕京師兵拒之而敗禿堅帖木兒兵至清河城中大震使至其軍問故言欲必得糊思監及宦官朴不花於是執二人與之○詔復李羅帖木兒官爵禿堅帖木兒兵觀帝于延春閣慟哭請罪帝宴賚之加李羅帖木兒大保仍守大同禿堅帖木兒為中書平章政

所議論以  
資智識

論諸將親  
近儒者

事乃引軍還

五月我 大明兵取廬州路 九月我 大明兵取中興及歸峽潭

衡州等路

大明兵取寶慶路守將唐隆道遁走

二月日旁有一月一星 三月元太子大發兵討李羅帖木兒李羅

帖木兒幽二皇后奇氏調兵拒戰大敗 初擴廓帖木兒將輔皇太子入

討李羅帖木兒遣使傳皇太子旨賜前僉山南道肅政廉訪使張楨以上

尊且訪以時事楨復書曰合燕趙齊魯之境大河內外長淮南北悉為丘

墟閩陝之區所存無幾江右曰思薦食上國湘漢荆楚川蜀淫名僭號幸

我有變利我多虞閣下國之右族三世二王得不思廉簡之於趙寇賈之

於漢乎京師一殘假有不逞之徒崛起草澤借名義尊君父倡其說於天

張楨復書 願即何如

下閣下將何以處之守京師者能聚不能散禦外侮者能進不能退紛紛

籍籍神分志奪國家之事能不為閣下憂乎僕之惓惓為言者獻忠之道

也然為言大要有三保君父一也扶社稷二也衛生靈三也請以近似者

陳其一二衛出公揚國至於不父其父趙有沙丘之變其臣成先平之不

可謂無功而後至於不君其君唐肅宗流播之中怵於邪謀遂成靈武之

篡之載之下雖有智辯百出不能為雪嗚呼是豈可以不鑒之乎閣下覽

觀謀出於萬全則善矣詢之輿議急則其變不測徐則其變必起通其往

來之使達其上下之情得其策矣擴廓帖木兒深納其說

五月大都雨雹 長尺許或曰龍鬚也命拾而祀之

李羅帖木兒伏誅初李羅帖木兒嘗以自疑殺其將保安至是又失姚

伯顏心鬱鬱不樂乃日與老的沙等酣飲荒淫酗酒殺人喜怒不測人人

惴恐威順王子和尚受帝密旨與徐士本謀結勇士上都馬金那海伯達

鳥

大都雨雹

籍籍神分志奪國家之事能不為閣下憂乎僕之惓惓為言者獻忠之道也然為言大要有三保君父一也扶社稷二也衛生靈三也請以近似者陳其一二衛出公揚國至於不父其父趙有沙丘之變其臣成先平之不可謂無功而後至於不君其君唐肅宗流播之中怵於邪謀遂成靈武之篡之載之下雖有智辯百出不能為雪嗚呼是豈可以不鑒之乎閣下覽觀謀出於萬全則善矣詢之輿議急則其變不測徐則其變必起通其往來之使達其上下之情得其策矣擴廓帖木兒深納其說

鬼陰圖刺之秋七月李羅帖木兒入朝行至延春閣李樹下伯達兒自眾中躍出砍李羅帖木兒中其腦上都馬及金那海競前砍死老的沙傷額趨出得馬走其家擁李羅帖木兒母妻及其子天保奴北道遣使回李羅帖木兒首往冀寧召皇太子還京師

鑑我 大明兵取安陸州又破襄陽路○鑑八月丁未皇后弘吉刺氏歿后性節儉不妬忌動以禮法自持第三皇后奇氏素有寵居興聖西宮帝希幸東內后無幾微怨望意嘗從帝時巡上京次中道帝遣內官傳旨欲臨幸后辭曰暮夜非至尊往來之時內官往復再三竟拒不納帝益賢之居坤德殿終日端坐未嘗妄踰戶闕歿年四十二踰月皇太子歸哭之甚哀○鑑十一月我 大明兵取秦州

丙午至正十六年春二月黃河北徙自東明曹濮下及濟寧皆被害  
三月夏至明王珍卒子弄立王珍自建號至是九年子昇嗣始十歲○鑑廷試進士七十

二人兵興以後科目取士莫盛於斯而元之設科亦止於是矣

太祖求遺書曰太祖嘗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因謂侍臣詹周等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略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開闡聖賢之學又有功於後世吾每於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

周德恭曰求遺書帝王之盛事也當亂亂之世人不知學為君者但知崇文學者漠然未之聞也我太祖之求遺書獨見於兵亂倥偬之日則其敦本抑末而洪謨偉畧迥出前古而三皇五帝之治將復見於今日矣然則太祖聖情古典之心豈不極其盛哉臣故表而出之以為萬世法

丘瓊山曰我太祖肇造之初其所以建創者多矣皆不之書而獨書為一特建一事者所可倫哉

太祖求遺書 重虞三代之治可見 武帝有功後世 五洽國良規 孔子万世師 洪謨偉畧迥出前古 太祖聖情古典 太祖為天下万世慮

**丁南湖曰**我太祖自為吳王以後何其善政嘉言之叠出耶求遺書定科目則慕周官之選舉而務期文武之實效定律令則取于公之陰德而務詆酷虐之深文此其所以追湯武越漢唐而洪休景運直將寺疆也與

**綱**九月以方谷珍為江浙行省左丞相以陳友定為福建行省平章事

**綱**是月以後我大明兵取高郵淮安徐州宿州濠州泗州潁州安豐路

時諸郡皆張士誠所據○**綱**紹興山陰縣計龍山裂卧龍山在紹興府城內

**綱**十一月我大明兵取湖州杭州紹興嘉興等路皆張士誠所據地

**綱**十二月我太祖立宗廟社稷時群臣皆言新城既建宮闕制度亦宜早定太祖以國之所重莫先宗廟社稷遂定議以明年為興元年命

有司立廟社建宮室典營繕者以宮室圖進見其有雕琢奇麗者即去之

千古稱盛謂中書省臣曰昔堯之時茅茨土階采椽不斲可謂極陋然千古之上稱

德以堯為盛德者必以堯為首後世競為奢侈極宮室死園之娛窮輿馬珠玉之玩

欲心一縱亂由是起吾嘗謂珠玉非寶節儉是寶宮室但取完固而已何

必極雕巧以殫天下之力也既而新殿成制皆朴素命博士熊鼎編類古

人行事可為鑒戒者書于殿壁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曰前

代宮室多施繪畫予書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青乎時有言瑞州

出文石可以甃地者太祖曰爾不能以節儉之道事予乃導予以侈麗

但構為宮室已覺作者之勞况遠取文石能不厲民乎言者大慙而退尋

命協律郎冷謙後冷謙得道成仙考正宗廟雅樂音律及鍾磬等器既又定樂舞

之制文武生各六十四人之道

**周德恭曰**易之萃渙皆言王假有廟蓋謂王者萃聚天下與天下渙散

特於萃渙二卦揆其義也無過於建立宗廟使之知所歸仰此聖人

附人無固志又有渙散之疑太祖於此乃能首立宗廟社稷可謂深

得萃渙之義矣綱曰書之文無美辭而美在其中是豈割悍猾賊徒知

以斬刈屠戮為事者可同日語哉與漢高帝立宗廟社稷同義

**綱**宋主韓林兒卒周氏曰明主珍韓林兒皆書主書卒者成之為列國也

太祖深得萃渙之義

千古稱盛謂中書省臣曰昔堯之時茅茨土階采椽不斲可謂極陋然千古之上稱德以堯為

欲心一縱亂由是起吾嘗謂珠玉非寶節儉是寶宮室但取完固而已何必極雕巧以殫天下之力也既而新殿成制皆朴素命博士熊鼎編類古

人行事可為鑒戒者書于殿壁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書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青乎時有言瑞州

出文石可以甃地者太祖曰爾不能以節儉之道事予乃導予以侈麗但構為宮室已覺作者之勞况遠取文石能不厲民乎言者大慙而退尋命協律郎冷謙

後冷謙得道成仙考正宗廟雅樂音律及鍾磬等器既又定樂舞之制文武生各六十四人



定文武科取士之法

二者不可偏用

三代治化所以盛隆

二者必三年有成

丁未至正十七年春正月絳州夜聞天鼓鳴將曉復鳴其聲如空中戰鬪者  
 三月我太祖定文武科取士之法先是令有司每歲舉賢才及武  
 勇謀略通曉天文之士其有兼通書律曆吏亦得薦舉得賢者賞濫舉及  
 蔽賢者罰至是復下令曰上世帝王創茶之際以武用安天下守成之時  
 講武以威天下至於經綸撫治則在文臣二者不可偏用也古者人生八  
 歲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五學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是以周官  
 選舉之制曰六德六行六藝文武兼用賢能並舉此三代治化所以盛隆  
 也茲欲上稽古制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下之賢其應文舉者察之言行  
 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策試之書策以觀其能策之經史時務以觀  
 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略次之以武藝俱求實效不尚虛文然此二  
 者必三年有成有司預為勸諭民間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時勉學俟開舉  
 之歲充貢京師其科目等第各出身有差

史

立國以多

求治之心

井中瓦出

人臣以事君為本

國

無事

太祖命徐達其定中原

太祖命徐

太祖命大將徐達

太祖

太祖

六月皇太子寢殿後新甃井中有龍出光焰燦人宮人震懼什地  
 八月高綬衛輝彰德守禦官上疏言人臣以事君為本以盡忠為心  
 以愛民為務今總兵官擴廓帖木兒歲與官軍讎殺臣等乃朝廷培養之  
 人素知忠義焉能悅首聽命乞降明詔別選重臣總大兵臣等敢不從命  
 九月我大明兵取平江路執吳王張士誠以歸又取通州無錫州及  
 台州時台州温州慶元皆方谷珍所據相次俱降

丁南湖曰

按徐達常遇春兵圍平江克之平定安輯遂執士誠并元宗  
 欲全之而士誠自縊死乃以書送建康士誠入舟閉目不食比至太祖  
 何其怒也送還元族待前代何其仁也而三皇五帝之立心于茲再見矣

冬十月我

太祖命大將徐達副將常遇春北定中原馳檄諭齊魯河  
 洛燕薊秦晉之人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

太祖傳檄

太祖命大將徐達

太祖

太祖

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  
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冠履倒  
置之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  
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醜兄至於弟收兄妻子承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為  
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實亂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  
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為如彼豈可為訓於天下後世  
哉及其後嗣沈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於  
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  
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  
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聖人驅逐  
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牧濟斯民今一紀於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徒  
使爾等戰戰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地誠為可憫方今河洛關陝雖有  
數

人君斯民  
宗主  
朝廷天下  
根本  
禮義御世  
大防  
胡虜無百  
年之運

弦

忘中國祖宗之姓及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為美稱假元號以濟私恃有  
眾以要君阻兵擄險互相吞噬及為生民之巨室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  
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為眾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即今南京形勢之地今十有  
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  
南方盡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扼執矢目視我中原之民久無  
所主深用疚心予恭天成命固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群虜拯生民於塗  
炭復漢官之威儀慮人民未知反為我讎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  
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  
竄於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爾  
民其休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  
為臣民者與中華之人撫養無異○復命胡廷瑞率安吉寧國等軍南取  
八閩俟八閩既定遂以其師航海趨廣東揚瓊率荆湘之眾以取廣西

天命中國  
之人以安  
民

元貞帝三十九卷  
三五五

十一十一月我大明兵取驛州又取益都路驛州今為驛縣屬兗州平章  
 保保隆宣慰使普顏不花總管胡濬知院張俊皆死之初普顏不花為江  
 西行省郎中值斬黃賊徐壽輝來寇普顏不花戰守之功為多後為中書  
 參知政事詔與治書侍御史李谷鳳同經略江南至建寧值江西陳友諒  
 遣鄧克明來寇平章阿魯溫沙等皆夜遁谷鳳分鎮延平城陷亦遁普顏  
 不花曰我承旨來此去將何之誓與此賊同存亡耳命築各門甕城前後  
 拒戰六十四日賊散去明年召還授山東宣慰使守益都至是我大明  
 兵壓境普顏不花捍城力戰城陷而保保出降普顏不花還告其母曰兒  
 不能兩全忠孝幸有二弟當為終養拜母而別趨官舍坐堂上主將素聞  
 其賢名之再三不往既而面縛之普顏不花曰我元朝進士官至極品事  
 已至此何以生為竟不屈而死其妻阿魯直亦抱其子投舍非其女及  
 妾皆隨溺焉

誓與賊存亡

不能兩全忠孝

我太祖定律令頒成申曆自初太祖以唐宋皆有成律斷獄惟元  
 不做古制取一時所行之事為條格胥吏易為奸弊自平武昌以來即議  
 定律至是臺諫已立各道按察司將巡歷郡縣欲頒成法俾內外遵守命  
 左丞相李善長參知政事楊憲傅瓛御史中丞劉基翰林學士陶安等詳  
 定律令諭之曰立法貴在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  
 輕可重奸貪之吏得以夤緣為奸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賊良善非良法  
 也卿等宜盡心參究凡刑名條目逐日來上吾與卿等面議斟酌之庶可  
 以為久遠之法又謂臺憲官劉基章濬周禎等曰紀綱法度為治之本所  
 以振紀綱明法度者則在臺憲爾等執法上應天象少有偏曲則紀綱法  
 度廢弛而民不得其安况又深文以為能苛察以為智若寤成卸都周興  
 來俊臣之徒巧誣深文恣為酷虐終亦不免若干公陰德子孫乃致貴顯  
 天道昭然深可畏也既而太史院使劉基及其屬高翼以所定成申曆來

之法貴在簡當

律令可為久遠之法

紀綱法度為治之本

執法上應天象

大道昭然深可畏

上遂命頒行之

**周德恭曰**易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是故當改革之時布更

廢久而不振天下將淪於禽獸之鄉而不知禮法之事也我太祖深

為此懼遂命群臣詳定律令頒成申督皆所以急天下之所當急者也

則夫王天下也詎不宜哉

**鑑**大明兵入杉關取邵武路時建寧邵武延平福州興化泉漳汀潮諸路皆陳友定所據

**鑑**我大明兵由海道取福州守臣曲出遁行宣政院事卒其死之

**網**我太祖兵討方谷珍降之方谷珍之初降也約曰杭城下即納地

來朝及太祖克杭州谷珍據境有若乃累假首獻覘我虛實為叛張計

又北通擴廓帖木兒南交陳友定圖為掎角太祖累書責其懷姦挾詐

陽降陰叛且徵其貢糧二十三萬石谷珍不報遂遣湯和等進攻溫台慶

元諭之曰爾等奉辭討罪毋縱殺戮當如徐達下姑蕪平定安輯乃副吾

所願也此至谷珍懼遂遁入海島復命廖永忠引兵自海道會和討之其

國

國

當如徐等下姑蕪徐達平定安輯

林西暴除亂王者之師

彗星見于昂畢之間

而及其弟國親率所部謁和于軍門和送谷珍于建康時延平建寧國

福州興化漳泉皆為陳友定所據湯和兵既克谷珍遂由海道徑取福州國

**周德恭曰**有苗負固難必征討伯仲餉湯必吊伐出之誅戮方風寧

帝而復叛負固而不服誠天討之所宜加者也易曰利用行師征不服

正所以服天下也禁暴除亂非王者之師哉故特書曰討

**戊甲**春正月庚寅彗星見于昂畢之間三月又出于昂北是歲元

**正瓊山曰**彗除舊布新之象也唐李淳風作晉天文志彗咸和七年

十二月彗守昂八年七月彗感入昂占曰胡王死是月石勒果死九

年八月彗又犯昂十一月石虎廢石弘幽殺之淳風曰是時雖二石借

號而其強弱常占于昂不閤太微紫宮也是時精於天文者首稱淳風

其言如此則昂為胡星明矣又言強弱不閤太微紫宮則胡人雖入中

國借大號不得當正統又明矣嗚呼天人之際淵乎微哉聖祖以正月

即皇帝位復中國之統彗星即見于昂畢之間三月又出于昂北七月

而元亡除腥羶之舊穢布文明之新化以開于萬年太平之端天也

大明兵取建寧延平路執陳友定○二月興化泉漳汀潮皆降

三月我大明兵取河南入潼關取永州又取惠州路

四月取英德今韶州英德縣廣州路又取松陵汝等州

五月取道州全州郴州梧州藤州潯州貴州象州鬱州等郡

六月臨州保德州俱屬太原府地震五日止○廣西州郡皆降于大明

元詔擴廓帖木兒令帥師勤王○我太祖大兵自平灤渡河三日而

取衛州五日而取相州七日而平彰德廣平八日而取順德勢如破竹無

不降附者○元擴廓帖木兒自晉寧退守冀寧

閏六月我太祖兵至通州知樞密事顏帖木兒力戰死之元帝大

懼集三宮后妃皇太子同議避兵北行命淮王帖木兒不花丞相慶童留

守燕京夜半開門出居庸關北去如上郡

七月癸酉京城紅氣滿空如火照人自巳至辰方息

紅氣滿空

乙亥京城黑氣起百步內不見人從寅至巳方消

八月二十日我太祖大兵至燕京明日攻城克之淮王帖木兒不花

丞相慶童左丞丁敬可大都路總管郭允中皆死之明年元帝駐應昌府

在上都東非三百里又明年四月元帝殂于應昌

五月三日大明兵北進九月至開平縣白海子駱駝山太尉孛子沙

不丁平章亦兒只八刺等拒戰敗潰軍士輜重馬匹所喪殆盡初十日

大明兵拔紅羅山至上都平章上都罕左丞蓋元魯留守八失忽都余萬

等率眾歸附十五日昧爽大明兵襲應昌府皇孫買的里八刺及皇妃

寶玉皆被獲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從數十騎遁去

我大明兵平懷慶鞏昌平涼臨洮等府於是天下定于二而中國于

萬年之正統始有歸矣太祖自壬辰起兵歷十有七年至是戊申正

以統一天下即位於南郊定有文武群臣百司衆庶合詞請進尊為皇帝

正統皇帝  
大明

周益甫

元洪武

三八

鑑我 太祖高皇帝以元帝知順天命退避而去特謚曰順帝而封買的里八剌為崇理侯元起太祖丙寅至順帝丁未凡百六十二年

**王禕曰**自古國家其滅亡之道不一也曰女寵曰宦官曰權臣曰強藩

各蒙之極必有陽春

天命有在

元太相用兵如神

世祖混一區宇

之益荒其亡也宜哉劉基曰多策之極必有陽春激湍之下必有深潭大亂之後必有治則然也元德既衰九上同沸鳴張狼顧之豪爾道於是拾宋撥秦擊趙拔燕不數載而天下遂歸一統者天命有在也

**黎古岡曰**域太深沉大畧用兵如神故能滅國四十遂平西夏定西平約宋威金國劫愈昌定宋以母后稱制加之連年大旱人不聊生憲宗雄毅寡言不好宴侈屢立大功至世祖即位仁明英武故能混一區宇坐致太平求賢納諫知人善任文臣如前漢姚弋仲李恒董文用李道復等謀廟堂武將如伯顏阿里海涯張弘範李恒董文炳等攻城掠地大開嘉猷制禮作樂民物阜康夷狄之盛占未有也成宗聖武而治善於守成武宗封爵太盛至元大德之政稍為變更仁宗聰明恭儉通達儒術愛養民力孜孜為治一遵世祖成憲為元盛德守文之主矣美宗用法無私果於誅戮奸黨畏罪遂為所執泰定以支庶入繼大異數見君臣之間未見其引咎責躬之實然能如祖宗之法以行天下無事號稱治平斯其足稱明宗迎立河漢文宗攝位改元行悖暴前文宗少斷奸臣伯顏哈麻相繼弄權朝政日紊至元三年廣州賊宋光燾自

附錄

弘文館學士劉基撰

天厭元德九州糜沸群猾並作黎民遑遑奔走無路 皇帝提三尺劍奮起草萊指顧之間豪杰景附矛鋒所向戰克攻取 皇帝心知 天意之有在爰舉有眾以與萬姓請命一征而取荆襄再征而清湘江三征而閩海率從四征而席捲全齊五征而定周及梁遂取秦晉舉趙南蠻北貊東夷西羗海外之邦莫不望風遣使奉朔稱臣拜伏 闕庭遐邇民庶既獲所歸上下神祇咸有依託慶雲甘露荐奉禎祥 帝心謙抑每讓弗居

洪武三年五月陝西寶雞縣進瑞麥一莖五穗者一本三穗者二本兩穗者十有餘本蓋自兵興以來王保保據周宋李思齊張思道據秦蜀晉趙齊梁之間大豪小猾或憑城郭或聚山寨皆假元為名分割境土擅兵相攻於是燕晉周秦之地彌數千里連歲無雨百穀不生民相殺食且盡今年夏四月王師奏捷于蘭州朔漠掃清關隴底定天乃大降甘雨滋為嘉瑞和氣致祥不亦昭哉周頌有曰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懈傳者謂商之季年比歲旱荒至周武王克紂受命而天下遂獲豐年由今觀之信非誣矣漢詠以麥穗兩岐歌其太守之美政則是兩岐之麥世所罕有而况於三岐以至五岐者哉頌聲之作弗可闕也頌曰  
神爵赤鳥其羽不可以為儀紫芝其露其實不可以療饑豈若五穀之為瑞可以厚民之生豐國之資也哉元失其鹿天下共逐擾攘紛紛強食弱肉皇天震怒誕命 真主肅將天威以靖區宇騎士如雲猛將如龍發縱

指示悉出 帝震既平東南遂定西北民居攸奠品物咸殖爰有嘉麥一本五岐其葉斐七結實離離既齊既平先百穀成擢穎揚芒金枝翠葉薄彼原田滂若雲烟望之油油即之芊芊其種伊何條自穹昊其瑞伊何豐年之兆豐年穰穰頌聲洋洋其始自今奕世無疆

顧迴瀾總論大元自<sup>英宗</sup>治亂相參安危相半誰未嘗化洽泰寧亦粗臻小康之域矣<sup>統</sup>柰之何國無壽君君無壽祚<sup>宗</sup>立四年未走五年明宗半<sup>年</sup>故文宗也死軍宗也立軍宗也死順帝也立<sup>年</sup>公羊傳故謂也死余亦也<sup>初</sup>政清明<sup>錄</sup>雅意作士<sup>周</sup>世興隆庠校<sup>立</sup>毓賢才<sup>史</sup>臣一時得人之盛至今嘖嘖炫青編<sup>文</sup>父子繼賢者如馬札<sup>脫</sup>脫之父馬札兒古為太師<sup>脫</sup>脫為丞相錄軍國重事<sup>脫</sup>脫同時秉政握朝綱<sup>列</sup>察罕<sup>攝</sup>察罕為攝庫之父<sup>脫</sup>脫為丞相錄軍國重事<sup>脫</sup>脫同時秉政握朝綱<sup>列</sup>察罕<sup>攝</sup>察罕為攝庫之父<sup>脫</sup>脫為丞相錄軍國重事<sup>脫</sup>脫同時秉政握朝綱<sup>列</sup>察罕<sup>攝</sup>察罕為攝庫之父

論元順帝  
人才之盛  
自古為難  
然順帝踐  
祚文武之  
臣崇為之  
用彬彬然  
稱盛世矣

元百官三十九卷  
四十一

便其始終  
如是何至  
士  
天與人難  
哉

以正八  
年所記  
見之非  
三國語  
非伯生  
之作其  
可重考  
之也

天保萬福江西總管誅抗旌而為賊誅夷抗舉也漢文理學則金履  
祥證尚書表註通鑑會編許許羨金華處士所著讀四書李孝光崇清  
為翰林道德文章卓然名世所著朱子詩傳李燦其伎文臣則  
揭傒斯豐城人為翰林承旨其虞集翰林學士宋承  
也官十二轉為通奉大夫學得之許衡善真草書相承五世孫  
著非非國語併詩文萬篇楊載翰林編修所作文章以氣為主為歐陽  
玄廬陵人三任成均兩為祭酒六入黃潛義烏人翰林侍讀學士著  
檀其長御史臺直諫之臣則哈刺谷里泰不華先刺批龍麟而劉虎  
牙漢文臣也抽肝擢膽秉忠赤而共佐昇平君也露臆開胸  
勵幾康而精勤治化明良協理幾致泰隆熙乎一時之盛哉而奈  
之何周克有終也仁宗不斷精義奸相美權相繼美權藻鏡頓昏委任  
失當漸染乎嬖倖沒溺乎聲華慾閉情封縱流連而恣長樂古歷載  
之間靡一善政惟見其罷科舉而已拘民馬而已禁南人持軍器而已

當時盜賊  
橫於四起  
為元世始  
順帝不善  
彌縫以致  
之也閱史  
至此為之  
拮据云

禁漢人習蒙古文字而已九竑綸盛政曾未一觀其施行且侈譚  
法祖艷稱勳民內多愁而外施仁義是狐裘而羔袖天下其誰信之  
種以故朝綱蠲亂反者如蠅毛而起國勢危崩唐文粹秦家猛敵橫  
發乎不慮班固諸巨盜群凶於草澤大金國復興至元三年廣州民  
金國自後彌勒佛治世俱稱彌勒佛治世或眾作亂白蓮會燒香聚眾  
香聚眾至山始為亂紅巾賊作亂妖妖妖妖妖妖  
紅巾賊起王韓法師自稱南朝趙王南朝周王周子旺為稱南朝周王  
江西人鄧南廣西得賊言烈思定光活佛成命官譚景山寺拜載  
甲寫定光活佛與朱光西方逆賊殺王子西番賊起殺鎮以至蔣丙起  
道州李志甫起漳州羅天麟起汀州吳天保起靖州賽甫丁起泉州應  
火達起邵武鄧忠寺起臨川竹山賊起陷襄陽湘鄉賊起破保慶山東  
河南之境群盜肩摩江南江北之濱殺掠無忌以上諸賊皆倏起倏滅  
然猶其小者也他如韓



荒淫如此  
安得不亡

赤子美兵焚鉞焱起風颶電激龍戰虎爭漢文騷亂邊疆被殺州郡  
後志淫巧窮慾奇衰史庇寵諛諛斥誅動戚斷放黜師保屏棄典刑  
勢裂於輿瓢權移於發博詳戰國策范術行演操哈麻進西僧行房中  
法譯言大舞作天魔帝以宮女十六人連蕩龍舟往來遊戲荒耽淫  
喜樂也樂躬萬業而苦天下莊指百姓以奉一身政要釋其閑修國語釋舍閑  
舍爾戎狄詩經實禍蔽塞虛美董心  
情恣志蕩七啓惟日不足而樂有餘  
興沉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考長舊有位人經其帝之謂哉遠道逆天  
亂是用長魏朝激文故汴梁則雨血也蝗旱則薦臻也太白則屢經天也  
少陰星上公大將軍之象也春見東方以晨為啓明秋見西方以夕為長庚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不得經天也過午為經天謂晝見于上

天垂異地  
降妖至此  
極矣而帝  
不悟使  
群雄鵠起  
九州陸沉  
固亦胡運  
之當終歎

國

蓋經天則為不臣上天下兵刃大起詳京師則地震山崩也  
見天官書韓詩外傳及洪範五行傳京師則地震山崩也  
陷為地方百餘里○總帝之曆天下地震者十九山崩裂者十二○按  
山長象地坤家也宜靜不宜動厚載不寧必有傾側之變矣然李世而  
下臣如帝時為多詳而物怪人妖亡符發集矣怪獸出起  
載于此以紀世變而物怪人妖亡符發集矣怪獸出起  
彗見者八○昴胡星也彗除舊布新之象也故榮或入昴而石勒死彗  
星入昴而胡元滅蓋象形也彗除舊布新之象也故榮或入昴而石勒死彗  
妖星也名一而色殊蒼則王侯破天子苦兵赤則賊起強國恣則女官  
盛色推奪后妃白則將軍逆三年兵大位黑則江河決賊虜上起長大見  
不久則突狹短小見日食則晦于上也流星則墮幸地也星墜紅黑滿  
空則交射天地也而樓榭旬始樓榭音鎗倉彗星侵泮斨殺矣殺音殺  
猶云襟襟也兩日則相盪也巨石則飛隕也雨紅沙則書晦也雨白毛  
見淮南子則天昏也而災彗異孛也見淮南子危象蟲蟲矣且群雄鵠起  
君子得時則鵠起稱帝稱王切九州瓜分四國玄甲耀  
日朱旗絳天然山銘虓呼連聲嬰城相望漢文虎捩鼻磔人人有  
窺闔神器之心選韓林兒據中原陳交諒狗湖廣方谷珍擅東浙張士

黃

既  
濫中國  
四夷古語  
功烈之甚  
莫與元埒  
至於一敗  
塗地身危  
國威為天  
罪何也

誠拒姑蘇陳友定起八閩明王珍據劍閣何真虎視於廣東劉益鳴張  
於遼陽醜類腥膻狐據於北鄙田豐毛貴鹿逐於山東跨邑皆颺起之  
師帶州蓋雲滂之將陸執論雲興之將帶神州鞠為茂草赤縣達於長  
蛇後周書九垓為墟柳起之師跨邑神州鞠為茂草赤縣達於長  
通民家李慮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賈大朝廷命將如擴廓字羅思齊  
李良弼李等自相仇讎自相戕肉致暴骸累丘山竟氣蒸雲霧王維楨  
日朘月削以趣於亡董子始也漕江淮粟以實京師幾四百萬既而衰  
也道路不通為賊兵哀求於反賊僅得十萬遣使以御酒龍衣賜迨其  
後曾不得升斗而箕會焉淮南平大夫始也盛甲士材官名制以為藩  
衛幾千餘萬而衰也倖儻潰離罪已借勢於招安僅集數萬迨其後  
曾不得片甲而禦侮焉始也承窮髮為編戶尺地皆王土既而衰也四  
海分崩割據於群雄僅隸半壁迨其後曾不得蓬顆而托足焉賈誼元

而備淫之  
過也

氣用索神氣已散四國惘惘制動也見百姓抗獎史祖宗付托之天下  
固已失其大半矣以陽翟王阿魯輝帖木兒擁兵數十萬曰祖宗付托尚  
爾誇天命之有馮下罪已之虛文吁嗟乎天豈為意淫君民豈信於偽  
主耶天厭穢濁挺生聖皇至正十五年乙未六月我大明皇帝起  
布衣將略飛淮甸御極提金戈鐵馬魏鶴燦煜中原文支愍生民於塗  
炭復漢官之威儀周氏斷自和州渡江取太平路取者言不事血天  
戈一指敷天同我后之思神武初揚四海急來蘇之望賀表初舉而  
平江漢再伐而舉全吳三征而闔越澄清四戰而周齊席捲所至臣服  
遂取中原拾宋掇秦拔燕擊趙劉基平東極玄菟西窮玉關南抵大夏  
北控陰山靡不傾心而歸命悉皆輸疑以稱藩板板乎仁風翔洽於垓  
延莫莫哉威靈懾肅乎鬼蠻蓋惟順天應人是以人歸天與聖人出而  
四海社稷山河已在眼前矣  
詩等開維

撰

觀高皇之  
蓋順帝則  
其諸遠大  
度迥出宗  
唐宋諸君  
之上固宜  
混一字內  
而正年千  
意也

位

出扶桑日社稷區區伯顏不花者猶欲以忠肝義膽中興大死守枝梧  
山河在眼前細欲歛子鬪鵠不能肉白骨微冀其能存亡國哉桓寬故丞相諫不聽  
樞密諫不聽而替替邑邑出通惓惓音懼心音懼鹿走居庸鼠  
窳沙漠我

高皇謂其知順天命退避而逃特賜廟號曰順帝統計八十九年而強  
胡之嗣世絕身死矣春秋嗚呼皇王所恃以立國者以誅賞合宜八柄  
在已自竟三尺獨握五章俾權不下移也伯顏誠有罪矣帝不能去邪  
勿疑使脫脫以子而殺父伯顏專權暴橫其從子脫脫脫除之帝因貶  
對曰不曾見子殺父父惟曾見臣弑君脫脫誠賢相矣帝不能保全功臣使哈麻矯詔而偽  
誅詳通令非髮白齒落之恨冷麻以前進西僧為耻欲奉帝為太上皇  
併其弟重雪則奸倖之不道無將靡所不至矣且帝寧獨作木偶人  
乎顛駭若此其又何以為君也傷心哉荒塵蒲目衰草連天遙遙翠華

元滅宋後  
美而高皇  
威元規宋  
何如是見  
天地人心  
之與爭不  
誰為力也

望雲閣而西馳馬面想天魔龍舟之樂令人涕淚沾襟帝夜行想注  
塵前日云云令人涕淚沾襟帝夜行想注  
英古樂矣真可傷心魂消崖島孤幢覆宋帝崩賜斷居庸四馬帝  
走出居庸關○以天時人事觀之何須回首向南耶帝上行春南  
余吊順帝詩○且也休禎屢著龍起○五色雲見○其露降○黃河清○水凝五采  
命之昭聖皇受命之符火青象與識上帝罰淫之咎天之所興誰能廢  
之天之所廢誰能興哉○胡夷祗殄皇聖即真戊申春王正月吉  
我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登寶  
位於南京承曆數而順謳歌着  
天衣而御區夏唐詩際天際地志混一於一王極覆極載咸大統於  
大明御極賀表○荷與盛哉雖於漢高有除秦之功享國四百年唐祖  
有平隋之績垂統二十王中主且爾矧我聖皇抑鋒止鋒綱目收復回  
霜灑洒掃群穢夷險於荒漢書廓帝紘恢皇綱班固興復久淪之境宇



萬曆庚戌仲冬月  
雙峰堂余氏梓行



弘開宇宙之倫常開其闢乾坤而再造揭日月以重光淑表  
乎千古文武奚遜於百王行且萬萬千千歷紀與天而無無極  
表久之垂統奕世而無疆統書臣志切 聖王之躬逢幸復與率土  
賓賢沾化言欣際 神孫之御極頭永與光天黎庶共對揚詳中興

了凡袁先生大方綱鑑卷之三十九大尾終

寬文九年己酉八月十九夜一覽功畢

48-116284

